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防一覽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龔秉震

繪圖監生臣孫大儒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一

河防一覽　　地理類四　河渠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河防一覽十四卷明潘季馴撰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事蹟具明史本傳季馴在嘉靖萬歷間凡四奉治河之命任事二十七年著有成績嘗于萬歷七年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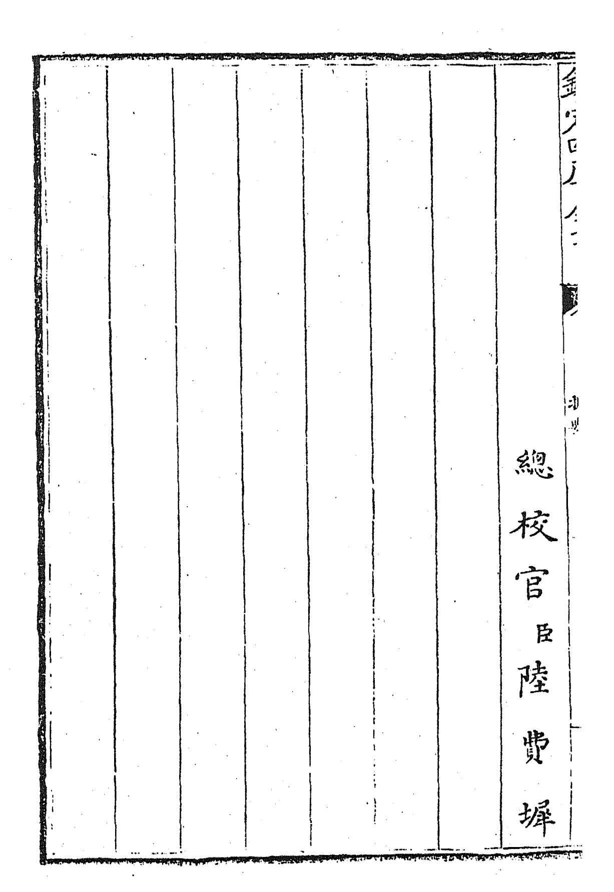
時彚集前後章奏及諸人贈言纂成一書名塞斷大工録既而以其猶未賅備復加增削輯為是編首勅諭圖說一卷次河議辨惑一卷次河防險要一卷次修守事宜一卷次河源河決考一卷次前人文章之關係河務及諸臣奏議凡八十餘篇分為九卷明代仰東南轉漕以實京師又泗州祖陵逼近淮泗故治水者必合漕運與陵寢而兼籌之中葉以

後潰決時聞議者紛如聚訟季馴獨力主復故道之說塞崔鎮隄歸仁而黄不北築高家堰黄浦八淺而淮不東創為減水順水壩遥隄縷隄之制而蓄洩有所賴其大吉謂通漕于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生平規畫總以束水攻沙為第一義考漢書載王莽時徵治河者大司馬史張戎

已有水自刮除成空語是借水刷沙古人已露其意特從未有見諸行事者季馴乃斟酌相度神而明之遂永為河渠利賴之策後來雖時有變通而言治河者終以是書為凖的閻若璩潛邱劄記有與劉紫函書曰考萬歴六年潘司空季馴河工告成其功近比陳瑄遠比賈魯無可移易矣乃十四年河決范家口又決天妃壩二十三年河淮決溢邳泗高

寶等處皆患水災天啟元年河決王公堤安
得云潘司空治後無水患六十年大抵司空
成規具在縱有天災縱有小通變治法不出
其範圍之外故曰河防一覽為平成之書云
云若瓌居於山陽於河渠利病得之目睹斯
可謂平情之論矣乾隆四十五年七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河防一覽卷一

明 潘季馴 撰

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季馴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黄河衝决已經差官整理但恐河勢變遷無常漕河不時淤塞有妨糧運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員外郎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官守巡并管河副使臨清沂州大名曹濮等處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其黄河北岸長隄并各隄岸應修築者亦要着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為先事預防之計凡所屬地方遇有水患即便訪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所嚴督各該官員量度事勢緩急定限工

程久近分投修理一應合用工價人夫樁草等項查照
該部題准事理行令所在軍衛有司斟酌調用敕內該
載未盡事理俱聽爾便宜處置若事關漕運者與各該
撫按官計議而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承委官員果
能勤勞幹理著有成績爾即薦舉擢用其不遵約束乖
方誤事及權豪勢要之家侵占阻截違例盜決河防應
拏問者徑自拏問應參奏者參奏治罪每年終照例將
挑濬修築過河隄并用過夫料數目造冊畫圖貼說具
奏爾為憲臣受茲專委尤須竭忠盡力悉心區處毋或
因循怠玩虛費財力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故敕嘉靖四
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季馴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
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但恐河勢變遷無常漕河
不時淤塞有妨糧運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
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員外郎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
有司掌印官守巡并管河副使臨清沂州大名曹濮等

處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
務要挑濬深廣其黃河北岸長隄并各隄岸應修築者
亦要着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為先事預防之計凡所屬
地方遇有水患即便訪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
塞隄防處所嚴督各該官員量度事勢緩急定限工程
久近分投修理一應合用工價人夫樁草等項查照該
部題准事理行令所在軍衛有司斟酌調用敕內該載
未盡事理俱聽爾便宜處置若事關漕運者與各該撫
按官計議而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承委官員果能
勤勞幹理著有成績爾即薦舉擢用其不遵約束乖方
誤事及權豪勢要之家侵占阻截違例盜決河防應拿
問者徑自拿問應參奏者參奏治罪每年終照例將挑
濬修築過河隄并用過夫料數目造冊畫圖貼說具奏
近該科臣建議要將總理河道兼提督軍務山東濟寧
各臨近地方南直隸淮揚潁州徐州山東曹濮臨清沂
州河南睢陳北直隸大名天津各該地方聽其督理各

兵備道悉聽節制務要防護運道以保無虞如遇盜賊
生發即便嚴督該道率領官兵上緊緝剿毋致延蔓如
各官若有縱寇貽患者指名參奏處治爾為憲臣受茲
專委尤須竭忠盡力悉心區處如或因循怠玩虛費財
力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故敕隆慶四年　月　日

皇帝敕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潘季馴近
年河淮泛溢爲害運道梗塞民不安居朕甚憂之已屢
有旨責之地方官經理奈無實心任事之臣動以工費
艱鉅爲解又當事諸臣意見不同事多掣肘以致日久
無功今特命爾前去督理河漕事務將河道都御史暫
行裁革以其事專屬於爾其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
有與河道相干者就令各該巡撫官照地分管俱聽爾
提督爾宜親歷河流所經會同各巡撫官督同各部屬
司道等官悉心協慮講求致害之因博采平治之策備
查草灣口何爲既開復淤及今作何開通全淮水何爲
南徙不復及今作何疏導徐邳河身高並州城何以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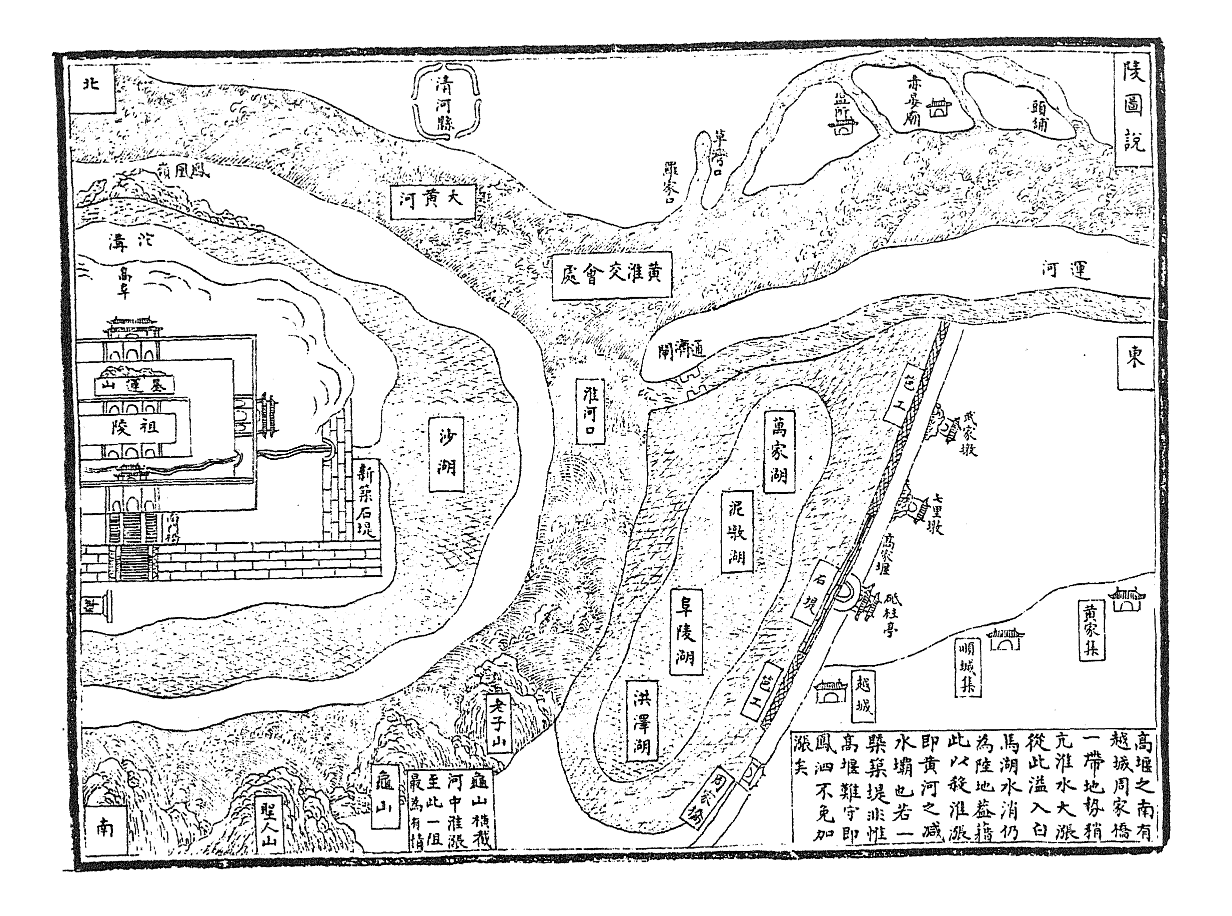
之使平黃浦崔鎮等口久塞無功何以築之使固及查諸臣歷年建議有行奏疏逐一勘議要見老黃河故道應否開復清桃正河應否挑濬高家堰寶應隄應否修築小浮橋新衝口可否濟運應否加挑又徐邳以上地形南昂北下恐隄防一潰勢必奔流北徙將為閘河之梗亦要審其孰為正河孰為支河孰為合河或正而當厚其防或支而當殺其勢或合而當分其流一併勘議詳妥奏聞區處合用錢糧及選任司道等官俱許以便宜奏請給發委用功成之日通將效勞官員一體分別陞賞如有抗違不服及推諉誤事者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徑自提問應奏請者奏請定奪其提督軍務事宜查照河道衙門原管行事爾候事寧之日奏請回京朝廷以爾諳習河道素有才望特茲重任爾尚殫忠籌慮盡力區畫俾河漕無梗塞之虞人民免昏墊之若必有懋賞以酬爾功毋或畏難憚勞隱忠不效及苟且塞責有負委任爾其勉之慎之故諭萬歷六年三月

初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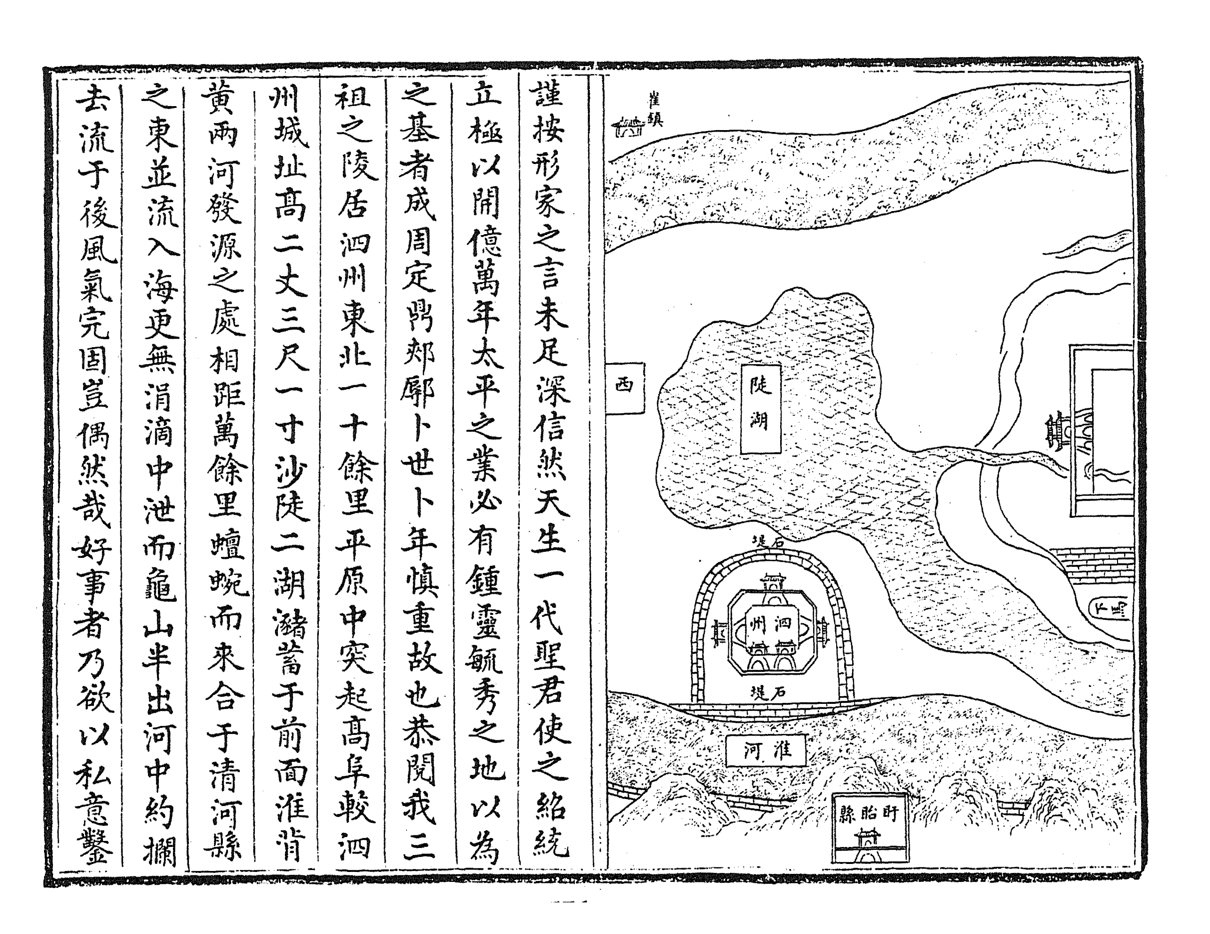
皇帝敕諭總理河漕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今加太子少保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季馴邇者河淮泛溢濬治罔功運道有梗塞之虞民生淪墊溺之患疇咨俾乂僉曰汝諧爾乃殫任事之忠誠而持之以果斷運亨屯之幹畧而出之以恭勤躬親胼胝之勞力主隄防之策東散漫之流而循故道借奔衝之勢以滌新淤使全河復合于淮而二瀆並趨于海以水治水計慮出于萬全知人任人率作先乎衆職庶幾灑澤濬川之智允惟利民益國之勲有臣若時厥惟良顯茲科臣交實聞奏式獲朕心特加爾太子少保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暫留河道經理廕一子入監讀書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仍賜敕奬勵以示眷酬於戲懋功懋賞朕弗忘優渥之恩善作善成爾尚圖永終之績服予嘉命勿替初忱欽哉故諭萬歷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皇帝敕諭都察院右都御史潘季馴該科臣建議先年
河道原設有總理大臣近年裁革分屬各該巡撫官兼
管事權不一目今河患不常工程重大要將原官復設
簡擇熟知河務任事大臣管理該部議覆相應茲特命
爾前去總理河道駐劄濟寧州督率原設管河管洪管
泉管閘郎中員外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
河兵備守巡等官將各該地方新舊漕河并淮揚蘇松
常鎮浙江等處河道及河南山東等處上源著實用心
往來經理遇有淤淺衝決隄岸單薄應該幫築挑淺去
處務要先事預圖免致梗塞并查先年工部題覆事宜
一一著實舉行合用人夫照常於河道須下附近有司
軍衛衙門調取應用其各省直歲修河工錢糧悉聽通
融計處動支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心河務功績昭著
者獎薦擢用敢有不服調度怠玩誤事及權豪勢要之
家侵占阻截并違例盜決河防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
參奏者指名參奏其餘開載未盡及河道緊要事宜悉

聽爾便宜處置其有干漕運撫按衙門事體公同計處重大者奏請定奪每年終將修理過河道入夫錢糧照例備細造册畫圖貼說奏繳其南直隸淮揚潁州徐州山東曹濮臨清沂州河南睢陳北直隸大名天津各該地方軍務亦聽爾兼理其各兵備道悉聽節制務要防護運道永保無虞如遇盜賊生發即便會同各該巡撫嚴督該道官兵工際緝剿毋致延蔓若兵備各官縱冦貽患者參奏處治爾為重臣受兹委託須殫心竭慮輸忠效勞務俾河道安流糧運無誤斯稱委任如或處置乖方以致誤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毋忽故諭萬歷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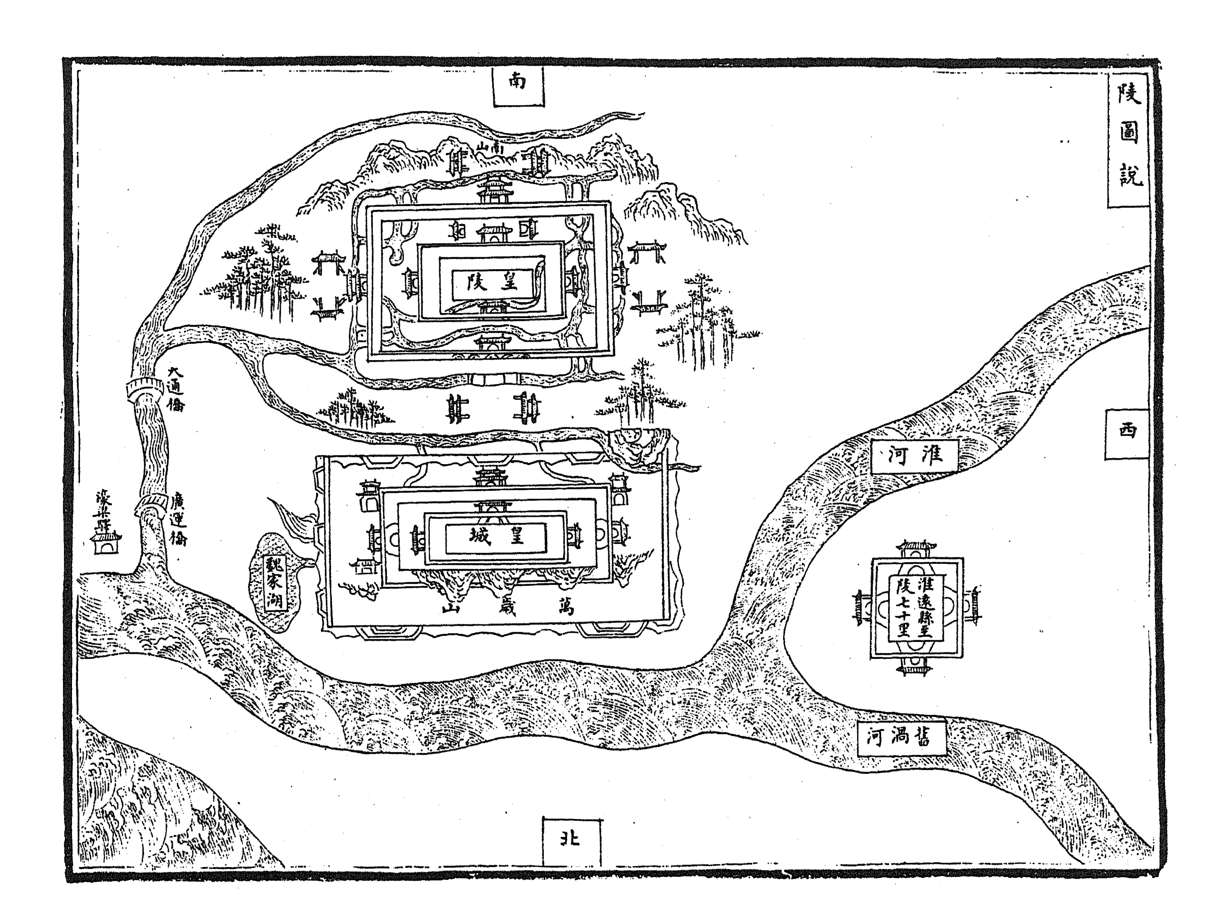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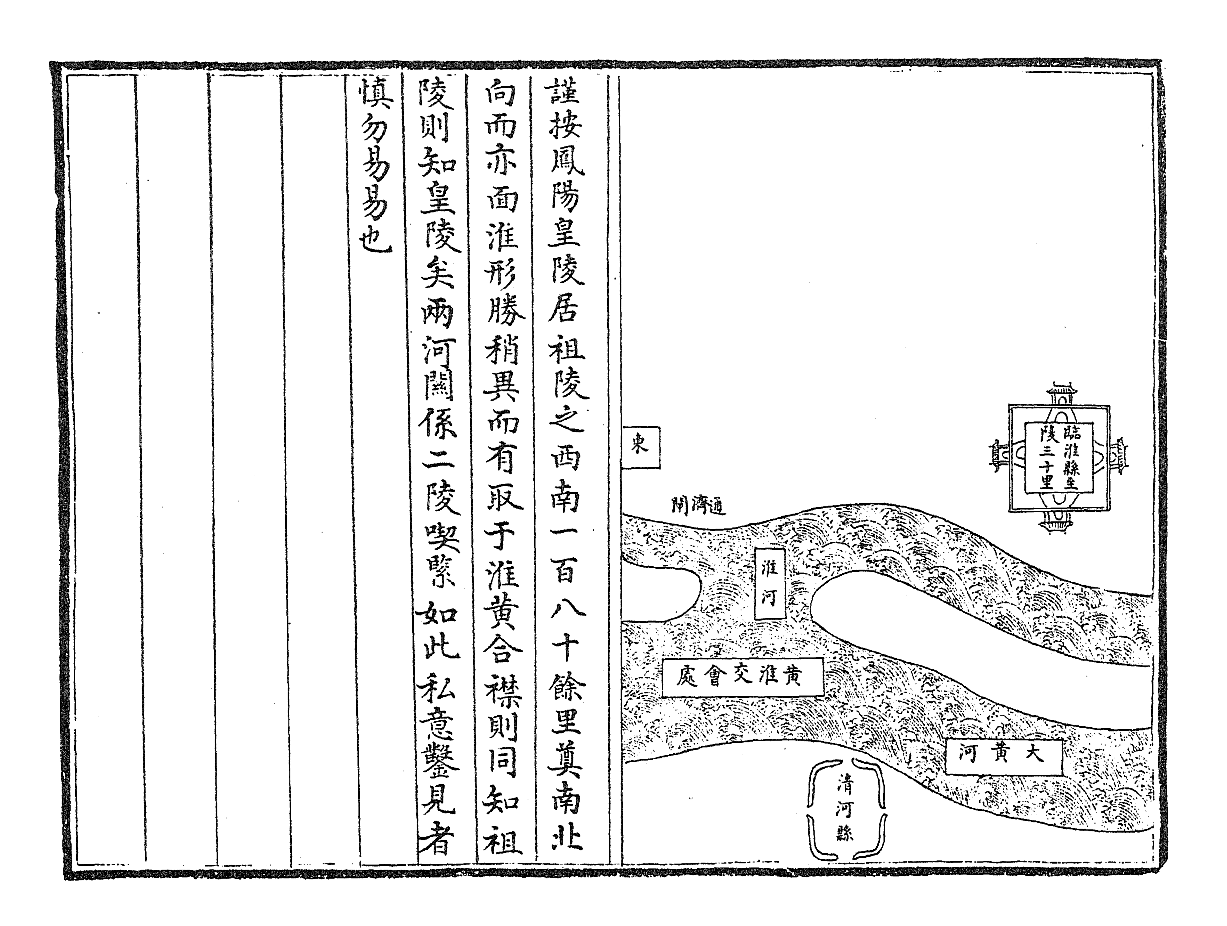
陵圖說
北
東
南
清河縣
鳳凰嶺
大黄河
羅家口
赤晏廟
頭舖
黄淮交會處
運河
通濟閘
淮河口
高阜
基運山
祖陵
新築石堤
沙湖
萬家湖
泥墩湖
阜陵湖
洪澤湖
芭工
武家墩
七里墩
高家堰
石堤
砥柱亭
黄家集
順城集
越城
芭工
老子山
龜山
聖人山
龜山横截河中淮漲至此一阻最為有情
高堰之南有越城周家橋一帶地勢稍亢淮水大漲從此溢入白馬湖水消仍為陸地蓋藉此以殺淮漲即黃河之減水壩也若一槩築堤非惟高堰難守即鳳泗不免加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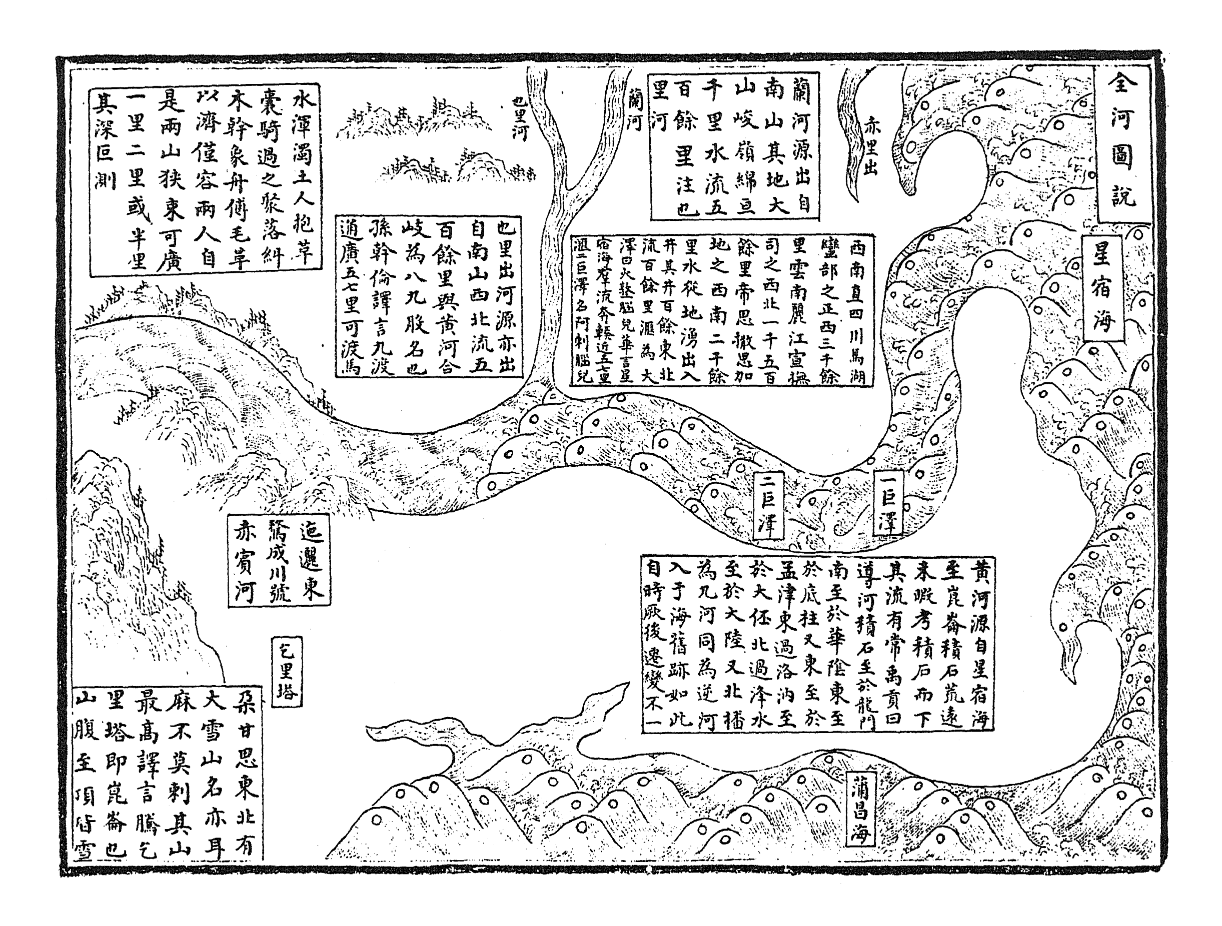
謹按形家之言未足深信然天生一代聖君使之紹統立極以開億萬年太平之業必有鍾靈毓秀之地以為之基者成周定鼎郟鄏卜世卜年慎重故也恭閱我三祖之陵居泗州東北一十餘里平原中突起高阜較泗州城址高二丈三尺一寸沙陡二湖瀦蓄于前面淮背黄兩河發源之處相距萬餘里蟺蜿而來合于清河縣之東並流入海更無涓滴中泄而龜山半出河中約攔去流于後風氣完固豈偶然哉好事者乃欲以私意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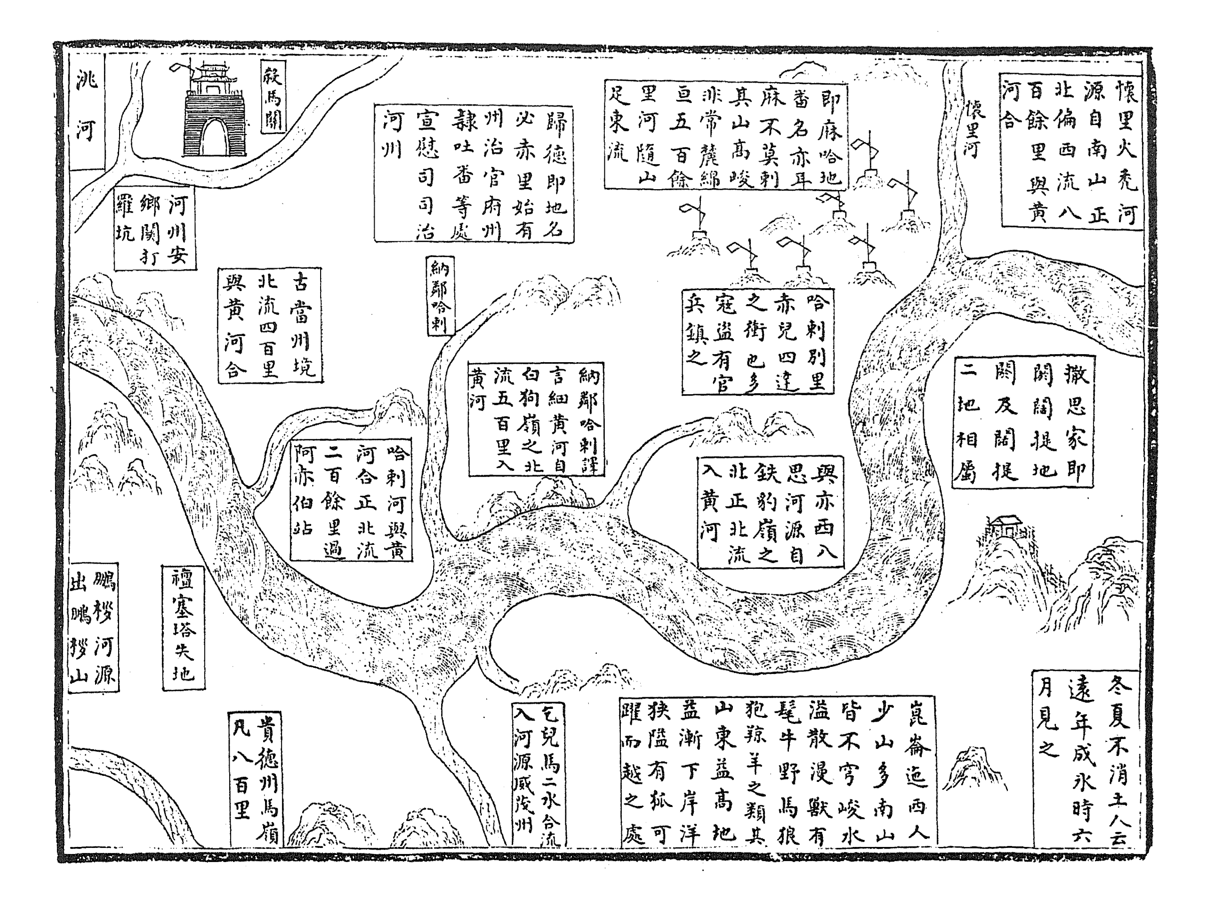
見分泄兩河萬一有誤得無令人寒心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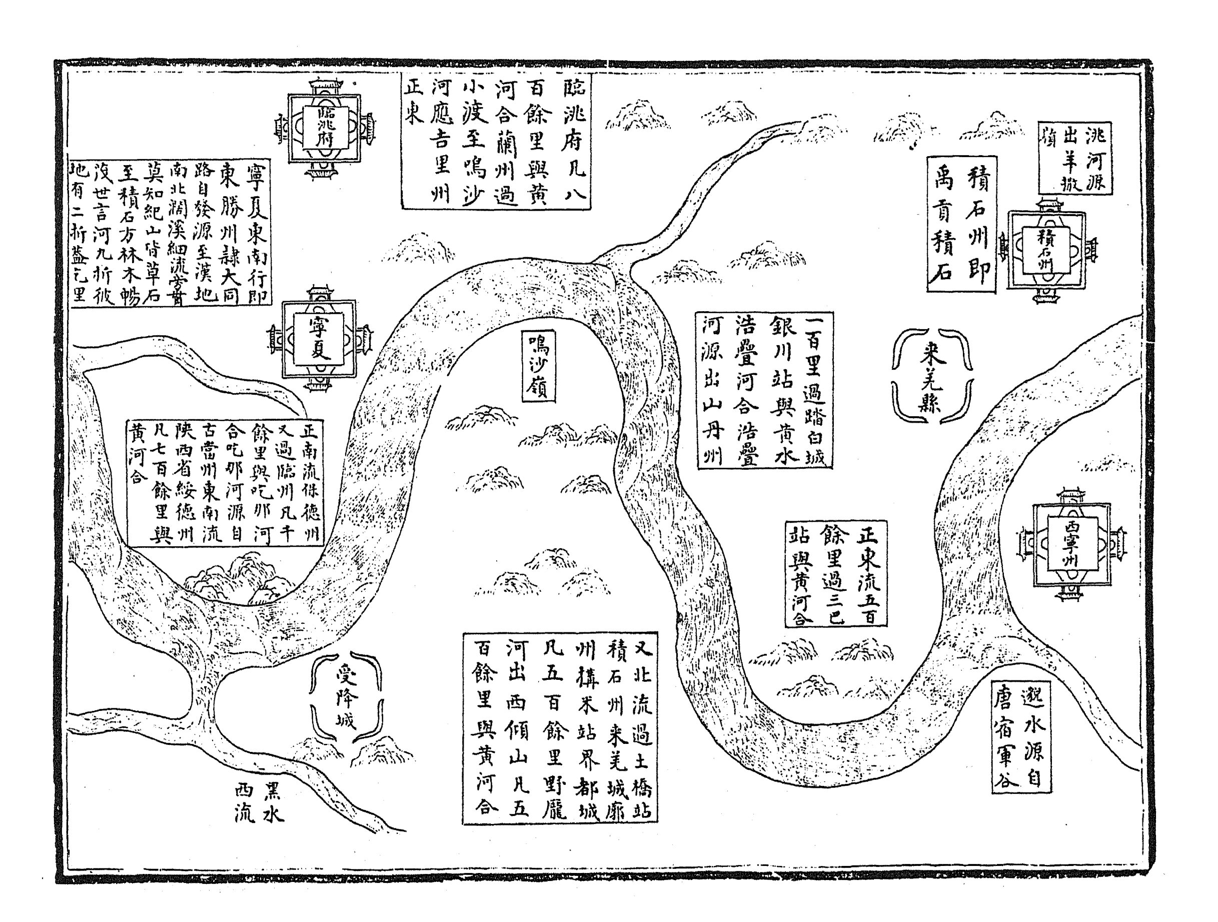

陵圖說
南
南山
皇陵
大通橋
廣運橋
濠梁驛
皇城
魏家湖
萬歲山
西
淮河
淮遠縣至陵七十里
舊渦河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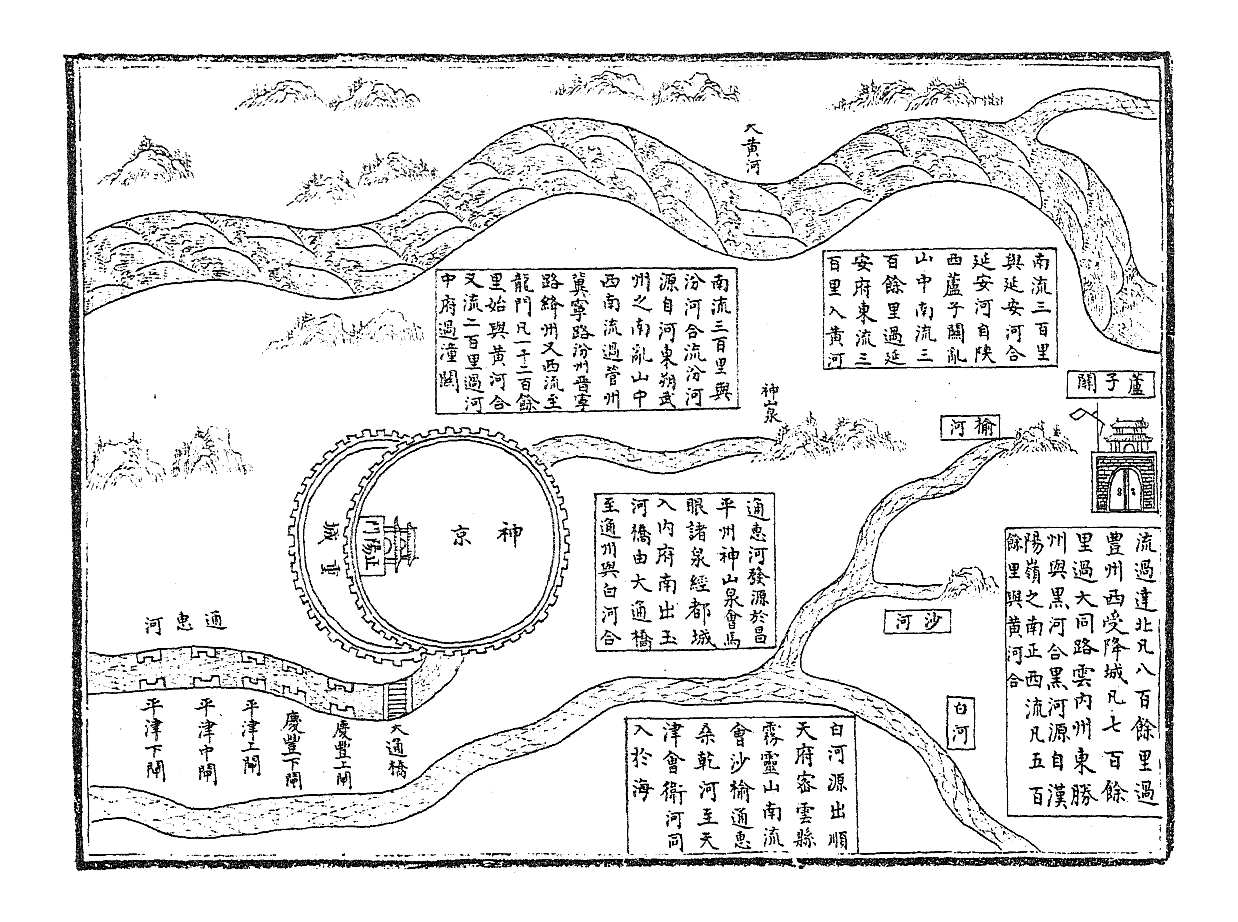
謹按鳳陽皇陵居祖陵之西南一百八十餘里奠南北向而亦面淮形勝稍異而有取于淮黃合襟則同知祖陵則知皇陵矣兩河關係二陵喫緊如此私意鑿見者慎勿易易也


全河圖說
星宿海
赤里出
蘭河
蘭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河
也里河
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思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入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滙為大澤曰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羣流奔輳近五七里滙二巨澤名阿刺腦兒
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岐為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渡馬
水渾濁土人抱草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毛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狹束可廣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
一巨澤
二巨澤
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
黃河源自星宿海至崑崙積石荒遠未暇考積石而下其流有常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舊跡如此自時厥後遷變不一
乞里塔
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
蒲昌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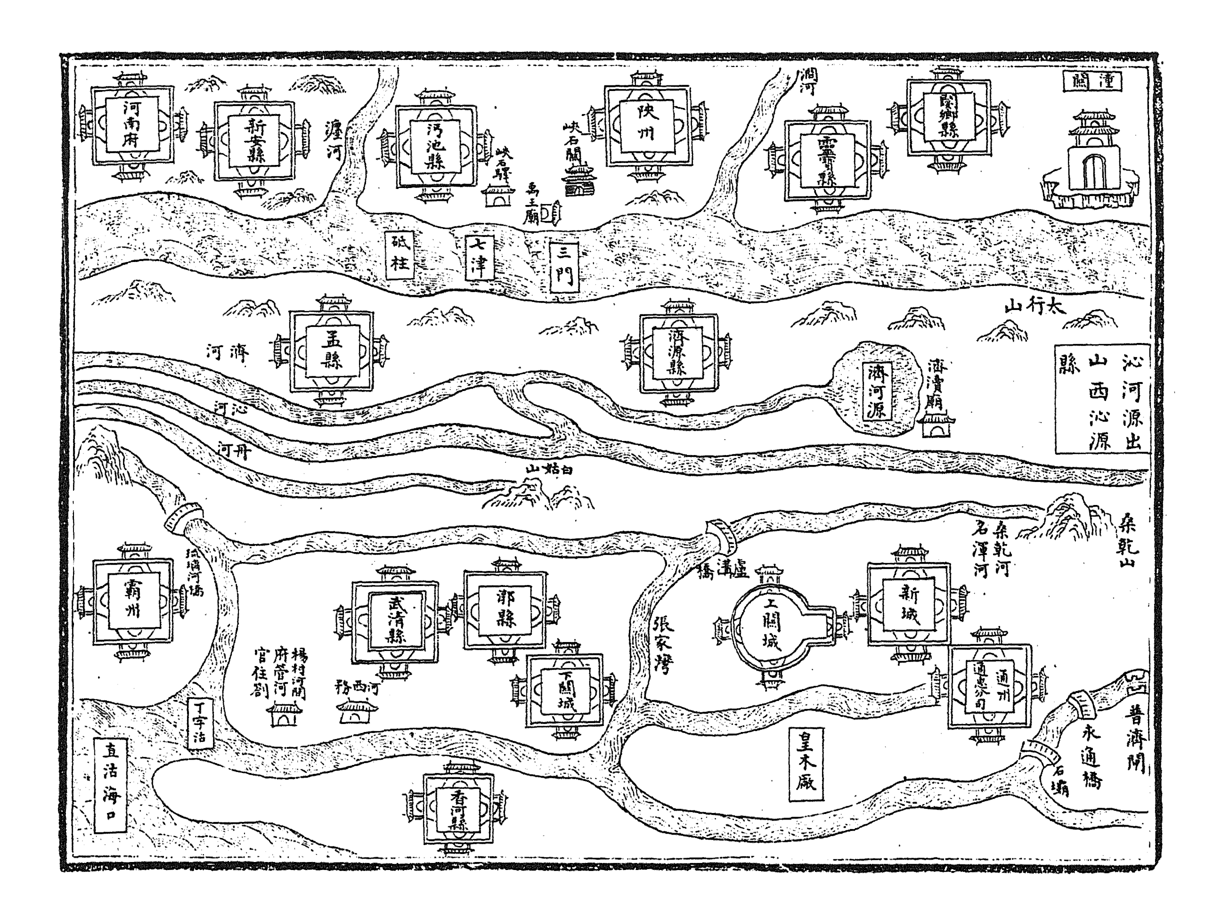

洮河
殺馬關
河州安鄉關打羅坑
歸德即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番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
即麻哈地番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高峻非常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
懷里火禿河源自南山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黄河合
懷里河
古當州境北流四百里與黄河合
納鄰哈剌
納鄰哈剌譯言細黄河自白狗嶺之北流五百里入黄河
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
撒思家即闊闊提地闊及闊提二地相屬
哈剌河與黄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亦伯站
與亦西八思河源自鉄豹嶺之北正北流入黄河
鵬拶河源出鵬拶山
禮塞塔失地
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里
乞兒馬二水合流入河源威茂州
崑崙迤西人少山多南山皆不穹峻水溢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山東益高地益漸下岸洋狹隘有狐可躍而越之處
冬夏不消土人云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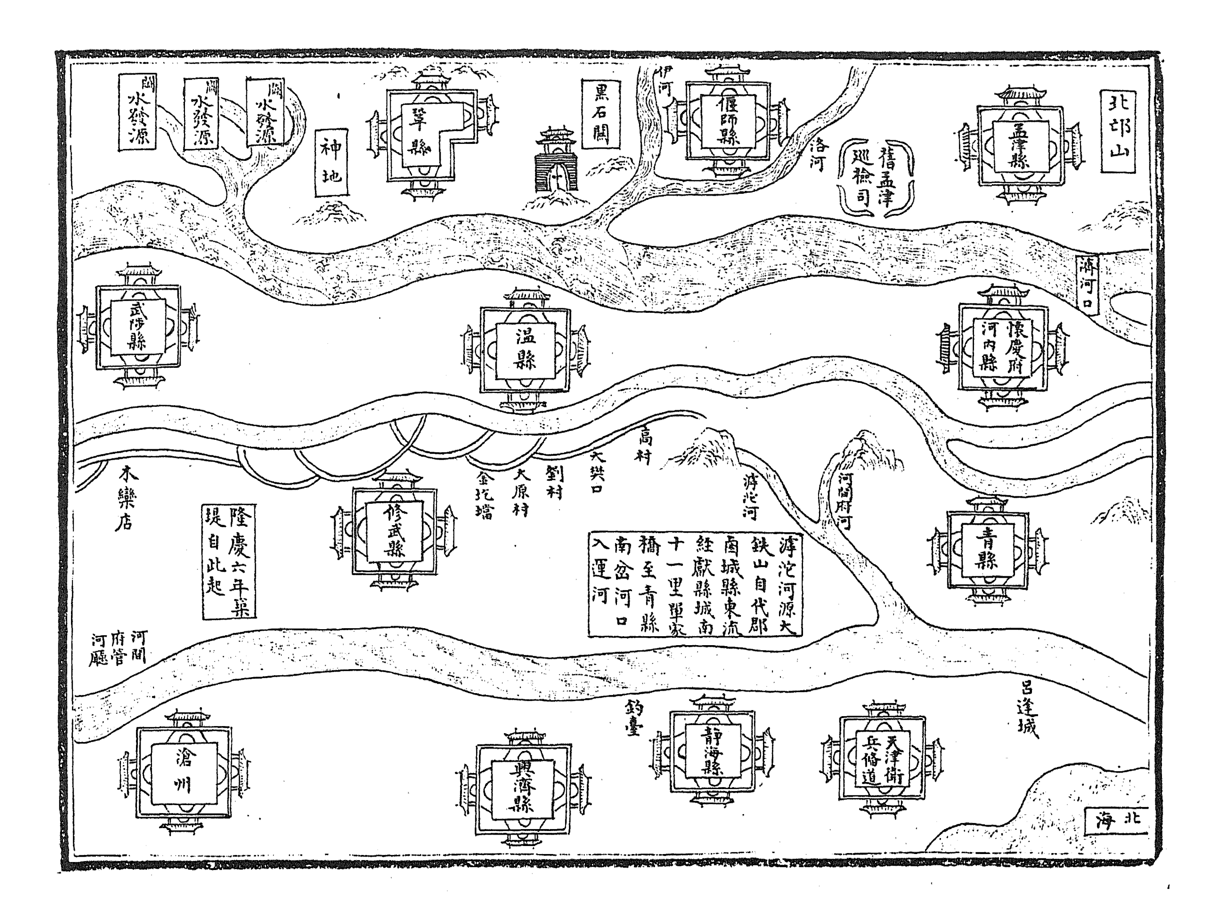
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蘭州過小渡至鳴沙河應吉里州正東
臨洮府
洮河源出羊撒嶺
積石州即禹貢積石
積石州
寧夏東南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沒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里
寧夏
鳴沙嶺
一百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黃水浩疊河合浩疊河源出山丹州
来羌縣
正南流保德州又過臨州凡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當州東南流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
西寧州
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
又北流過土橋站積石州来羌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野龐河出西傾山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受降城
邈水源自唐宿軍谷
黑水西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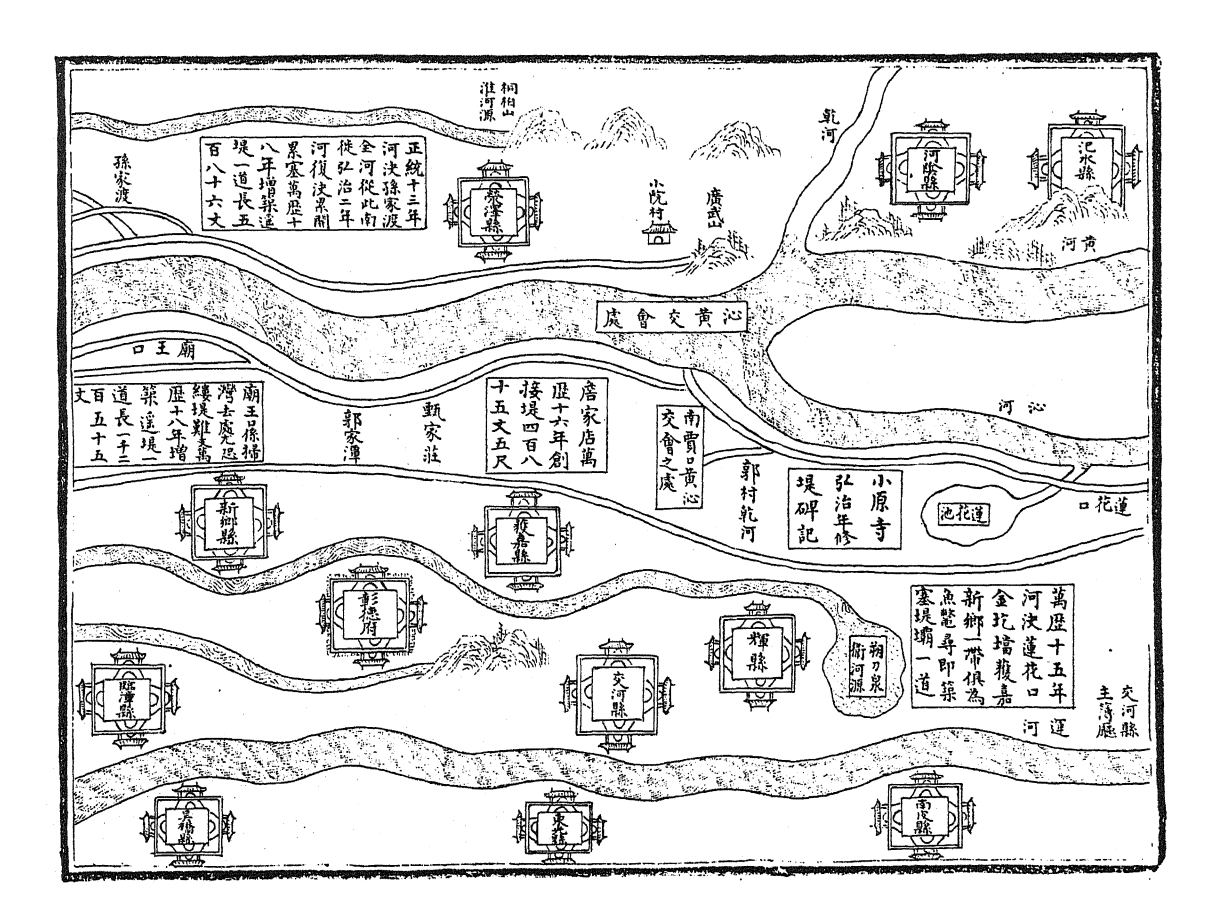


大黃河
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自陜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東流三百里入黃河
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流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
神山泉
蘆子關
榆河
神京
正陽門
重城
通惠河發源於昌平州神山泉會馬眼諸泉經都城入內府南出玉河橋由大通橋至通州與白河合
流過達北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凡七百餘里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沙河
通惠河
白河
大通橋
慶豐上閘
慶豐下閘
平津上閘
平津中閘
平津下閘
白河源出順天府密雲縣霧靈山南流會沙榆通惠桑乾河至天津會衛河同入於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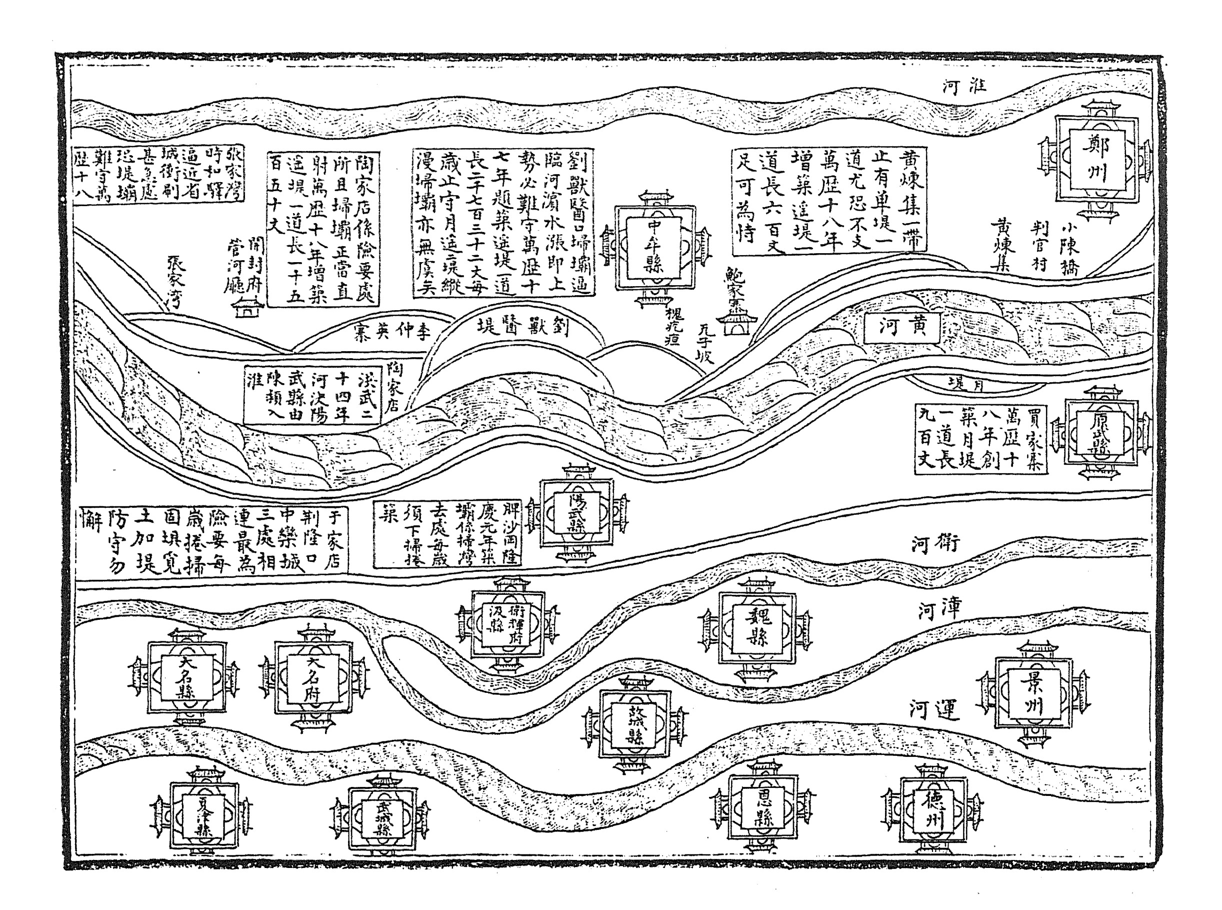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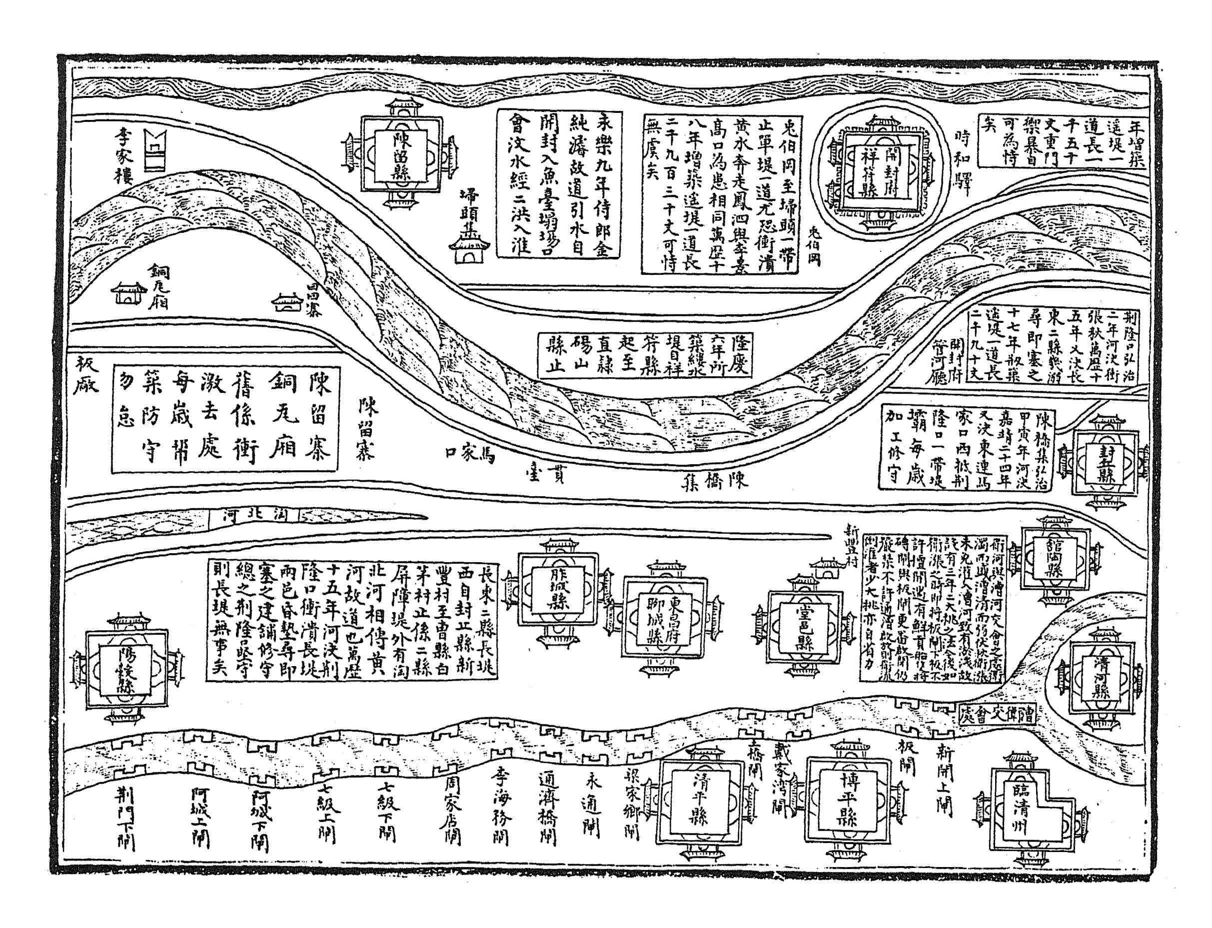
河南府
新安縣
瀍河
沔池縣
峽石驛
峽石關
禹王廟
陝州
澗河
靈寶縣
閿鄉縣
潼關
砥柱
七津
三門
太行山
孟縣
濟源縣
濟河
濟河源
濟瀆廟
沁河源出山西沁源縣
沁河
丹河
白姑山
琉璃河橋
霸州
武清縣
漷縣
下關城
楊村河閘府管河官住劄
西河務
丁字沽
直沽海口
香河縣
張家灣
盧溝橋
土關城
新城
通州
通惠分司
桑乾河名渾河
桑乾山
皇木廠
永通橋
普濟閘
石壩


水發源
水發源
水發源
神地
鞏縣
黑石關
伊河
偃師縣
洛河
舊孟津巡檢司
孟津縣
北邙山
武陟縣
温縣
濟河口
懷慶府河內縣
高村
大樊口
劉村
大原村
木欒店
修武縣
隆慶六年築堤自此起
滹沱河
河間府河
青縣
滹沱河源大鐵山自代郡南城縣東流經獻縣城南十一里單家橋至青縣南岔河口入運河
河間府管河廳
呂逢城
釣臺
滄州
興濟縣
靜海縣
天津衛兵備道
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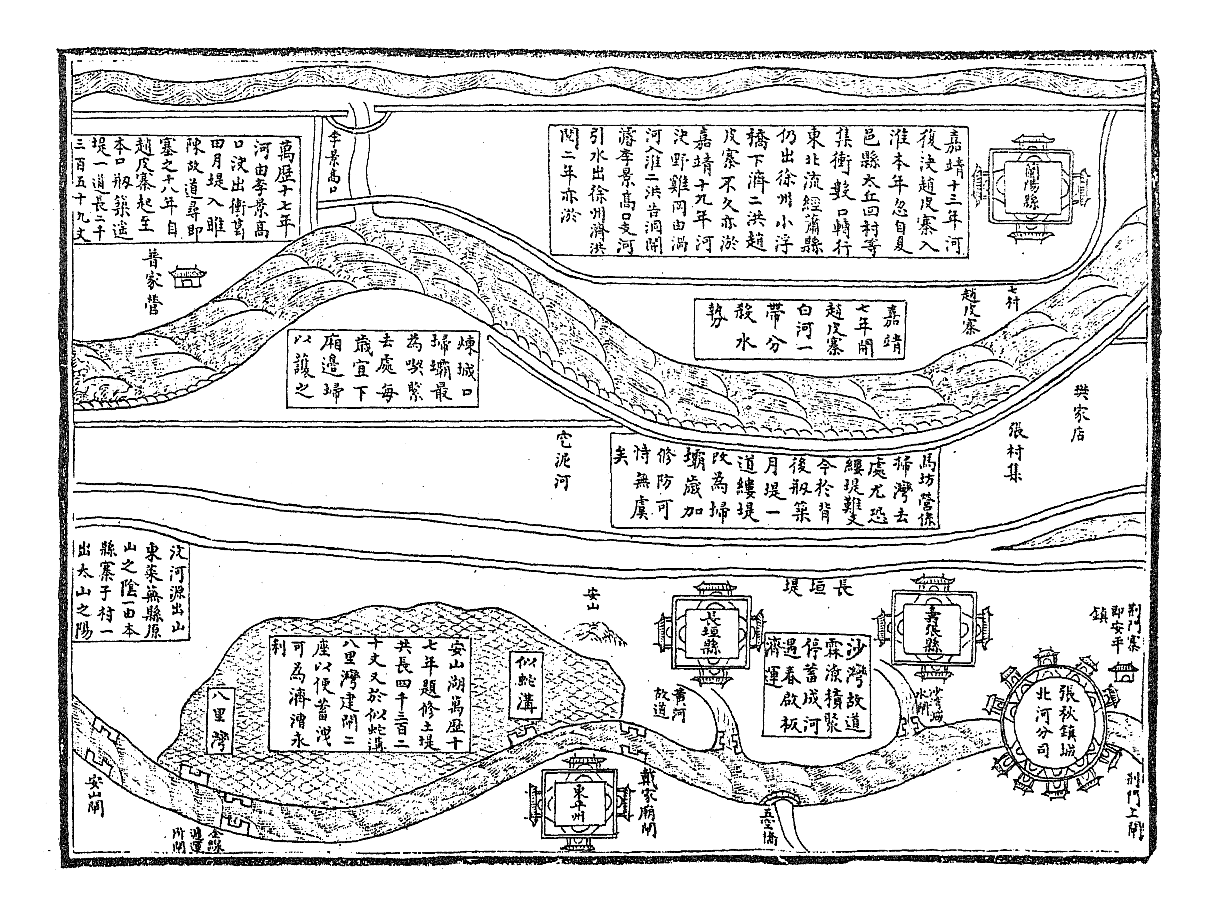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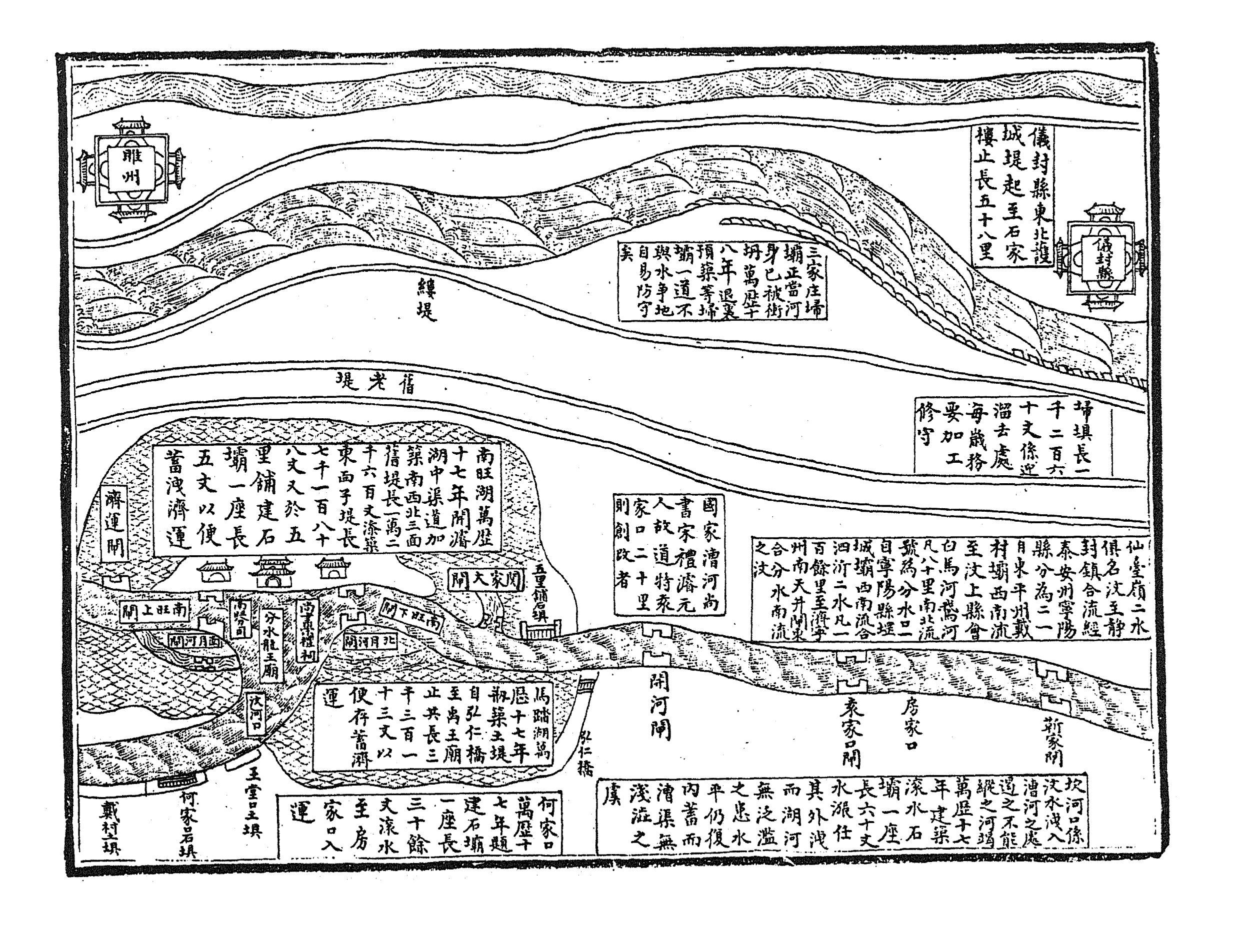
桐柏山淮河源
孫家渡
正統十三年河決孫家渡全河從此南徙弘治二年河復決累閘累塞萬歷十八年增築遥堤一道長五百八十六丈
滎澤縣
小阮村
廣武山
乾河
河陰縣
汜水縣
黄河
沁黄交會處
廟王口
沁河
廟王口係掃灣去處先恐縷堤難支萬歷十八年增築遥堤一道長一千二百五十五丈
郭家潭
甄家莊
詹家店萬歷十六年創接堤四百八十五丈五尺
南賈口黄沁交會之處
郭村乾河
小原寺弘治年修堤碑記
蓮花池
蓮花口
新鄉縣
獲嘉縣
彰德府
輝縣
朔刀泉衛河源
萬歷十五年河決蓮花口金圪墻獲嘉新鄉一帶俱為魚鱉尋即築塞堤壩一道
交河縣主簿廳
運河
臨漳縣
交河縣
吳橋縣
東光縣
南皮縣


淮河
鄭州
黄練集一帶止有单堤一道尤恐不支萬歷十八年增築遥堤一道長六百丈足可為恃
小陳橋
判官村
黄練集
中牟縣
劉獸醫口埽壩逼臨河濱水漲即上勢必難守萬歷十七年題築遥堤一道長二千七百三十二丈每歲止守月遥境縱漫埽壩亦無虞矣
陶家店係險要處所且埽壩正當直射萬歷十八年增築遥堤一道長一千五百五十丈
張家灣時和驛逼近省城衝刷甚急處迎堤埽難守萬歷十八
開封府管河廳
張家湾
李仲英寨
劉獸醫堤
鮑家寨
槐疙疸
孔子坡
黄河
月堤
陶家店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陽武縣由陳潁入淮
賈家寨萬歷十八年創築月堤一道長九百丈
原武縣
陽武縣
脾沙岡隆慶元年築壩係掃灣去處每歲須下掃捲築
于家店判隆口中欒城三處相連最為險要每歲捲掃固堤寬土加堤防守勿懈
衛河
漳河
衛輝府汲縣
魏縣
大名縣
大名府
景州
運河
故城縣
夏津縣
武城縣
恩縣
德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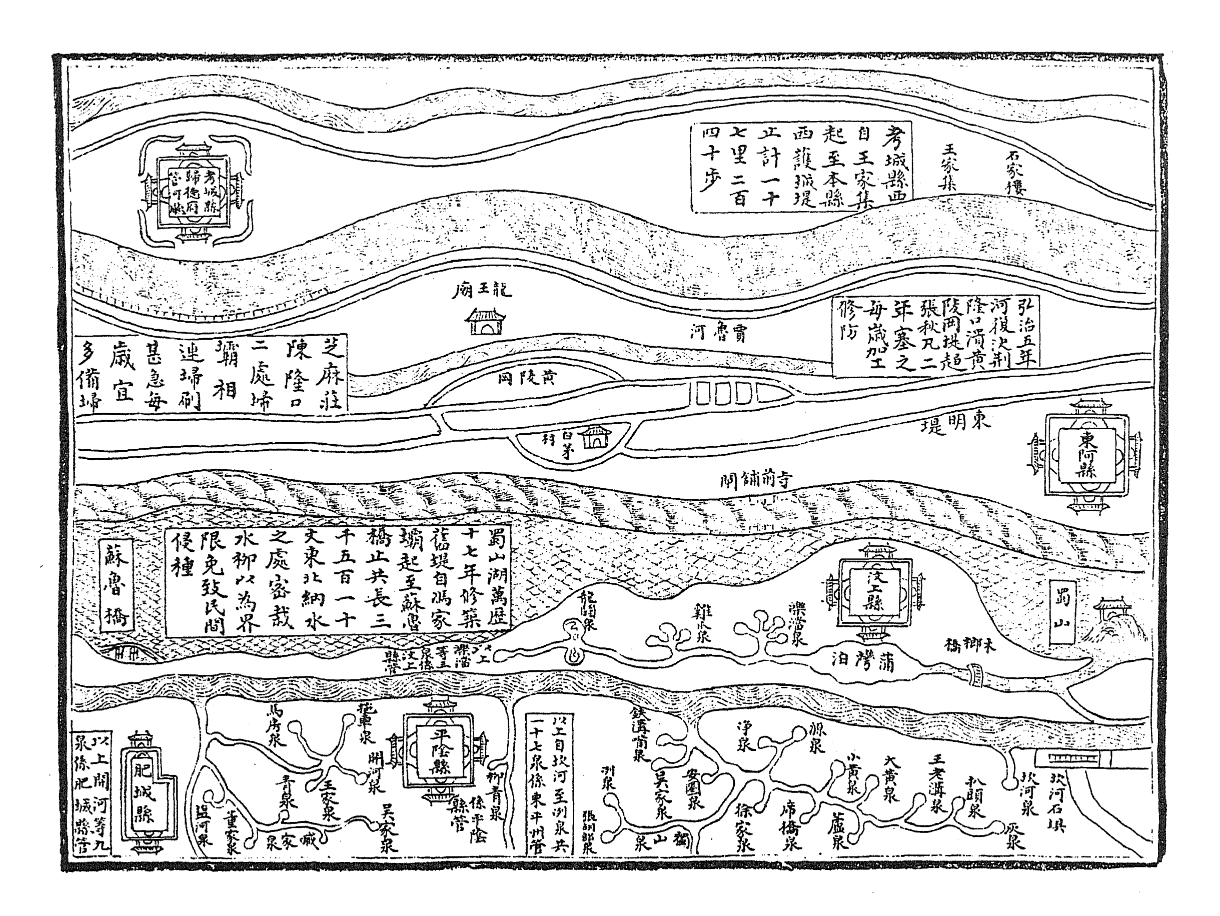


李家樓
陳留縣
埽頭集
永樂九年侍郎金純濬故道引水自開封入魚臺塌場口會汶水經二洪入淮
兎伯岡至埽頭一帶止單堤一道尤恐衝潰黄水奔走鳳泗與李景高口為患相同萬曆十八年增築遥堤一道長二千九百三十丈可恃無虞矣
開封府祥符縣
兎伯岡
時和驛
年增築遥堤一道長一千五十丈重門禦暴自可為恃矣
銅瓦廂
回回寨
板廠
陳留寨銅瓦廂舊係衝激去處每歲帮築防守勿怠
陳留寨
隆慶六年所築縷堤自祥符縣起至直隸碭山縣止
荆隆口弘治二年河決衝張秋萬曆十五年又決長東二縣幾淤尋即塞之十七年始築遥堤一道長二千九十丈
開封府管河廳
馬家口
貫臺
陳橋集
陳橋集弘治甲寅年河決嘉靖二十四年又決東連馬家口西抵荆隆口一帶堤壩每歲加工修守
封丘縣
沮北河
新豐村
長東二縣長堤西自封丘縣新豐村至曹縣白茅村止係二縣屏障堤外有沮北河相傳黄河故道也萬曆十五年河決荆隆口衝潰長堤兩邑昏墊尋即塞之建舖修守總之荆隆口堅守則長堤無事矣
陽穀縣
朝城縣
東昌府聊城縣
堂邑縣
館陶縣
衛河與漕河交會之處衛濁而或漕清而弱伏秋衛漲未免淤入漕河致有淤淺故設有三年三大挑之法今後如衛漲之時即將板閘下板不許疊閘進有鮮貢船隻將磚閘與板閘更番啟閉仍嚴禁不許通潜啟於衛流倒灌者少大挑亦自省力
漕衛交會處
清河縣
荆門下閘
阿城上閘
阿城下閘
七級上閘
七級下閘
周家店閘
李海務閘
通濟橋閘
永通閘
梁家鄉閘
土橋閘
戴家灣閘
清平縣
博平縣
板閘
新開上閘
臨清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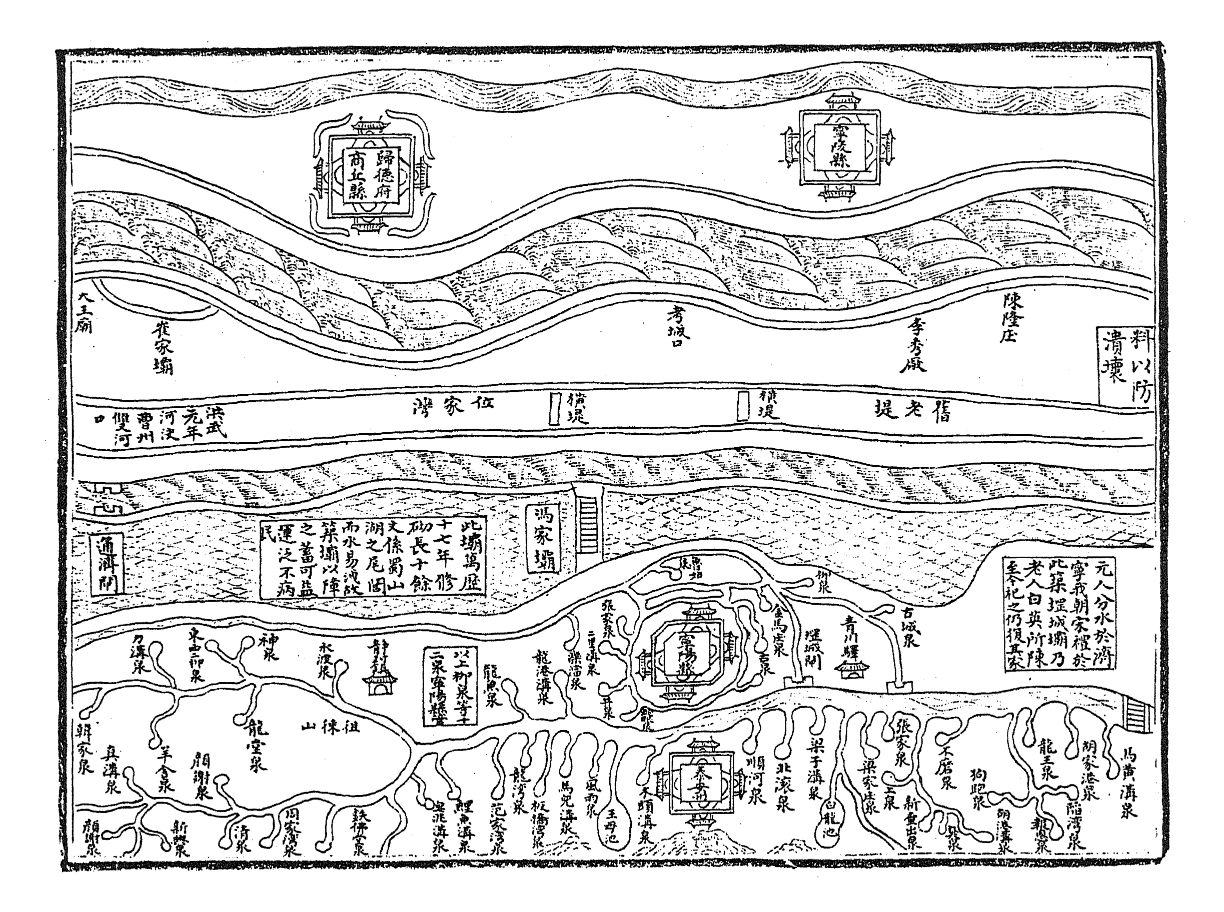

嘉靖十三年河復決趙皮寨入淮本年忽自夏邑縣太丘回村等集衝數口轉行東北流經蕭縣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不久亦淤嘉靖十九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入淮二洪告涸開濬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州濟洪閱二年亦淤
蘭陽縣
李景高口
萬歷十七年河由李景高口決出衝葛田月堤入睢陳故道尋即塞之十八年自趙皮寨起至本口刱築遥堤一道長二千三百五十九丈
普家營
趙皮寨
七村
嘉靖七年開趙皮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
煉城口埽壩最為喫緊去處每歲宜下廂邊埽以護之
樊家店
張村集
宅泥河
馬坊營係埽灣去處尤恐縷堤難支今於背後刱築月堤一道縷堤改為埽壩歲加修防可恃無虞矣
汶河源出山東萊蕪縣原山之陰一由本縣寨子村一出太山之陽
長垣堤
安山
長垣縣
壽張縣
荊門寨即安平鎮
安山湖萬歷十七年題修土堤共長四千三百二十丈又於似蛇溝八里灣建閘二座以便蓄洩可為濟漕永利
似蛇溝
八里灣
沙灣故道霖潦積聚停蓄成河遇春啟板濟運
黃河故道
沙灣減水閘
張秋鎮城北河分司
東平州
戴家廟閘
五空橋
荊門上閘
安山閘
金線
通運
所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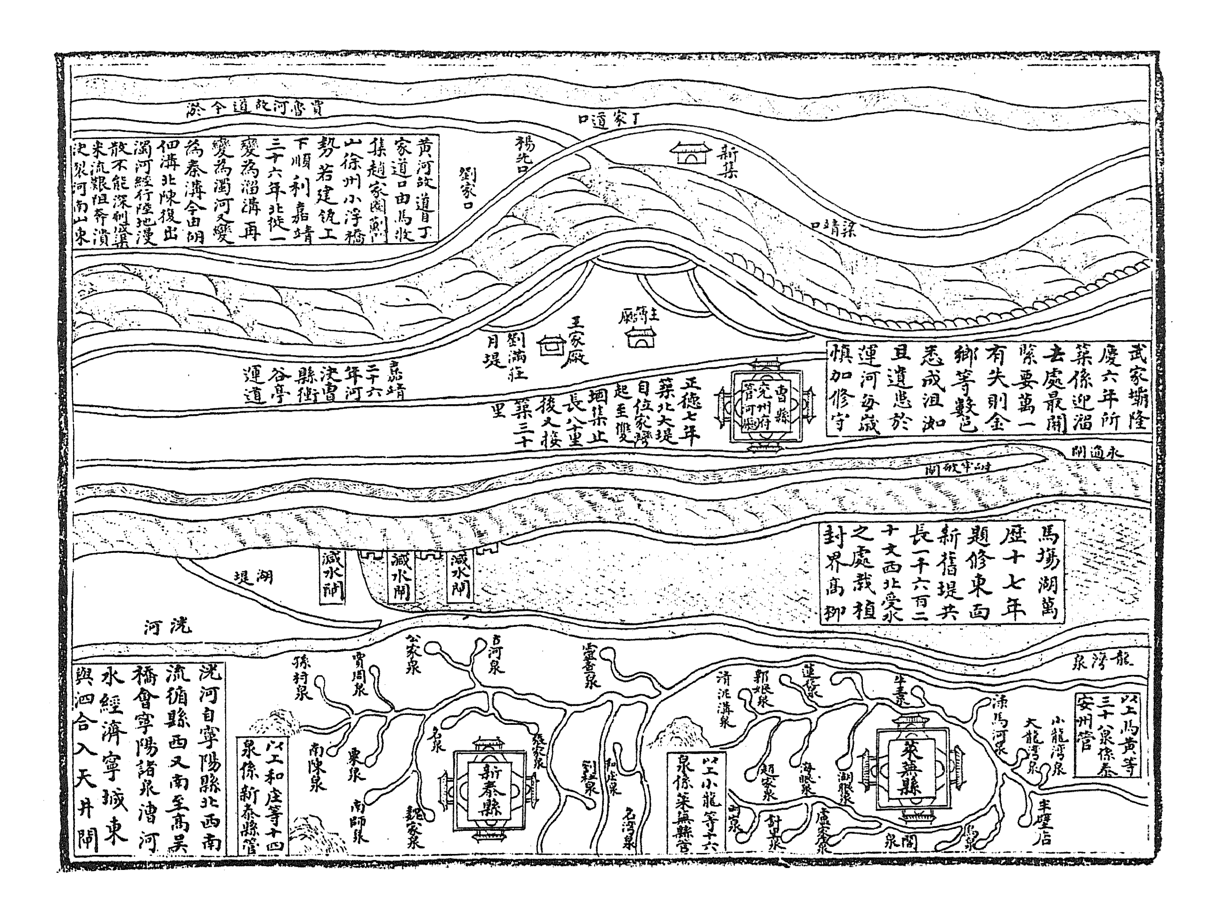


睢州
儀封縣
儀封縣東北護城堤起至石家樓止長五十八里
三家庄埽壩正當河身已被衝坍萬歷十八年退裏預築等埽壩一道不與水爭地自易防守實
縷堤
舊老堤
埽填長一千二百六十丈係迎溜去處每歲務要加工修守
南旺湖萬歷十七年開濬湖中渠道加築南西北三面舊堤長一萬二千六百丈添築東面子堤長七千一百八十八丈又於五里鋪建石壩一座長五丈以便蓄洩濟運
濟運閘
閻家大閘
五里鋪石埧
南旺上閘
南旺分司
分水龍王廟
尚書宋禮祠
南旺下閘
南月河閘
北月河閘
汶河口
國家漕河尚書宋禮濬元人故道特袁家口二十里則創改者
仙臺嶺二水俱名汶至靜封鎮合流經泰安州寧陽縣分為二一自東平州戴村壩西南流至汶上縣會白馬河為河凡八十里南北流號為分水口二自寧陽縣堽城壩西南流合泗沂二水凡一百餘里至濟寧州南天井閘東合分水南流之汶
馬踏湖萬歷十七年淑築土堤自弘仁橋至禹王廟止共長三千三百一十三丈以便存蓄濟運
弘仁橋
開河閘
袁家口閘
房家口
靳家閘
戴村土埧
何家石埧
王堂口土埧
何家口萬歷十七年題建石壩一座長三十餘丈滚水至房家口入運
坎河口係汶水洩入漕河之處還之不能縱之河竭萬歷十七年建築滚水石壩一座長六十丈水漲任其外洩而湖河無泛溢之患水平仍復內蓄而漕渠無淺澁之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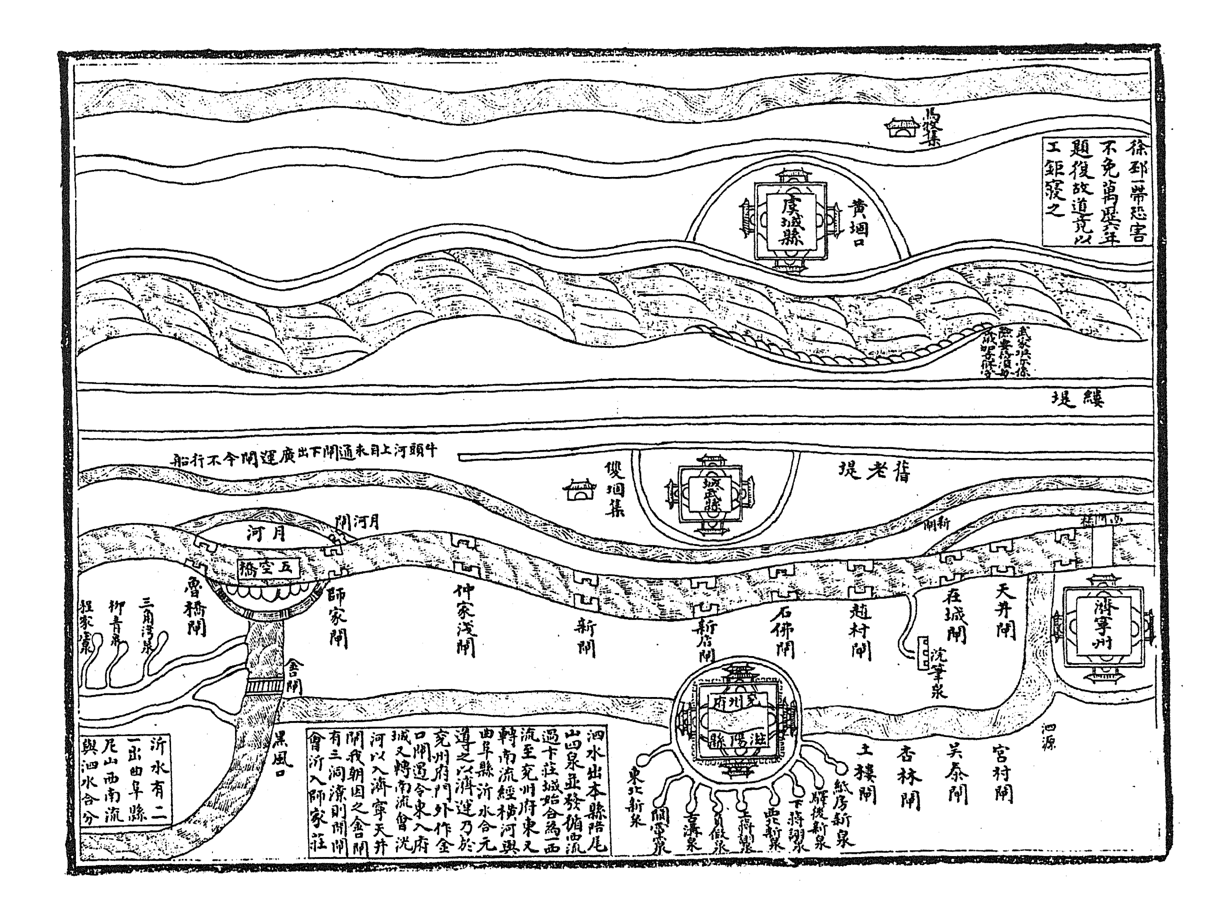


考城縣西自王家集起至本縣西護城堤止計一十七里二百四十步
王家集
石家樓
考城縣
龍王廟
賈魯河
弘治五年河復決荊隆口潰黃陵岡堤趨張秋凡二年塞之每歲加工修防
芝麻莊陳隆口二處埽壩相連埽刷甚急每歲宜多備埽
黃陵岡
東明堤
白茅村
東阿縣
寺前舖閘
蘇魯橋
蜀山湖萬曆十七年修築舊堤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止共長三千五百一十丈東北納水之處密栽水柳以為界限免致民間侵種
汶上縣
蜀山
龍鬬泉
雞爪泉
濼澢泉
蒲灣泊
以上濼澢等三泉係汶上縣管
平陰縣
肥城縣
以上開河等九泉係肥城縣管
以上自坎河至冽泉共一十七泉係東平州管
馬房泉
開河泉
柳青泉
以上係平陰縣管
王家泉
青泉
吳家泉
鹽河泉
董家泉
臧家泉
淨泉
源泉
吳家泉
冽泉
張胡郎泉
獨山泉
徐家泉
席橋泉
蘆泉
小黃泉
大黃泉
王老溝泉
扒頭泉
坎河泉
灰泉
坎河石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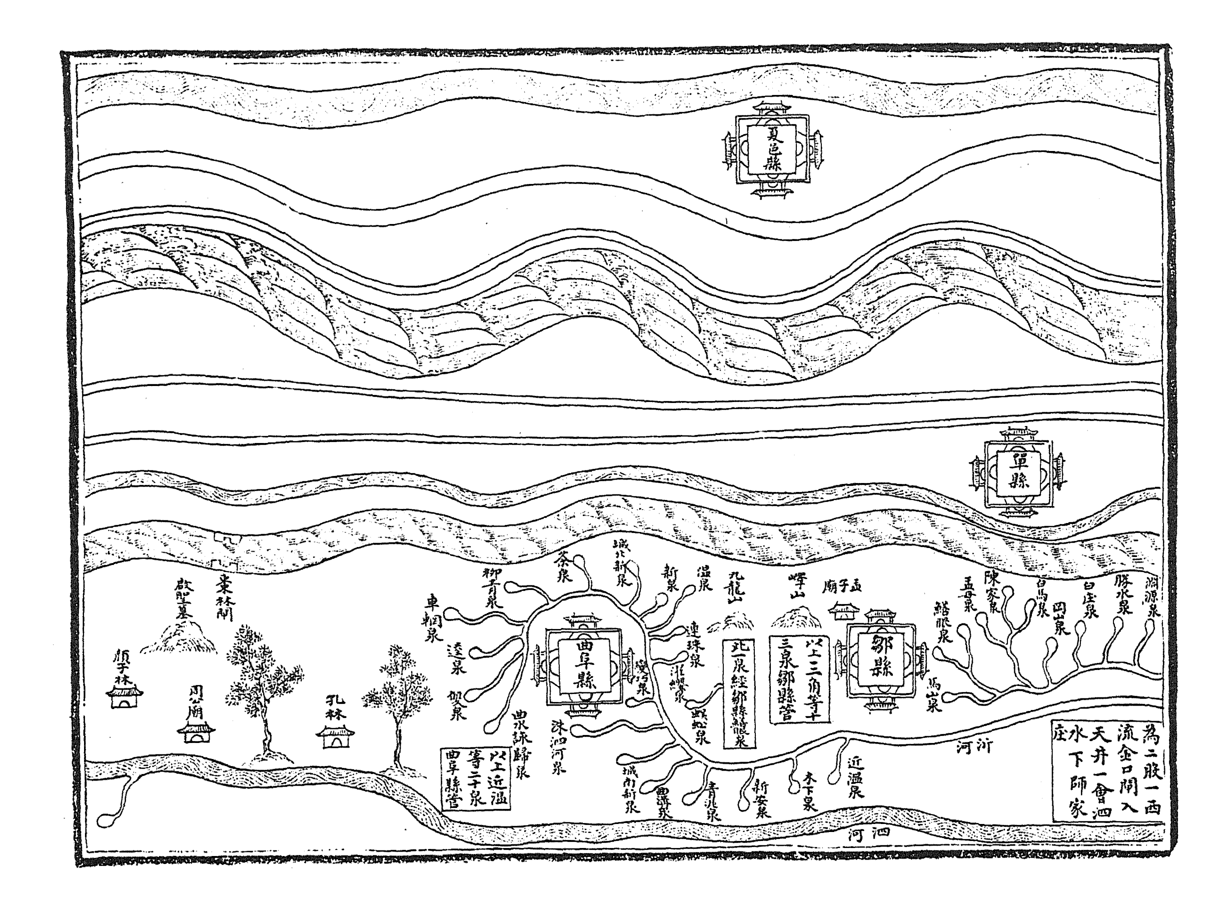

歸德府
商丘縣
寧陵縣
大王廟
崔家壩
考城口
李秀廠
陳隆庄
料以防潰壞
洪武元年河決曹州雙河口
位家灣
橫堤
橫堤
舊老堤
通濟閘
馮家壩
此壩萬歷十七年修砌長千餘丈係蜀山湖之尾閭而水易洩故築壩以障之蓄可益運泛不病民
元人分水於濟寧我朝宋禮於此築堽城壩乃老人白英所陳至今祀之仍復其家
寧陽縣
柳泉
古城泉
堽城閘
青川驛
張家泉
龍港溝泉
井泉
以上柳泉等十二泉寧陽縣管
神泉
徂徠山
韓家泉
真溝泉
羊舍泉
泰安州
順河泉
梁子溝泉
白龍池
張家泉
狗跑泉
龍王泉
胡家港泉
馬黄溝泉
清泉
鐵佛堂泉
鯉魚溝泉
范家灣泉
馬兒溝泉
風雨泉
王母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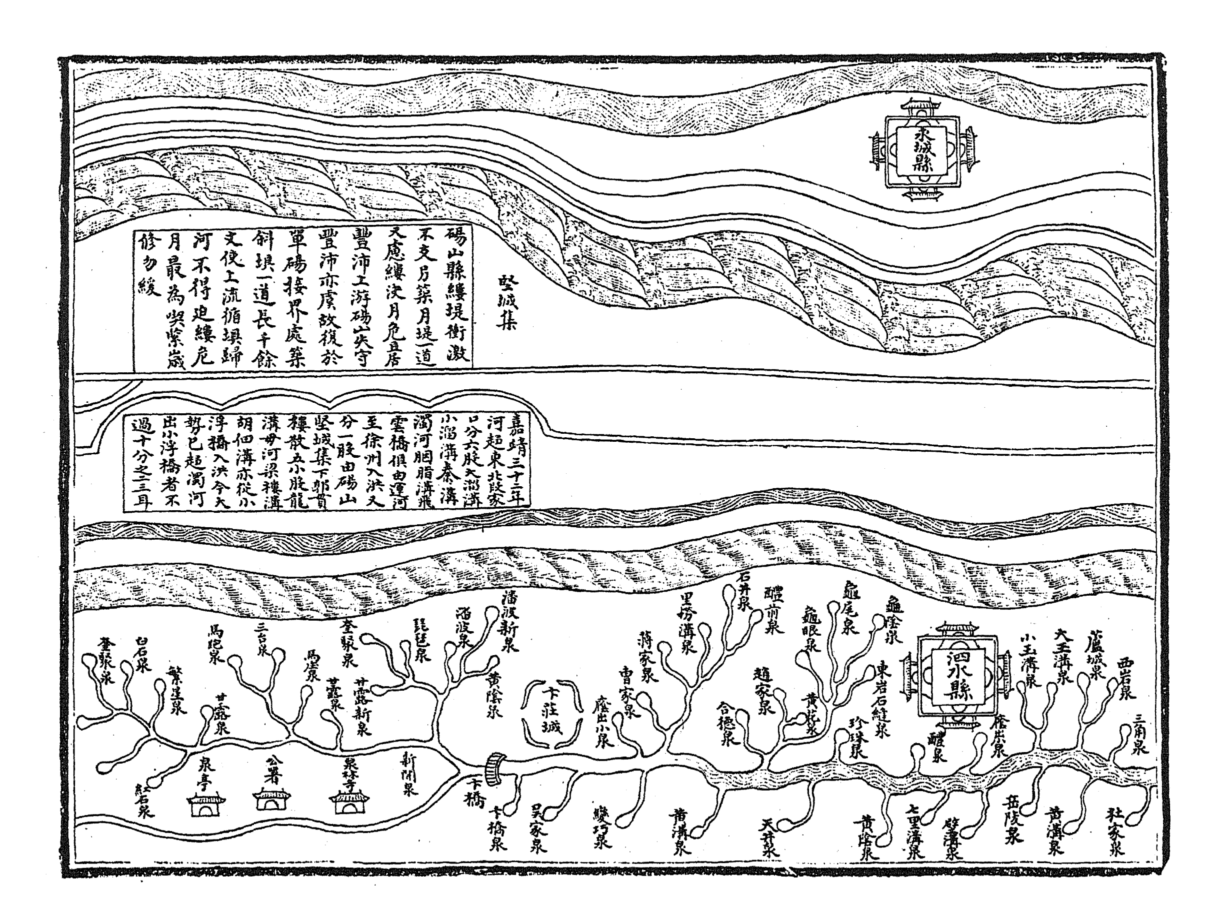
賈魯河故道今淤
丁家道口
劉家口
新集
黃河故道自丁家道口由馬牧集趙家圈蕭山徐州小浮橋勢若建瓴工下順利嘉靖三十六年北徙一變為溜溝再變為濁河又變為秦溝今由胡佃溝北陳復出濁河經行陸地漫散不能深刷淤渠来流艱阻夯潰決裂河南山東
主簿廟
王家廠
劉滿莊
月堤
嘉靖二十六年河決曹縣衝谷亭運道
正德七年築北大堤自位家灣起至雙堌集止長八十里後又接築三十里
曹縣
兗州府管河廳
武家墹隆慶六年所築係迎溜去處最關緊要萬一有失則金鄉等數邑悉成沮洳且遺患於運河每歲慎加修守
永通閘
減水閘
減水閘
減水閘
湖堤
馬場湖萬曆十七年題修東西新舊堤共長一千六百二十丈西北蒙泉之處栽植封界高柳
洸河
龍灣泉
洸河自寧陽縣北西南流循縣西又南至高吳橋會寧陽諸泉漕河水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入天井閘
孫村泉
賈周泉
公家泉
南陳泉
南師泉
魏家泉
以上和庄等十四泉係新泰縣管
新泰縣
劉杜泉
和庄泉
清泥溝泉
郭娘泉
蓮花泉
趙家泉
海眼泉
湖眼泉
封里泉
盧家泉
以上小龍等十六泉係萊蕪縣管
萊蕪縣
大龍灣泉
小龍灣泉
半壁店
以上馬黃等三十八泉係泰安州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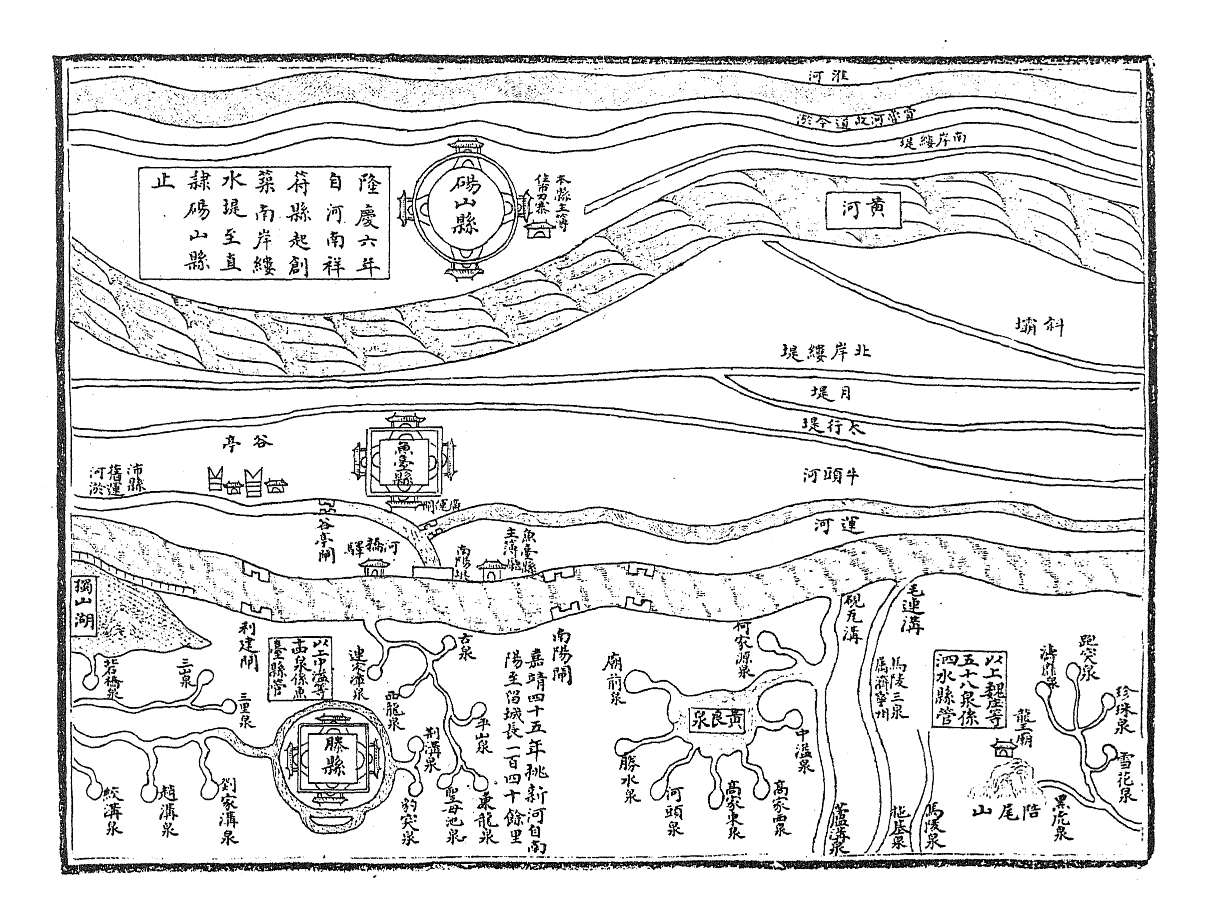
馬家集
徐邳一帶恐害不免萬曆六年題復故道竟以工鉅寢之
虞城縣
黃堌口
縷堤
牛頭河上自永通閘下出廣運閘今不行船
舊老堤
武城縣
傻堌集
月河
月河閘
五空橋
魯橋閘
師家閘
仲家淺閘
新閘
新店閘
石佛閘
趙村閘
新閘
在城閘
天井閘
濟寧州
洸寧泉
程家泉
柳青泉
三角灣泉
金口閘
黑風口
兗州府
滋陽縣
泗源
土樓閘
杏林閘
吳泰閘
宮村閘
東北新泉
紙房新泉
沂水有二一出曲阜縣尼山西南流與泗水合分
泗水出本縣陪尾山四泉並發循西流過卞莊城始合為一西流至兗州府東又轉南流經橫河與曲阜縣沂水合元導之以濟運乃於兗州府門外作金口閘遏令東入府城又轉南流會洸河以入濟寧天井閘我朝因之金口閘有三洞潦則開閘會沂入師家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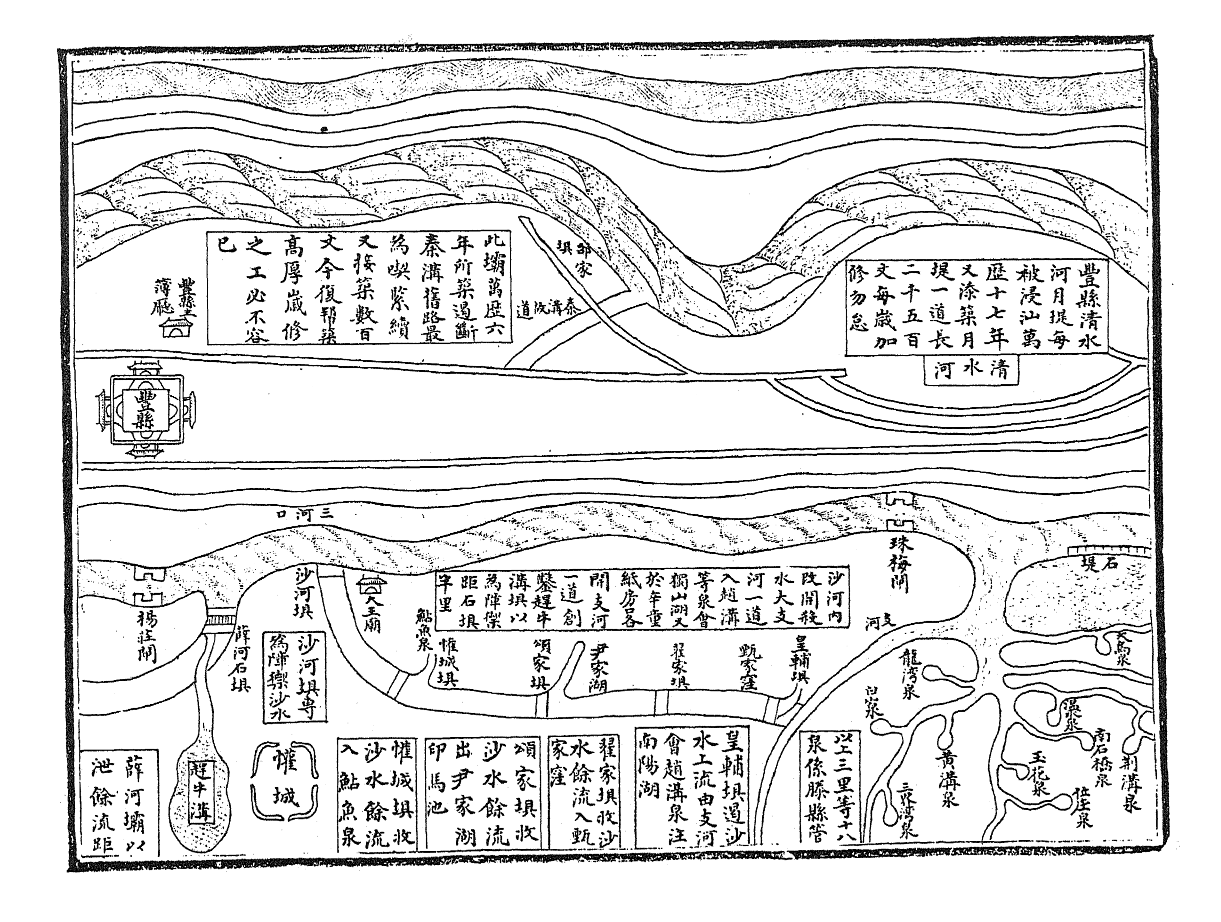
夏邑縣
單縣
顔子林
周公廟
孔林
啟聖墓
東林閘
曲阜縣
茶泉
柳青泉
車輞泉
逵泉
新泉
温泉
九龍山
連珠泉
蜈蚣泉
泗河泉
以上近温等二十泉曲阜縣管
新安泉
近温泉
嶧山
孟子廟
鄒縣
以上三角等十三泉鄒縣管
馬山泉
陳家泉
白馬泉
白庄泉
淵源泉
沂河
泗河
為二股一西流金口閘入天井一會泗水下師家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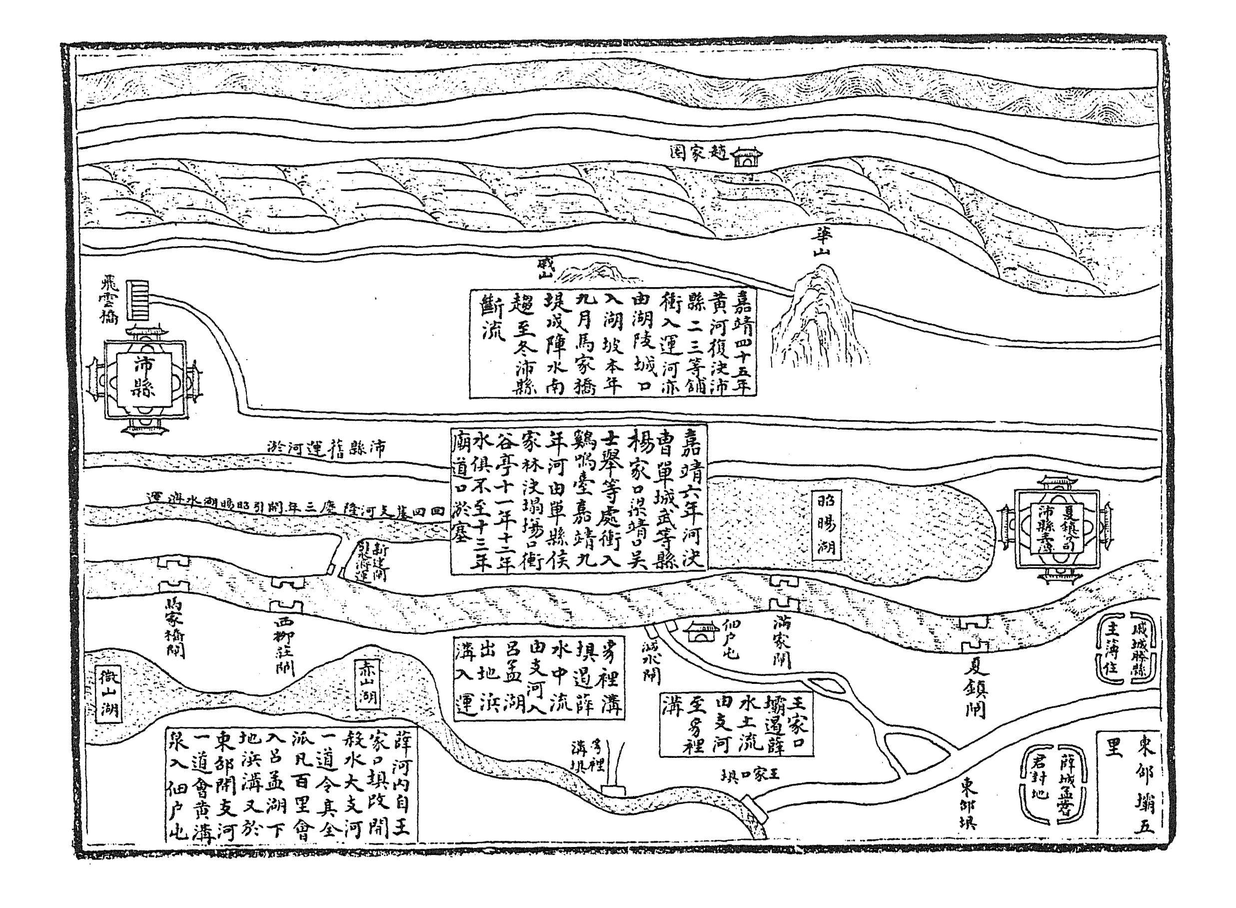
永城縣
堅城集
碭山縣縷堤衝激不支另築月堤一道又慮縷決月危且居豐沛上游碭山失守豐沛亦虞故復於單碭接界處築斜堤一道長千餘丈使上流循堤歸河不得迫縷危月最為吃緊歲修勿緩
嘉靖三十三年河起東北段家口分六股入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州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龍溝母河梁樓溝胡佃溝亦從小浮橋入洪今六股已趨濁河出小浮橋者不過十分之三耳
白石泉
甘露泉
馬跑泉
三台泉
甘露新泉
琵琶泉
潘波新泉
黃陰泉
下莊城
泉亭
公署
泉林寺
新閘泉
紅石泉
下橋
石井泉
里坊溝泉
蔣家泉
曹家泉
趙家泉
合德泉
龜尾泉
龜陰泉
龜眼泉
黃花泉
東岩石縫泉
珍珠泉
泗水縣
醴泉
小王溝泉
大王溝泉
蘆城泉
西岩石泉
三角泉
吳家泉
黃溝泉
天井泉
七里溝泉
岳陵泉
杜家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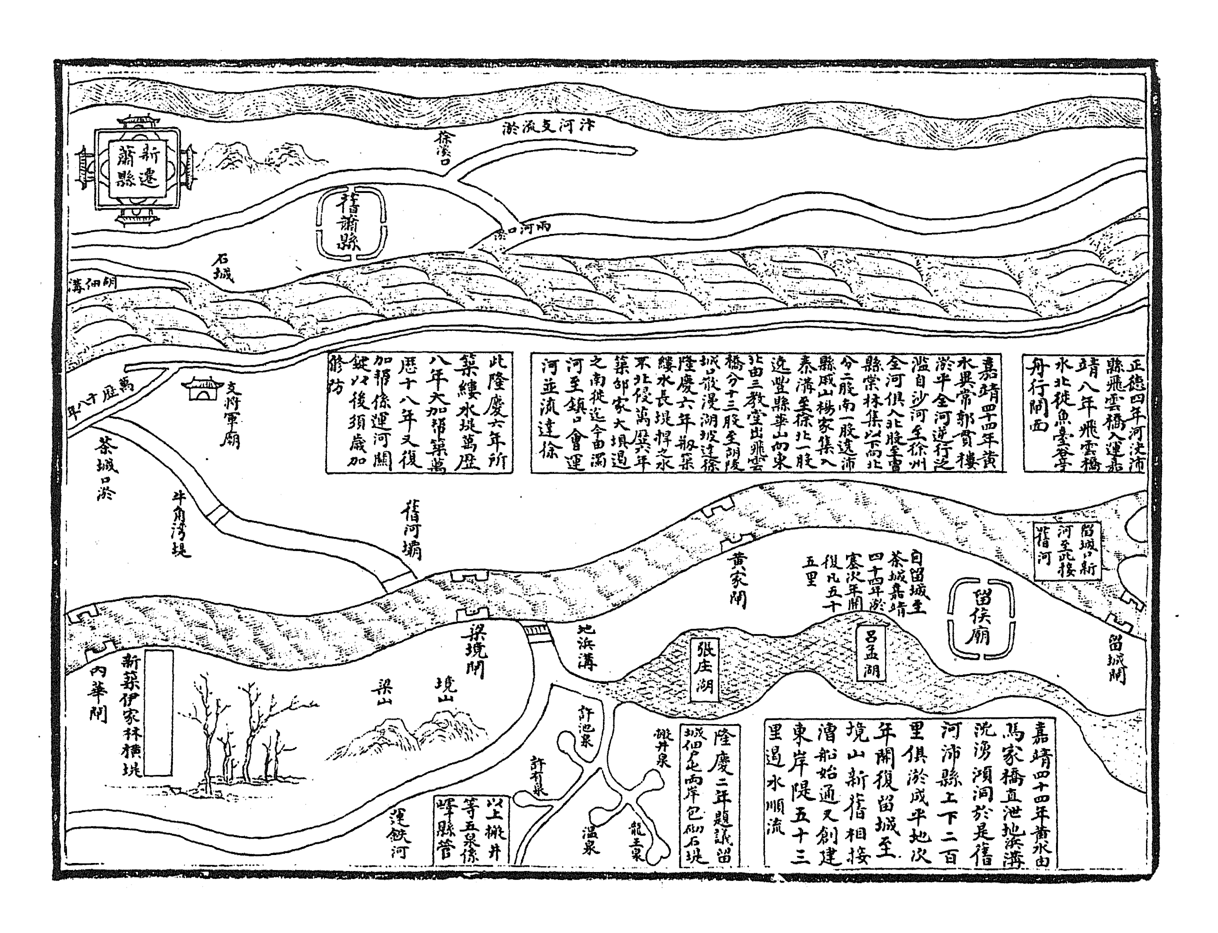
淮河
南岸縷堤
隆慶六年自河南祥符縣起創築南岸縷水堤至直隸碭山縣止
碭山縣
黃河
斜堉
北岸縷堤
月堤
太行堤
谷亭
沛縣
魚臺縣
牛頭河
運河
谷亭閘
河橋驛
南陽城
魚臺縣主簿廳
獨山湖
利建閘
以上中溫等十五泉係魚臺縣管
南陽閘
嘉靖四十五年挑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長一百四十餘里
古泉
三泉
三里泉
滕縣
鮫溝泉
趙溝泉
劉家溝泉
豹突泉
荊溝泉
西龍泉
平山泉
聖母池泉
東龍泉
廟前泉
何家源泉
黃良泉
中溫泉
滕水泉
河頭泉
高家東泉
高家西泉
蘆溝泉
硯瓦溝
毛運溝
馬陵三泉
屬滕寧州
以上魏莊等五十八泉係泗水縣管
龍王廟
陪尾山
珍珠泉
雪花泉
黑虎泉
馬陵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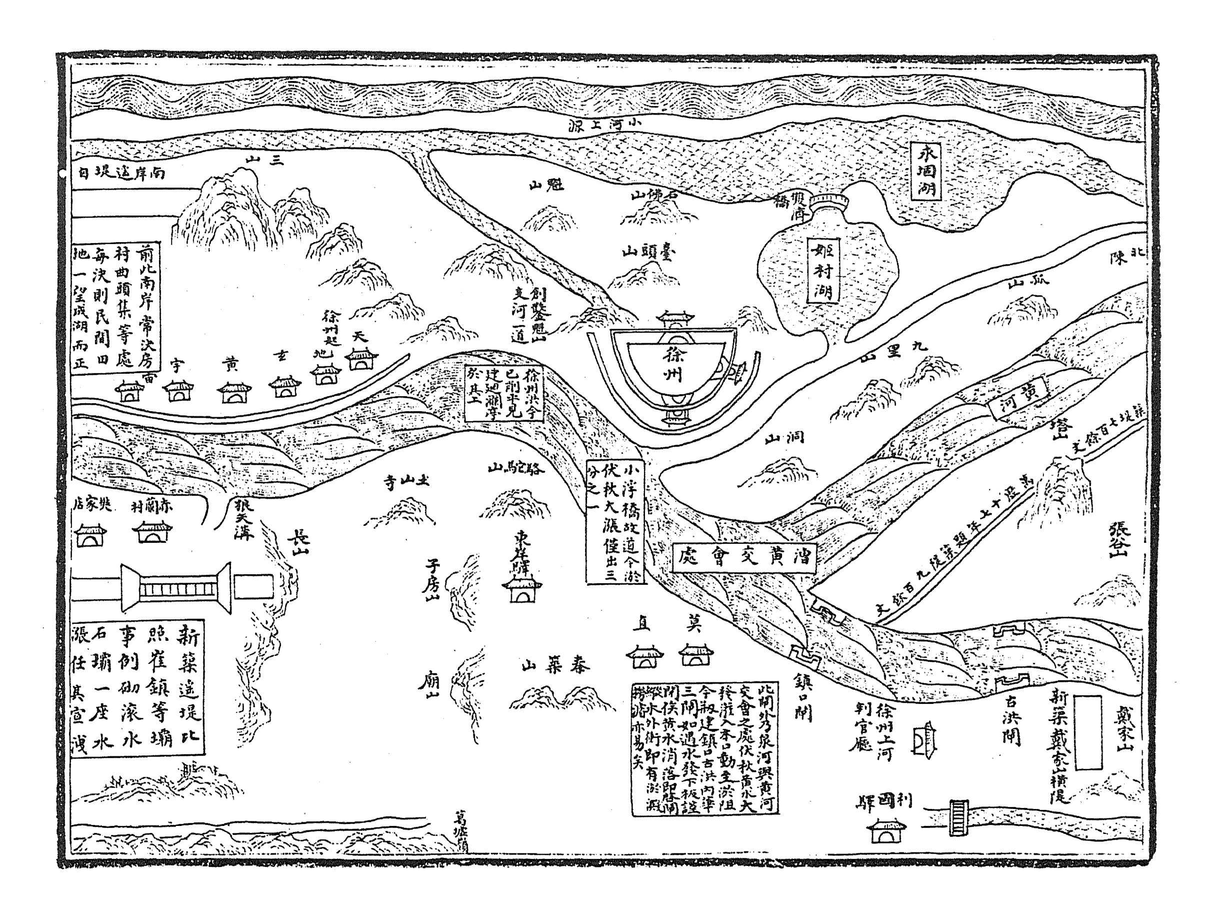
此壩萬歷六年所築遏斷秦溝舊路最為喫緊續又接築數百丈今復幫築高厚歲修之工必不容已
豐縣主簿廳
郝家埧
秦溝故道
豐縣清水河月堤每被浸汕萬歷十七年又添築月堤一道長二千五百丈每歲加修勿怠
清水河
豐縣
三河口
珠梅閘
石堤
楊莊閘
沙河埧
大王廟
沙河內改開殺水大支河一道入趙溝等泉會獨山湖又於羊童紙房各開支河一道創鑿趕牛溝埧以為障禦距石埧半里
支河
薛河石埧
沙河埧專為障攔沙水
鮎魚泉
帷城埧
頌家埧
尹家湖
翟家埧
甄家窪
皇輔埧
龍灣泉
白泉
溫泉
南石橋泉
荊溝泉
大烏泉
玉花泉
黃溝泉
三界灣泉
趕牛溝
帷城
薛河壩以泄餘流距
帷城埧收沙水餘流入鮎魚泉
頌家埧收沙水餘流出尹家湖印馬池
翟家埧收沙水餘流入甄家窪
皇輔埧遏沙水工流由支河會趙溝泉注南陽湖
以上三里等十八泉係滕縣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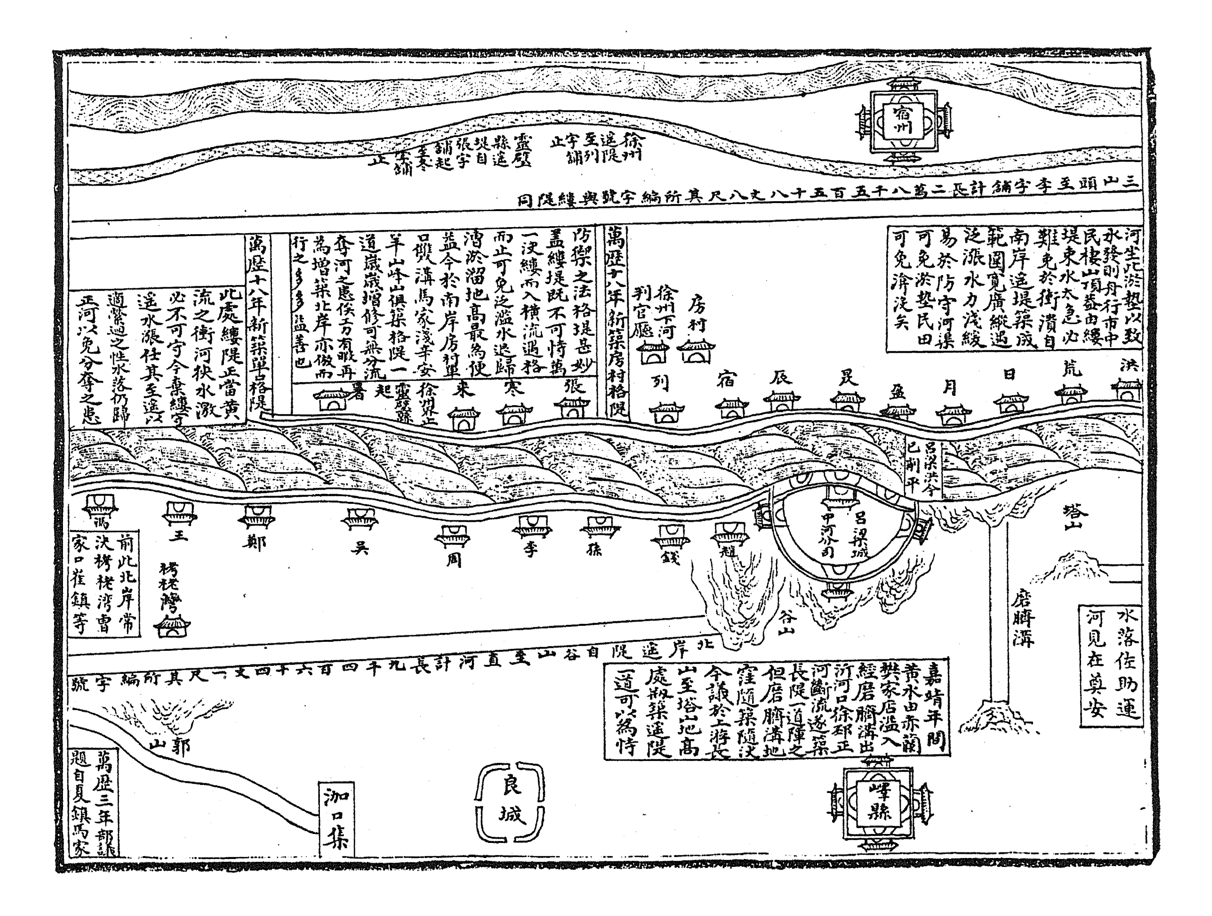
趙家園
華山
戚山
飛雲橋
沛縣
嘉靖四十五年黃河復決沛縣二三等舖衝入運河亦由湖陵城口入湖坡本年九月馬家橋堤成障水南趨至冬沛縣斷流
沛縣舊運河淤
回回墓天河隆慶三年開引昭陽湖水濟運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等縣楊家口梁靖呉士舉等處衝入雞鳴臺嘉靖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谷亭十一年十二年水俱不至十三年廟道口淤塞
新建閘
引泉濟運
昭陽湖
夏鎮司
沛縣丞署
馬家橋閘
西柳莊閘
佃户屯
滿家閘
夏鎮閘
戚城滕縣
主簿住
微山湖
赤山湖
夛裡溝堤遏薛水中流由支河入呂孟湖出地浜溝入運
王家口壩遏薛水土流由支河至夛裡溝
夛裡溝壩
王家口壩
東邵壩
東邵壩五里
薛城孟嘗君封地
薛河內自王家口壩改開殺水大支河一道令其全派凡百里會入呂孟湖下地浜溝又於東邵閘支河一道會黃溝泉入佃户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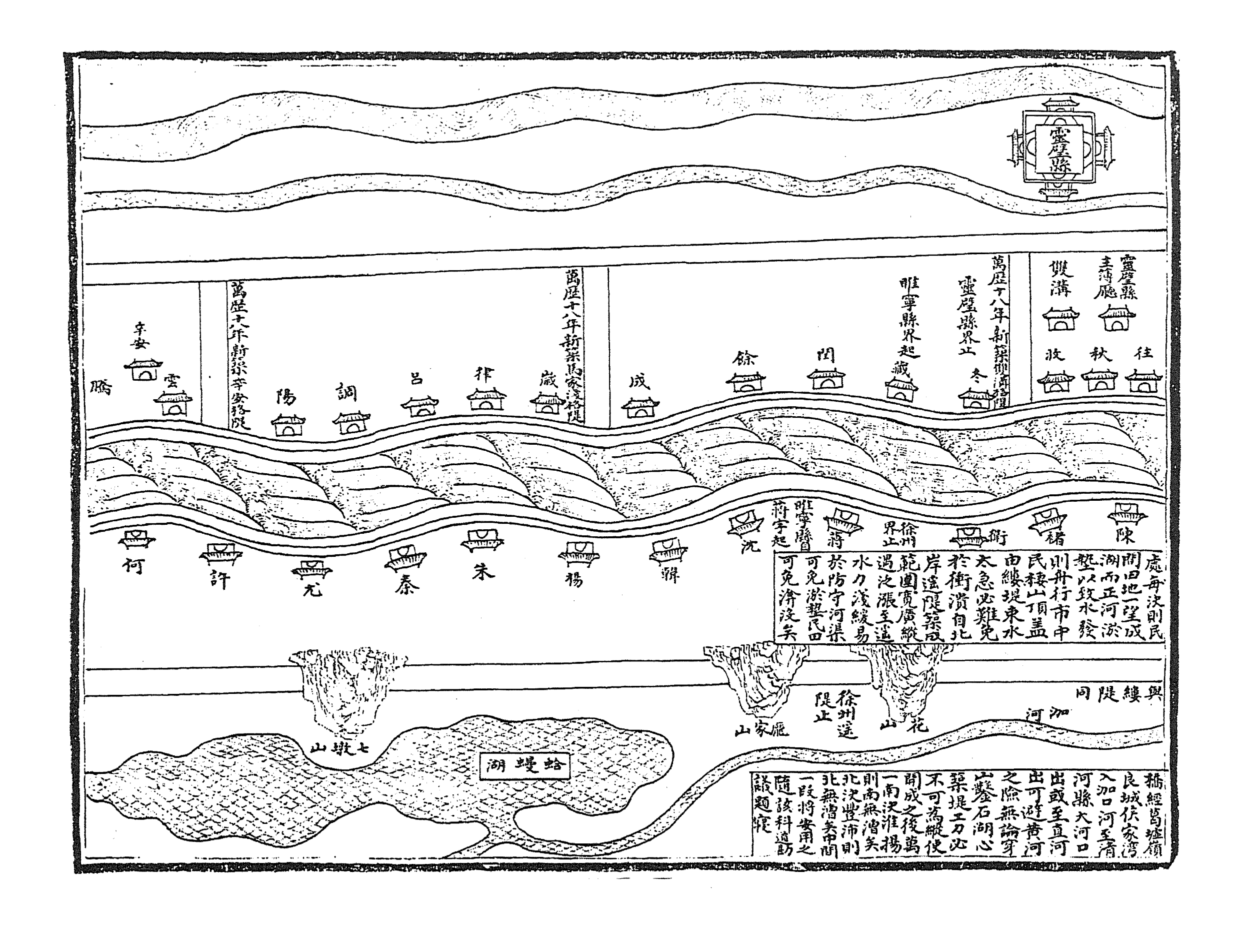
新遷蕭縣
舊蕭縣
汴河支流淤
徐溪口
兩河口
石城
胡佃溝
萬曆十八年
支將軍廟
茶城口淤
牛角灣堤
舊河埽
此隆慶六年所築縷水堤萬曆八年大加幇築萬曆十八年又復加幇徐運河閘鍵以後須歲加修防
嘉靖四十四年黃水異常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泛溢自沙河至徐州全河俱入北股至曹縣棠林集以下西北分二股南一股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一股遶豐縣華山而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分十三股至胡陵城口散漫湖坡達徐隆慶六年敕築縷水長堤捍之水不北侵萬曆六年築郭家大壩過之南徙迄今由濁河至鎮口會運河並流達徐
正德四年河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八年飛雲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閘西
留城以新河至此接舊河
自留城至茶城嘉靖四十四年淤塞次年開復凡五十五里
黃家閘
留侯廟
留城閘
呂孟湖
張庄湖
地浜溝
梁境閘
內華閘
新築伊家林橫堤
梁山
境山
許池泉
許有泉
溫泉
龍王泉
搬井泉
以上搬井等五泉係嶧縣管
運鈔河
隆慶二年題議留城佃戶乞兩岸包砌石堤
嘉靖四十四年黃水由馬家橋直泄地浜溝流湧須洞於是舊河沛縣上下二百里俱淤成平地次年開復留城至境山新舊相接漕船始通又創建東岸隄五十三里遏水順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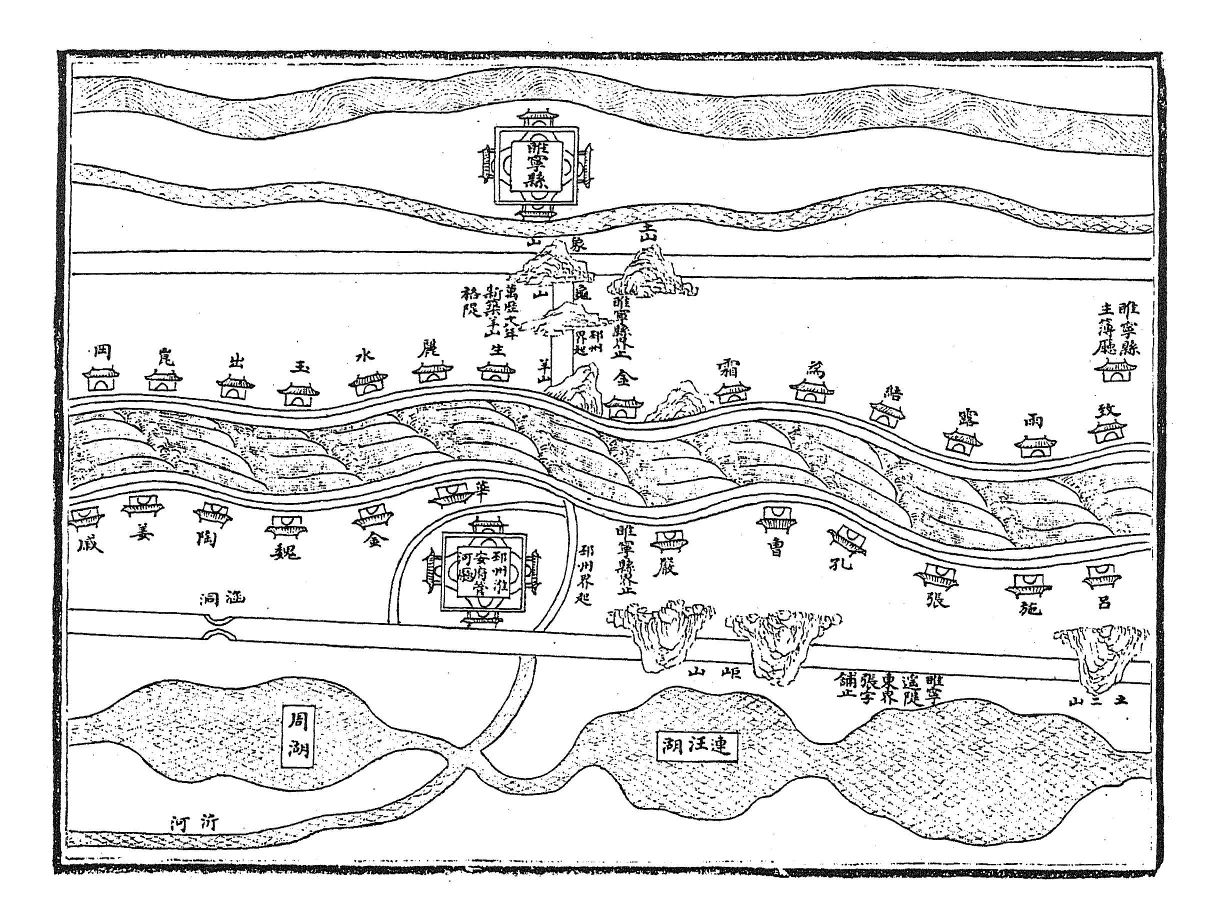
小河上源
三山
南岸遥堤自
魁山
石佛山
永固湖
姬村湖
臺頭山
孤山
九里山
黃河
徐州
創鑿魁山支河一道
徐州洪今已削平見建廻瀾亭於其上
前此南岸常決房村曲頭集等處每決則民間田地一望成湖而正
天
地
玄
黃
宇
宙
洞山
駱駝山
土山寺
張家店
赤蘭村
長山
子房山
廟山
小浮橋故道今淤伏秋大漲僅出三分之一
漕黃交會處
鎮口閘
徐州上河判官廳
古洪閘
新築戴家山横堤
戴家山
利國驛
張谷山
新築遥堤比照崔鎮等壩事例砌滾水石壩一座水張任其宣洩
此閘外乃泉河與黃河交會之處伏秋黃水大發灌入本口動至淤阻今添建鎮口古洪內華三閘如遇水發下板謹閉俟黃水消落即啓閘縱水外衝即有淤澱撈浚亦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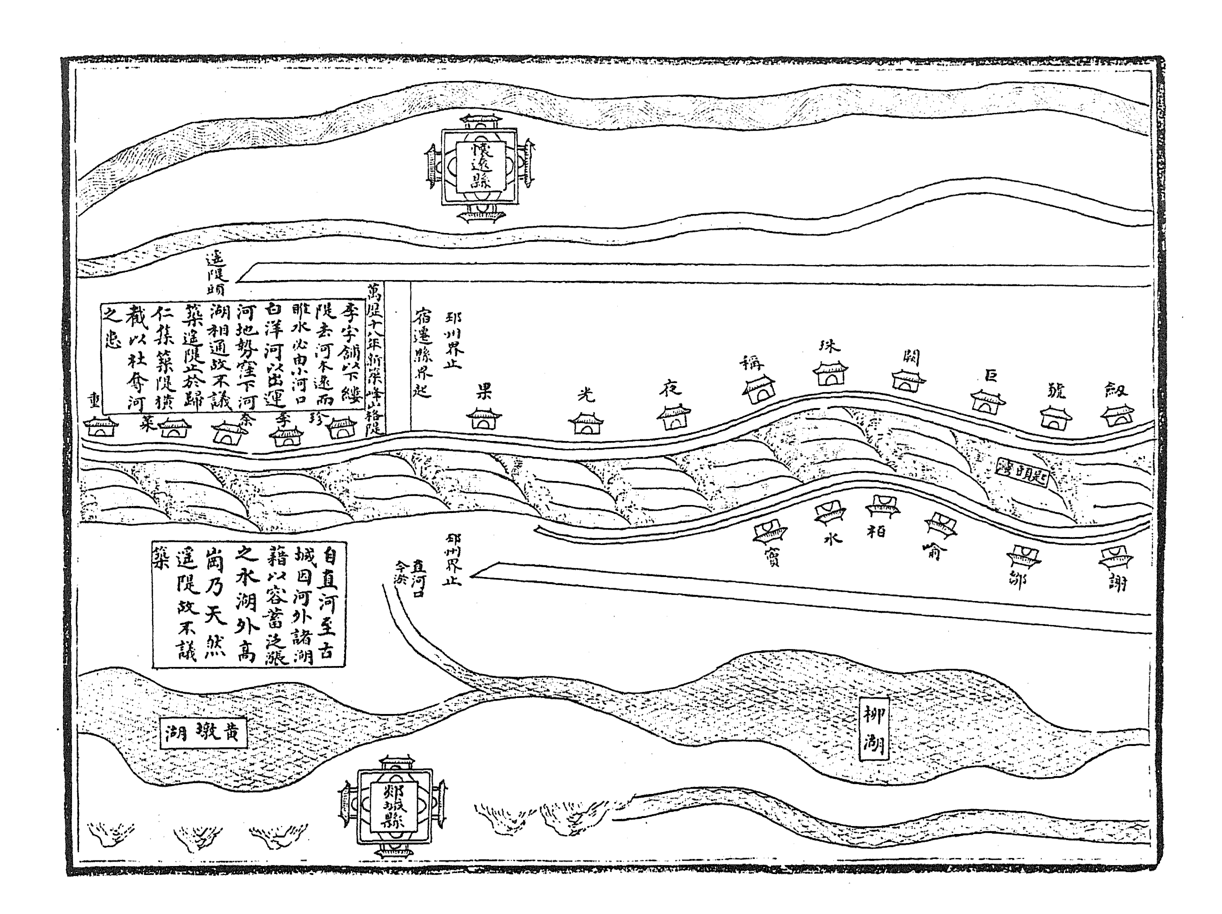
宿州
徐州遙隄列字至止
靈壁縣遙隄自張字起至李字舖止
三山頭至李字舖計長二萬八千五百五十八丈八尺其所編字號與縷隄同
河生北淤墊以致水發則舟行市中民棲山頂每由縷堤東水太急必難免於衝潰自南岸遙堤築成範圍寬廣縱遇泛漲水力淺緩易於防守河渠可免淤墊民田可免渰沒矣
萬歷十八年新築房村格隄
防禦之法格堤甚妙蓋縷堤既不可恃萬一決縷而入橫流遇格而止可免泛濫水退歸漕淤溜地高最為便益今於南岸房村單口與溝馬家淺辛安羊山峰山俱築格隄一道歲歲增修可無分流奪河之患俟工力有暇再為增築北岸亦倣而行之多多益善也
萬歷十八年新築單格隄
此處縷隄正當黃流之衝河狹水激必不可守今棄縷守遙水漲任其至遙以遂緊迴之性水落仍歸正河以免分奪之患
房村
徐州下河判官廳
洪
荒
日
月
盈
昃
辰
宿
列
張
寒
來
暑
起
靈璧縣
徐州界止
呂梁洪今已削平
呂梁城
中河分司
塔山
谷山
磨臍溝
水落佐助運河見在莫安
前此北岸常決梼梲灣曹家口崔鎮等
梼梲灣
王
鄭
吳
周
李
孫
錢
趙
北岸遙隄自谷山至直河計長九千四百六十四丈一尺其所編字號
嘉靖年間黃水由赤龍潭樊家店溢入經磨臍溝出沂河口徐邳正河斷流遂築長隄一道障之但磨臍溝地窪隨築隨決今議於上游長山至塔山地高處改築遙隄一道可以為恃
郭山
加口集
良城
峯縣
萬歷三年部題自夏鎮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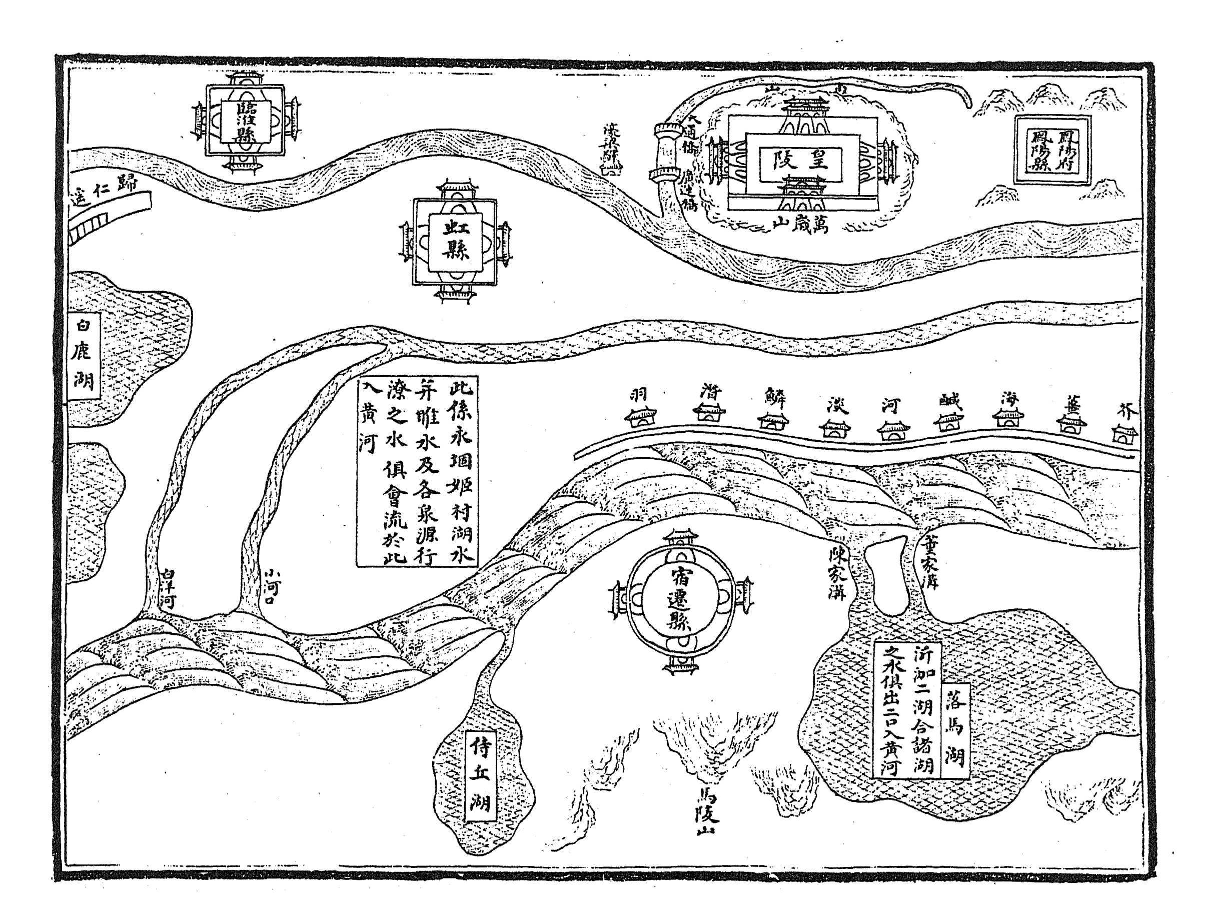


靈璧縣
靈璧縣主簿廳
雙溝
萬歷十八年新築雙溝隄
靈璧縣界止
睢寧縣界起
萬歷十八年新築馬家淺格隄
萬歷十八年新築辛安格隄
往
秋
收
冬
藏
閏
餘
成
歲
律
呂
調
陽
雲
騰
辛安
陳
褚
衛
徐州界止
蔣
睢寧縣蔣字起
沈
韓
楊
朱
秦
尤
許
何
處每決則民閒田地一望成湖而正河淤墊以致水發則舟行市中民棲山頂盖由縷堤束水太急必難免於衝潰自北岸遙隄築成範圍寬廣縱遇泛漲至遙水力淺緩易於防守河渠可免淤墊民田可免渰沒矣
與縷隄同
泇河
徐州遙隄止
雁家山
花山
七墩山
蛤蟆湖
擬經葛墟嶺良城侯家灣入泇口河至清河縣大河口出或至直河出可避黃河之險無論穿山鑿石湖心築堤工力必不可為縱使開成之後萬一南決淮揚則南無漕矣北決豐沛則北無漕矣中間一段將安用之隨該科道訪議題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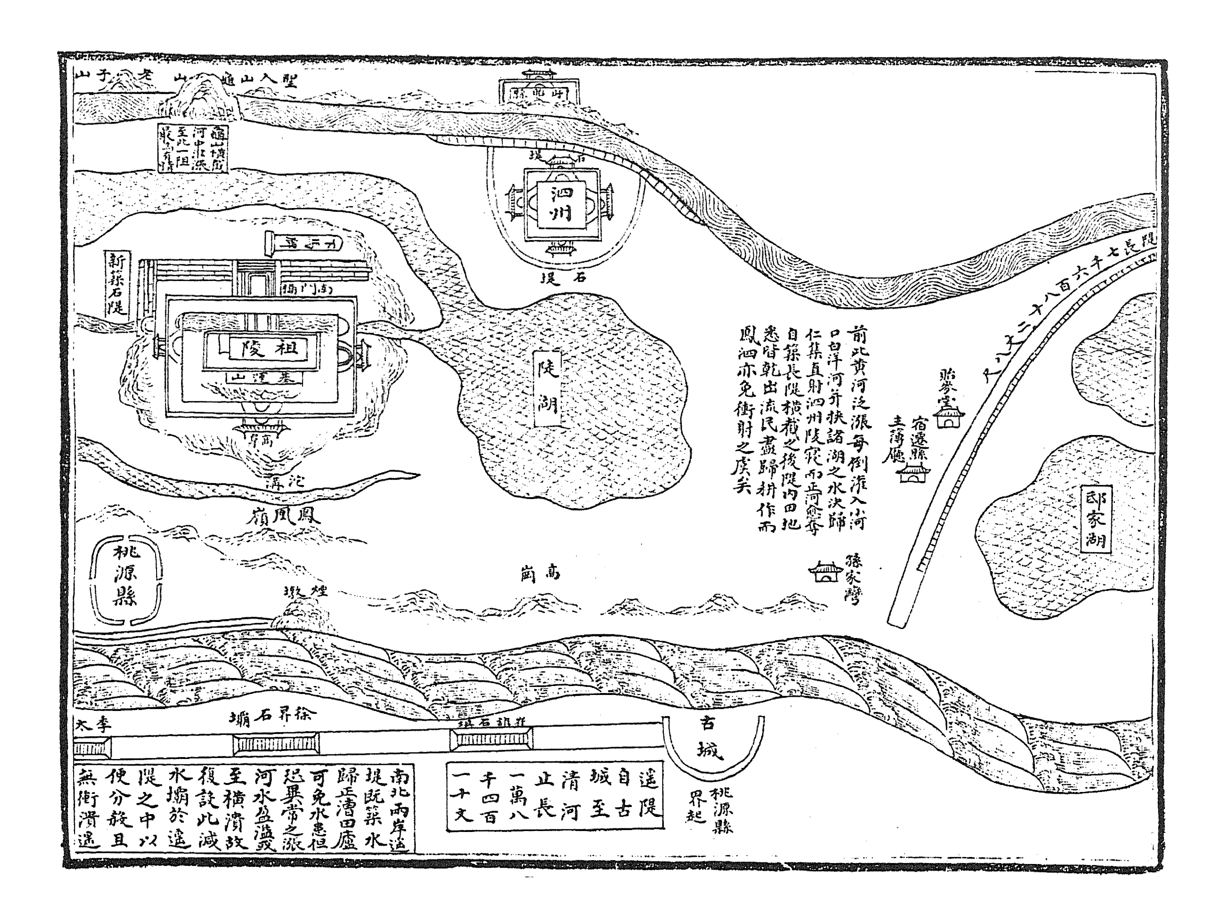


睢寧縣
邳州淮安府管河廳
睢寧縣主簿廳
周湖
連汪湖
沂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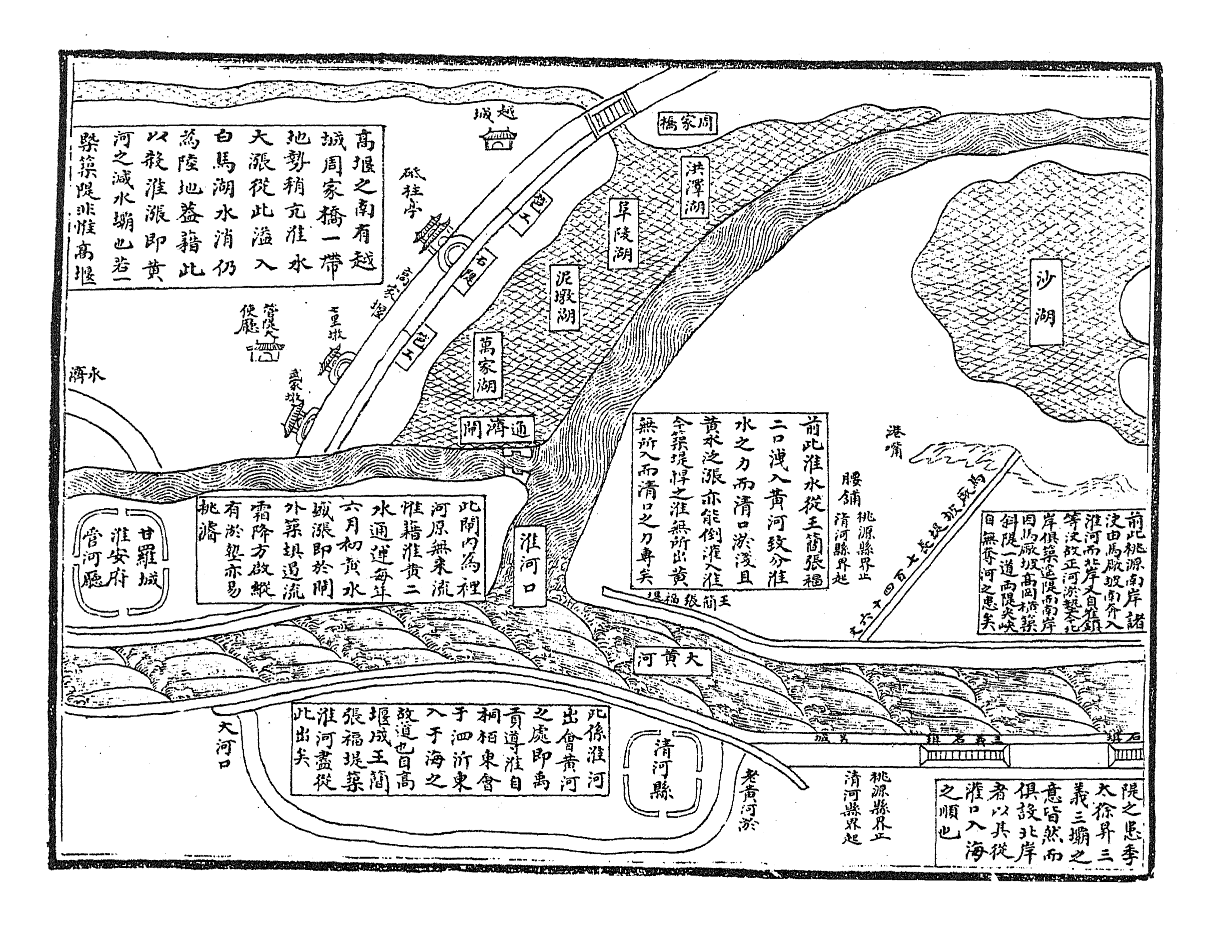

懷遠縣
遙隄頭
萬曆十八年新築峰山格隄
李字舖以下縷隄去河不遠而睢水必由小河口白洋河以出運河地勢窪下河湖相通故不議築遙隄止於歸仁集築隄横截以杜奔河之患
宿遷縣界起
邳州界止
重
菜
柰
李
珍
果
光
夜
稱
珠
闕
巨
號
劍
賓
水
柏
謝
邳州界止
直河口
今淤
自直河至古城因河外諸湖藉以容蓄泛漲之水湖外高崗乃天然遙隄故不議築
黃墩湖
柳湖
郯城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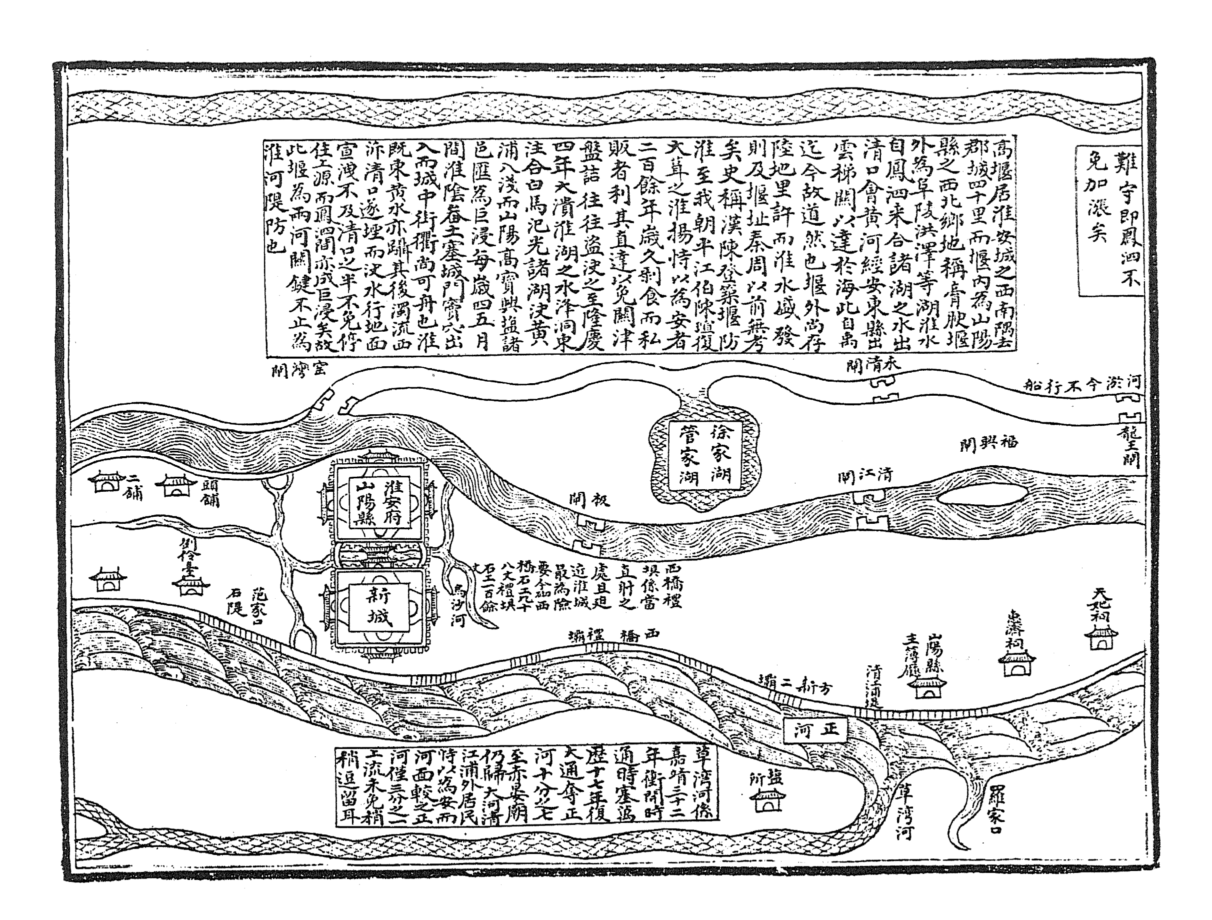
臨淮縣
歸仁隄
大通橋
廣運橋
皇陵
萬歲山
鳳陽府
鳳陽縣
虹縣
白鹿湖
此係永㟥姬村湖水并睢水及各泉源行潦之水俱會流於此入黃河
羽
潛
鱗
淡
河
鹹
海
薑
芥
白洋河
小河口
宿遷縣
陳家溝
董家溝
侍丘湖
馬陵山
落馬湖
沂泇二湖合諸湖之水俱出二口入黃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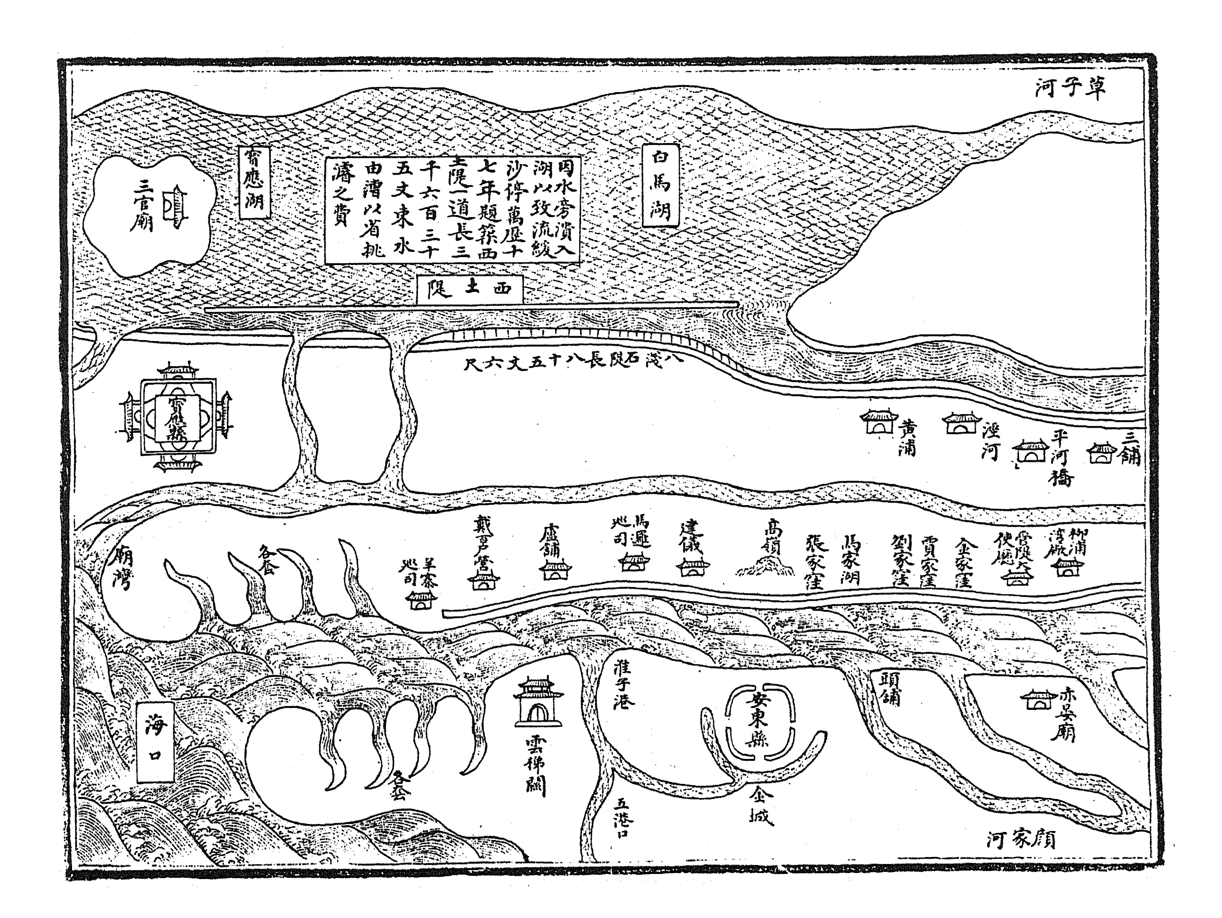


聖人山
龜山
老子山
盱眙縣
龜山横截河中北流至此一阻最為有情
泗州
石堤
新築石隄
祖陵
基運山
鳳凰嶺
桃源縣
煙墩
高崗
孫家灣
宿遷縣主簿廳
郎家湖
隄長七千六百八十二丈八尺
前此黄河泛漲每倒灌入小河口白洋河并挾諸湖之水決歸仁集直射泗州陵寢而正河愈奪自築長隄横截之後隄内田地悉皆乾出流民盡歸耕作而鳳泗亦免衝射之虞矣
李太
徐昇石壩
古城
桃源縣界起
遥隄自古城至清河止長一萬八千四百一十丈
南北兩岸遥堤既築水歸正漕田廬可免水患但恐異常之漲河水盈溢致至横潰故復設此減水壩於遥隄之中以便分洩且無衝潰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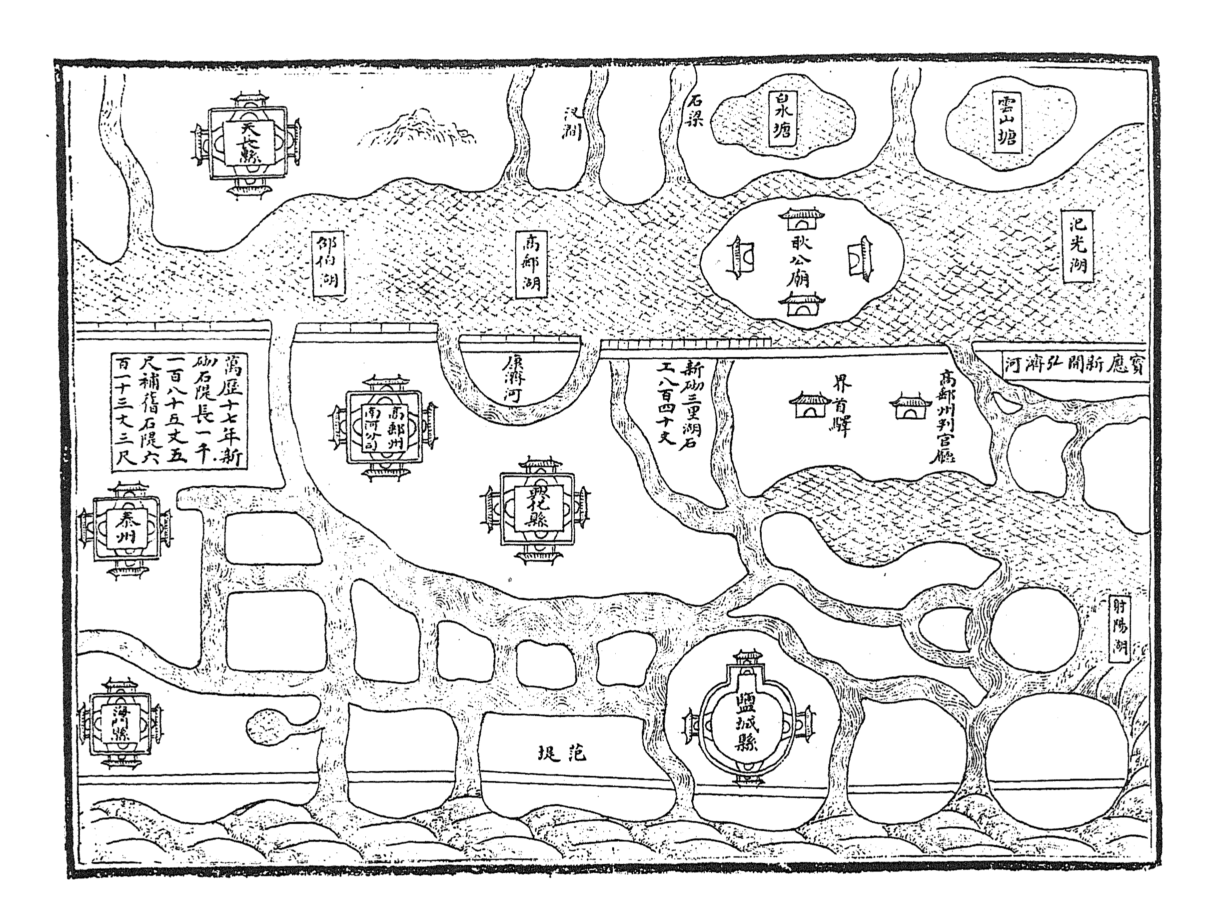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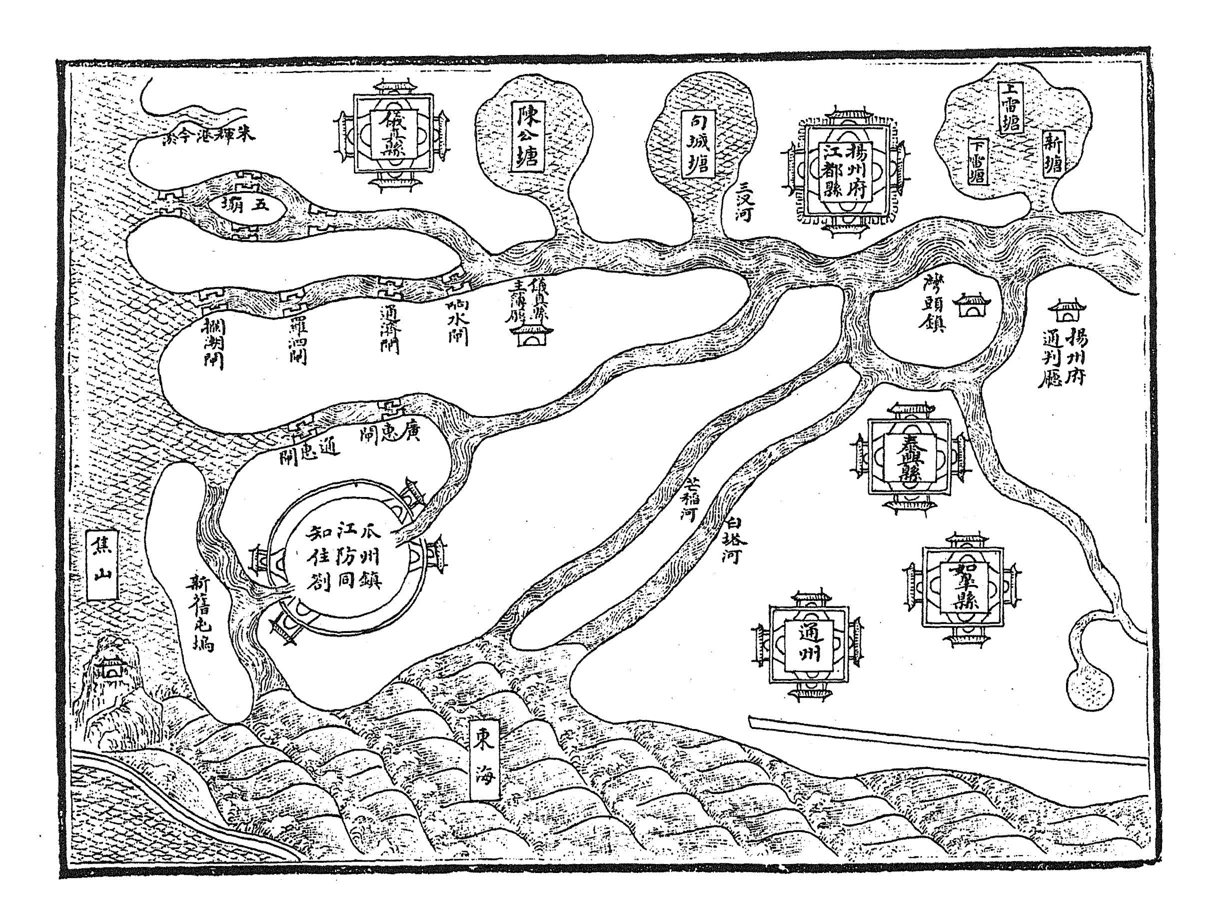
高堰之南有越
城周家橋一帶
地勢稍亢淮水
大漲從此溢入
白馬湖水消仍
為陵地葢藉此
以殺淮漲即黄
河之減水壩也若一
槩築隄非惟高堰
越城
周家橋
洪澤湖
阜陵湖
泥墩湖
萬家湖
沙湖
砥柱亭
高家堰
七里墩
武家墩
管隄大使廳
通濟閘
港嘴
此閘内為裡
河原無來流
惟藉淮黄二
水通運每年
六月初黄水
城漲即於閘
外築壩遏流
霜降方啟敝
有淤墊亦易
挑濬
甘羅城
淮安府
管河廳
淮河口
前此淮水從王簡張福
二口洩入黄河致分淮
水之力而清口淤淺且
黄水之漲亦能倒灌入淮
今築堤捍之淮無所出黄
無所入而清口之力專矣
腰鋪
桃源縣界止
清河縣界起
王簡張福堤
馬廠坡堤長七百四十六丈
前此桃源南岸諸
決由馬廠坡南奔入
淮河而北岸大自崔鎮
等決故正河淤墊今北
岸俱築遥隄南岸
因馬廠坡高岡橫築
斜隄一道兩隄夾峙
自無奪河之患矣
大黄河
大河口
此係淮河
出會黄河
之處即禹
貢導淮自
桐栢東會
于泗沂東
入于海之
故道也自高
堰成王簡
張福堤築
淮河盡從
此出矣
清河縣
老黄河淤
桃源縣界止
清河縣界起
石堤
吴城
隄之患季
大徐昇三
義三壩之
意皆然而
俱設北岸
者以其從
灌口入海
之順也


難守即鳳泗不
免加漲矣
高堰居淮安城之西南隅去
郡城四十里而堰内為山陽
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
外為阜陵洪澤等湖淮水
自鳳泗来合諸湖之水出
清口會黄河經安東縣出
雲梯關以達於海此自禹
迹今故道然也堰外尚存
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
則及堰址秦周以前無考
矣史稱漢陳登築堰防
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
大葺之淮揚恃以為安者
二百餘年歲久剝食而私
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
盤詰往往盜決之至隆慶
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洚洞東
注合白馬汜光諸湖決黄
浦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諸
邑匯為巨浸每歲四五月
間淮陰畚土塞城門竇穴出
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
既東黄水亦躡其後濁流西
泝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
宣洩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
住上源而鳳泗間亦成巨浸矣故
此堰為兩河關鍵不止為
淮河隄防也
宝灣閘
永清閘
河淤今不行船
龍王閘
福興閘
清江閘
板閘
徐家湖
管家湖
淮安府
山陽縣
新城
頭舖
二舖
劉伶臺
范家口
石隄
烏沙河
西橋禮
壩係當
直射之
處且廹
近淮城
最為險
要今砌西
橋石工九千
八丈禮壩
石工一百餘
丈
西橋禮壩
方新二壩
清江浦隄
山陽縣
主簿廳
惠濟祠
天妃祠
正河
鹽所
草灣河
羅家口
草灣河係
嘉靖二十二
年衝開時
通時塞萬
歷十七年復
大通奪正
河十分之七
至赤晏廟
仍歸大河清
江浦外居民
恃以為安而
河面較之正
河僅三分之一
上流未免稍
稍逗留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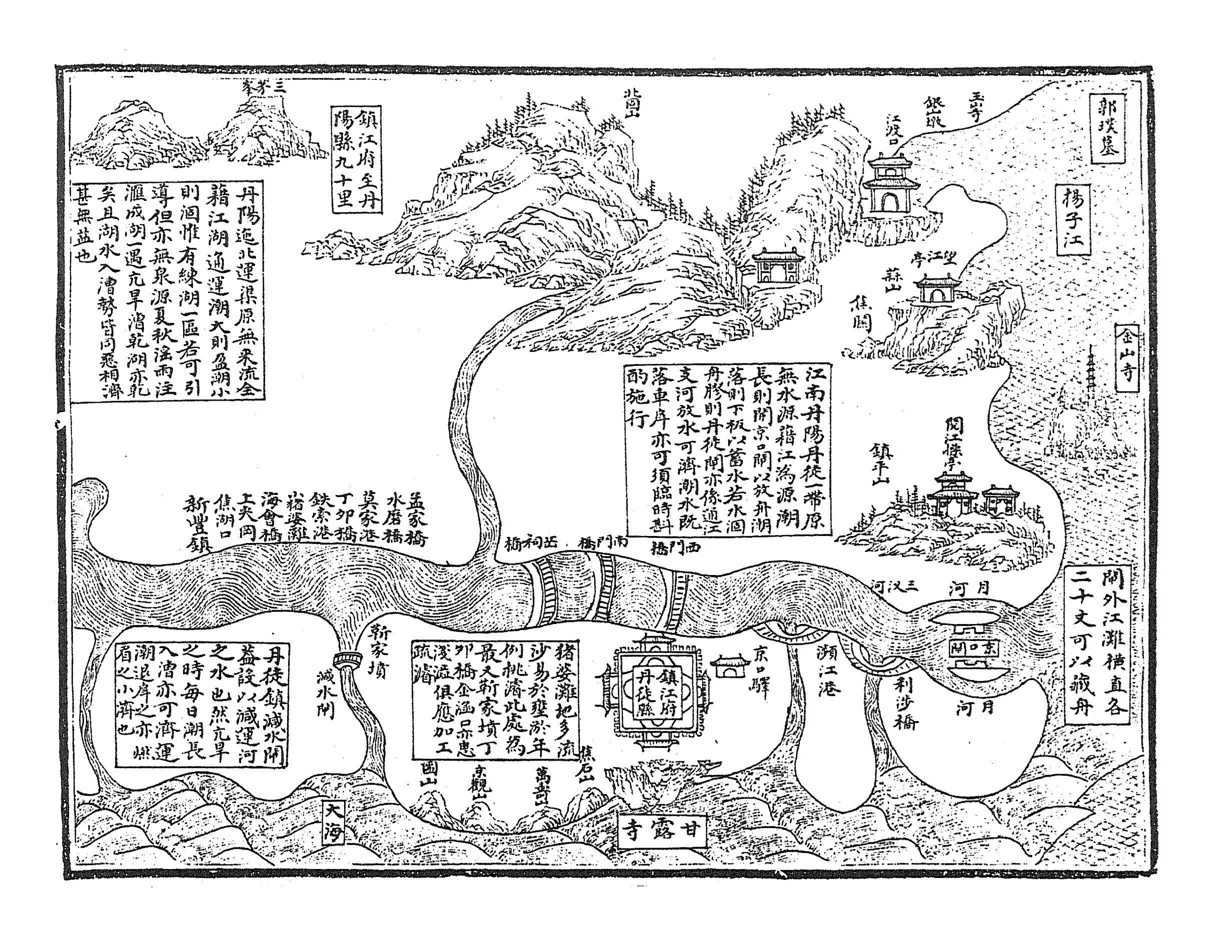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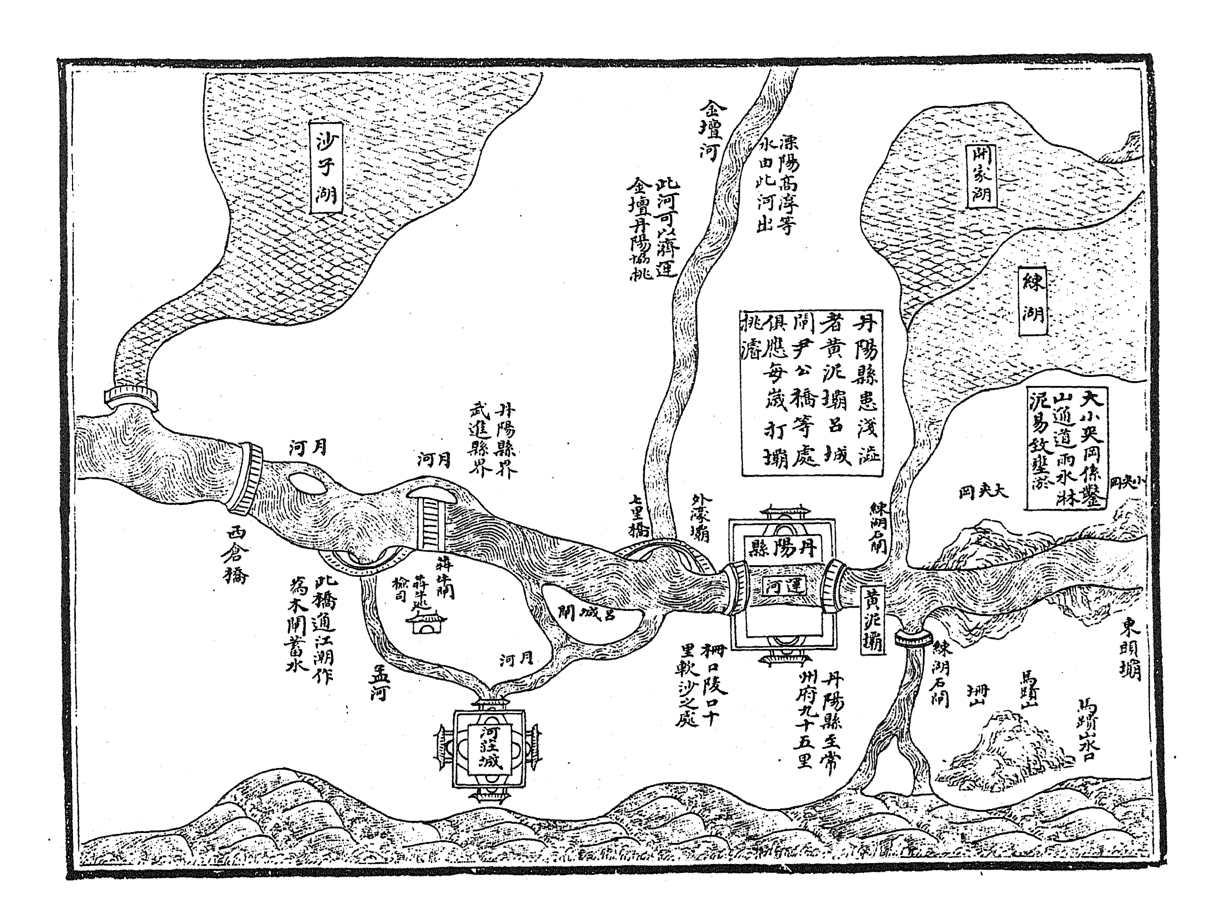
草子河
三官廟
寶應湖
白馬湖
因水旁潰入湖以致流綫沙停萬歷十七年題築西土隄一道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東水由漕以省挑濬之費
西土隄
八淺石隄長八十五丈六尺
寶應縣
黃浦
涇河
平河橋
三舖
廟灣
各套
羊寨巡司
戴百戶營
盧舖
馬邏巡司
建儀
高嶺
張家窪
馬家湖
劉家窪
賈家窪
金家窪
官隄大使廳
柳浦灣廠
海口
各套
雲梯關
淮子港
安東縣
金城
五港口
頭舖
赤晏廟
顏家河


天長縣
汊澗
石梁
白水塘
雲山塘
邵伯湖
高郵湖
耿公廟
氾光湖
寳應新開弘濟河
康濟河
萬曆十七年新砌石隄長一千一百八十五丈五尺補舊石隄六百一十三丈三尺
高郵州
南河分司
興化縣
新砌三里湖石工八百四十丈
界首驛
高郵州判官廳
泰州
射陽湖
海門縣
鹽城縣
范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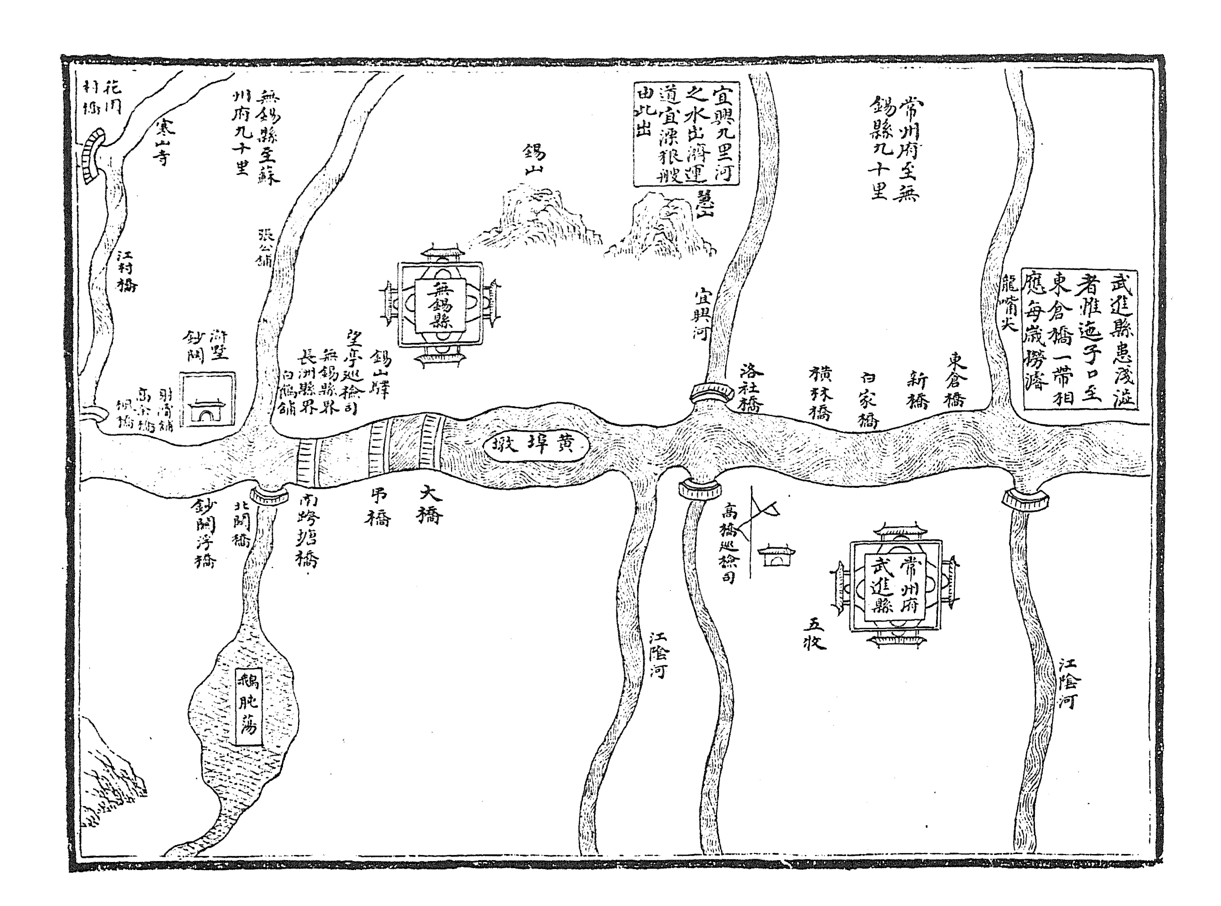


朱輝港今淤
儀真縣
陳公塘
句城塘
揚州府江都縣
上雷塘
下雷塘
新塘
五塘
三汊河
儀真縣主簿廳
響水閘
通濟閘
羅泗閘
攔潮閘
灣頭鎮
揚州府通判廳
廣惠閘
通惠閘
瓜州鎮江防同知住劄
泰興縣
如皐縣
通州
芒稻河
白塔河
焦山
新舊屯塢
東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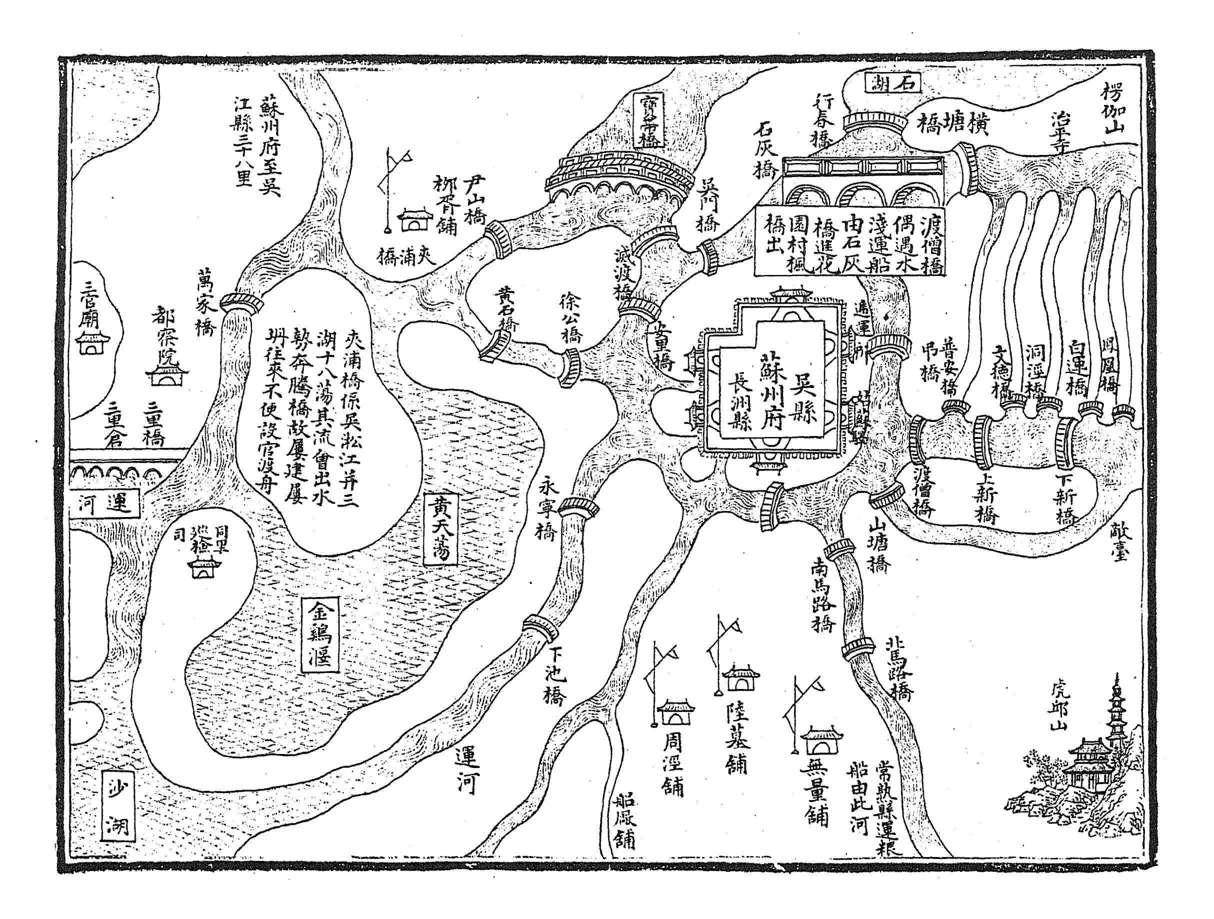

三茅峯
鎮江府至丹陽縣九十里
郭璞墓
揚子江
望江亭
蒜山
金山寺
丹陽迤北運渠原無來流全藉江湖通運潮大則盈潮小則涸惟有練湖一區若可引導但亦無泉源夏秋淫雨注滙成湖一遇亢旱消乾湖亦乾矣且湖水入漕勢皆同悉相濟甚無益也
江南丹陽丹徒一帶原無水源藉江為源潮長則開京口閘以放舟潮落則下板以蓄水若水涸舟膠則丹徒閘亦係通江支河放水可濟潮水既落車戽亦可須臨時斟酌施行
孟家橋
水磨橋
莫家港
丁卯橋
鉄索港
豬婆灘
海會橋
上夾岡
焦湖口
新豐鎮
南門橋
西門橋
三汊河
月河
閘外江灘橫直各二十丈可以艤舟
京口閘
月河
利涉橋
京口驛
鎮江府丹徒縣
靳家墳
減水閘
丹徒鎮減水閘蓋設以減運河之水也然亢旱之時每日潮長入漕亦可濟運潮退戽之亦縣看之小濟也
豬婆灘地多流沙易於壅淤年例桃濬此處為最又靳家墳丁卯橋金涵呆患淺澁俱應加工疏濬
團山
京觀山
焦石山
大海
甘露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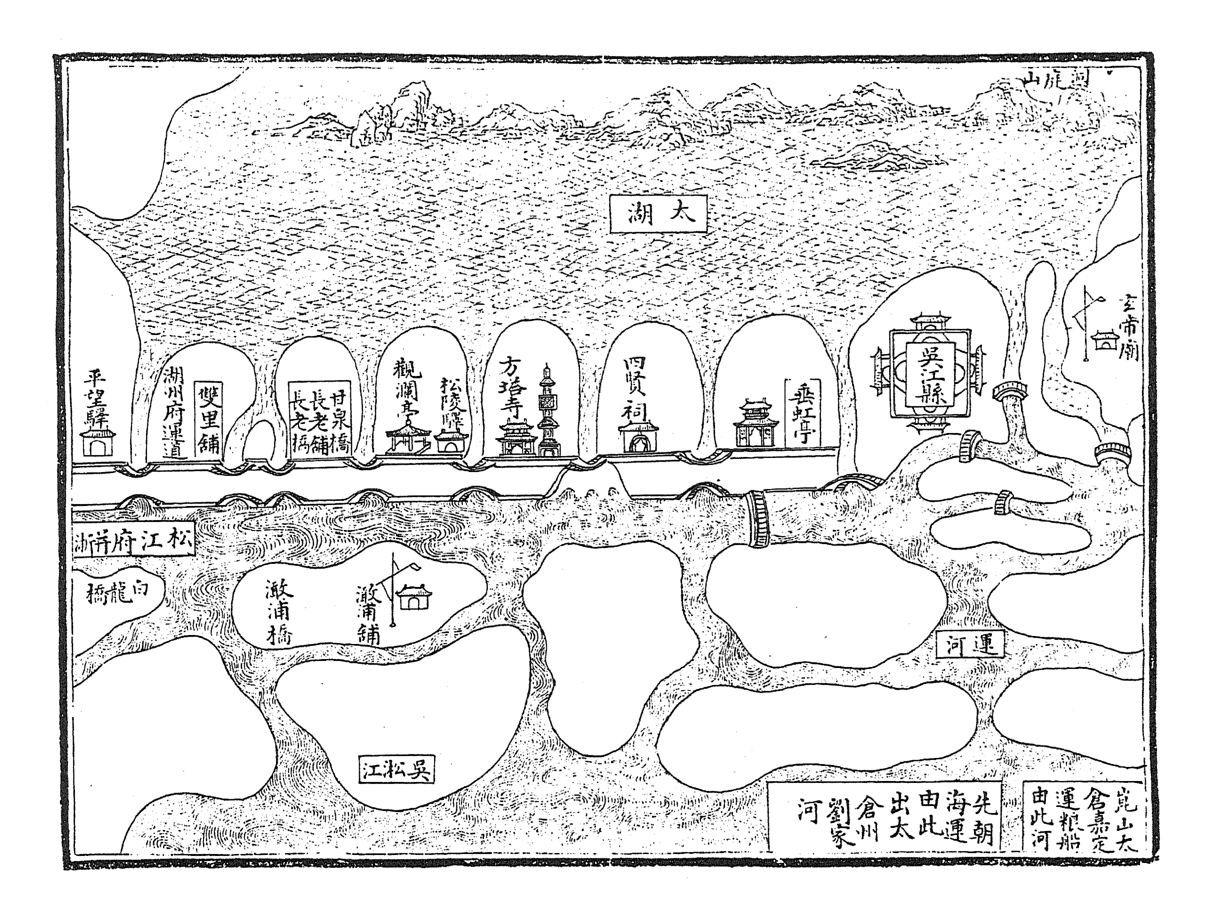
沙子湖
金壇河
此河可以濟運
金壇丹陽協挑
溧陽高淳等
水由此河出
丹陽縣患淺澁
者黄泥壩呂城
閘尹公橋等處
俱應每歳打壩
挑濬
開家湖
練湖
大小夾岡係鑿
山通道雨水淋
泥易致壅淤
大夾岡
小夾岡
月河
月河
丹陽縣界
武進縣界
西倉橋
此橋通江湖作
爲木閘蓄水
犇牛閘
犇牛巡檢司
七里橋
外濠壩
丹陽縣
運河
練湖石閘
黄泥壩
呂城閘
月河
孟河
河莊城
柵口陵口十
里軟沙之處
丹陽縣至常
州府九十五里
練湖石閘
馬蹟山
馬蹟山水口
東頭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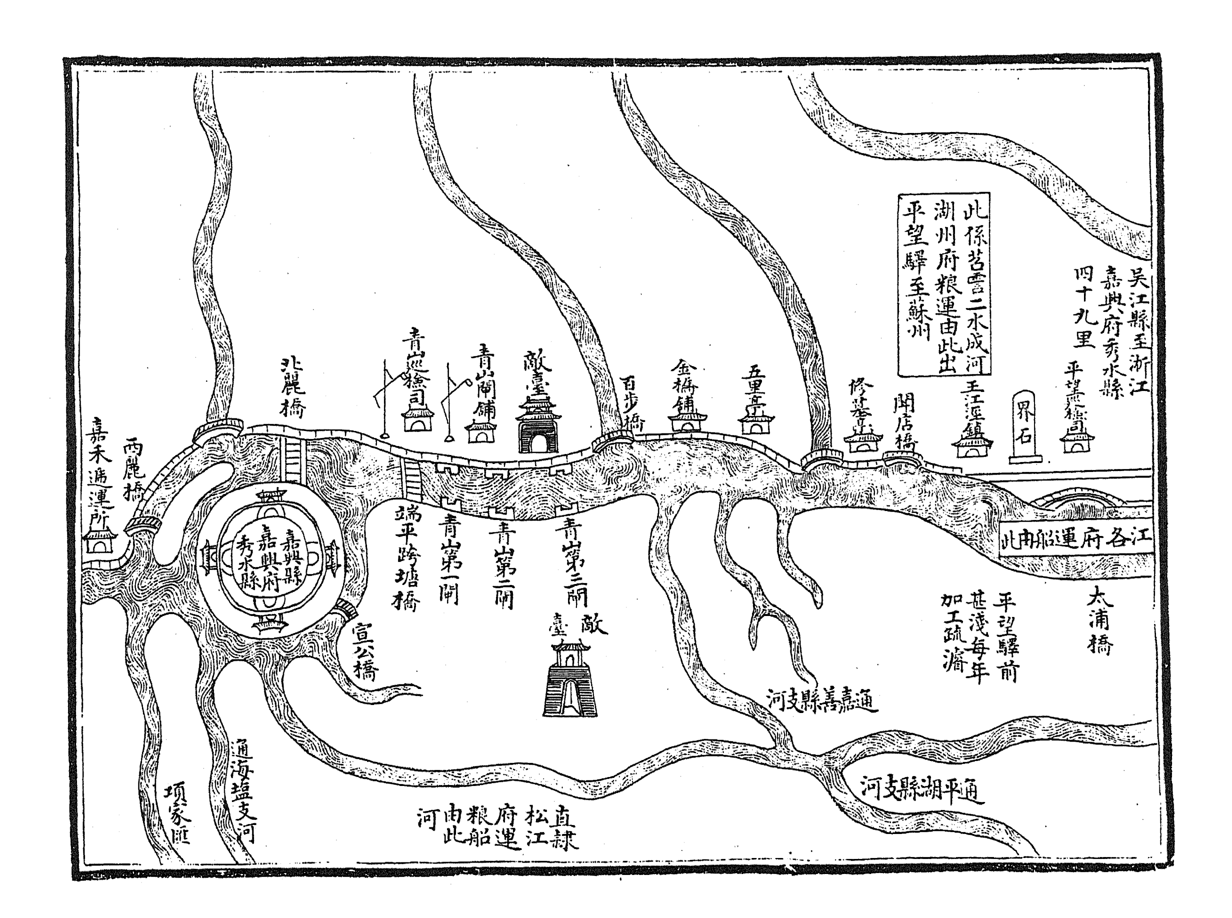


寒山寺
無錫縣至蘇州府九十里
錫山
宜興九里河之水出滸運道宜溧粮艘由此出
惠山
常州府至無錫縣九十里
張公舖
江村橋
無錫縣
宜興河
武進縣患淺澁者惟迤子口至東倉橋一帶相應每歲撈濬
龍嘴尖
滸墅鈔關
望亭巡檢司
錫山驛
無錫縣長洲縣界
白鶴舖
洛社橋
橫林橋
白家橋
新橋
東倉橋
黄埠墩
鈔關浮橋
北關橋
南跨塘橋
弔橋
大橋
高橋巡檢司
常州府武進縣
五牧
江陰河
江陰河
鵝肫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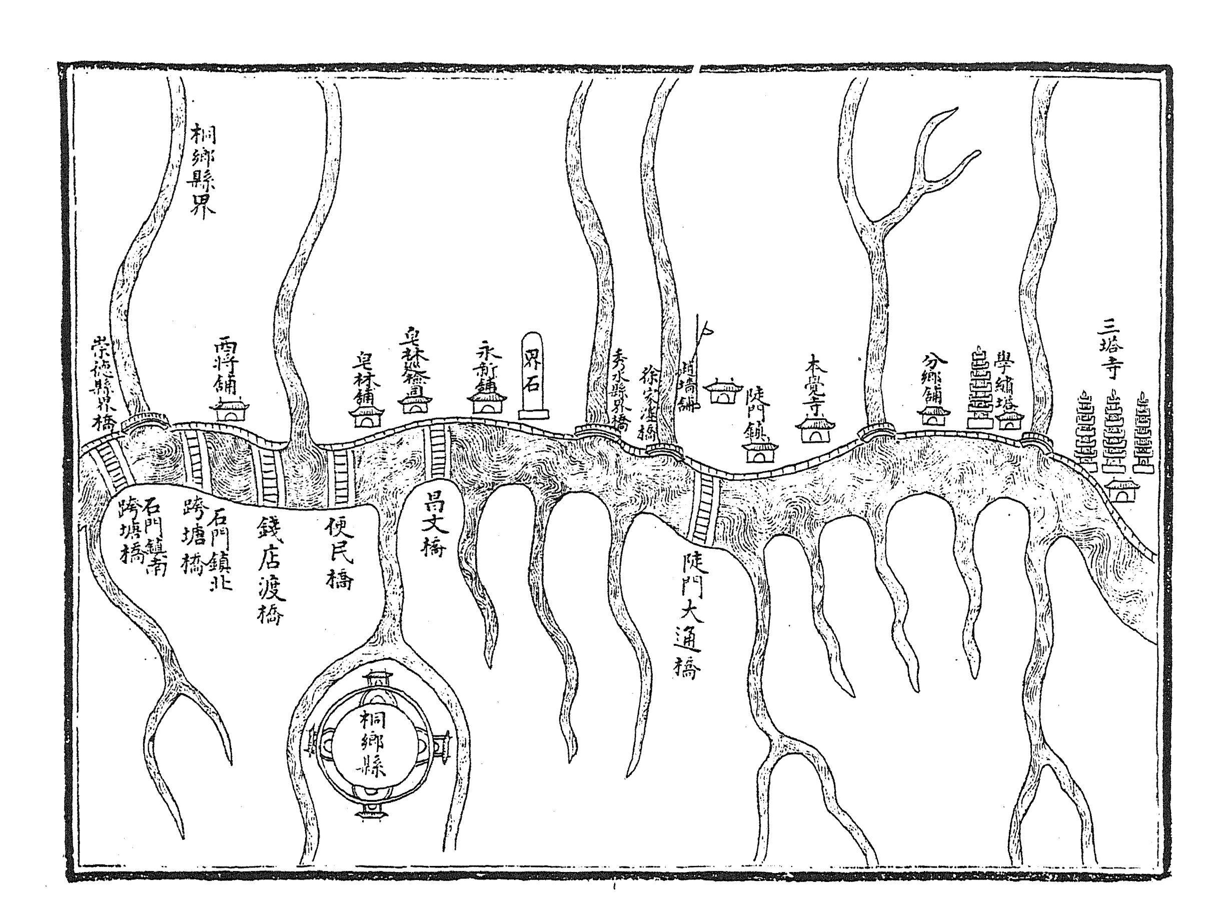


石湖
寶帶橋
行春橋
橫塘橋
楞伽山
治平寺
石灰橋
吳門橋
渡僧橋偶遇水淺運船由石灰橋進花園村楓橋出
蘇州府至吳江縣三十八里
尹山橋
柳胥鋪
夾浦橋
滅渡橋
黃石橋
徐公橋
安里橋
通運所
吳縣
蘇州府
長洲縣
普安橋
文德橋
洞涇橋
白運橋
鳳凰橋
萬家橋
三官廟
都察院
夾浦橋係吳淞江并三湖十八蕩其流會出水勢奔騰橋故屢建屢圮往來不便設官渡舟
三里倉
三里橋
運河
黃天蕩
永寧橋
渡僧橋
上新橋
下新橋
山塘橋
敵臺
金鷄漊
南馬路橋
北馬路橋
下池橋
周涇鋪
陸墓鋪
無量鋪
虎邱山
運河
常熟縣運粮船由此河
船履鋪
沙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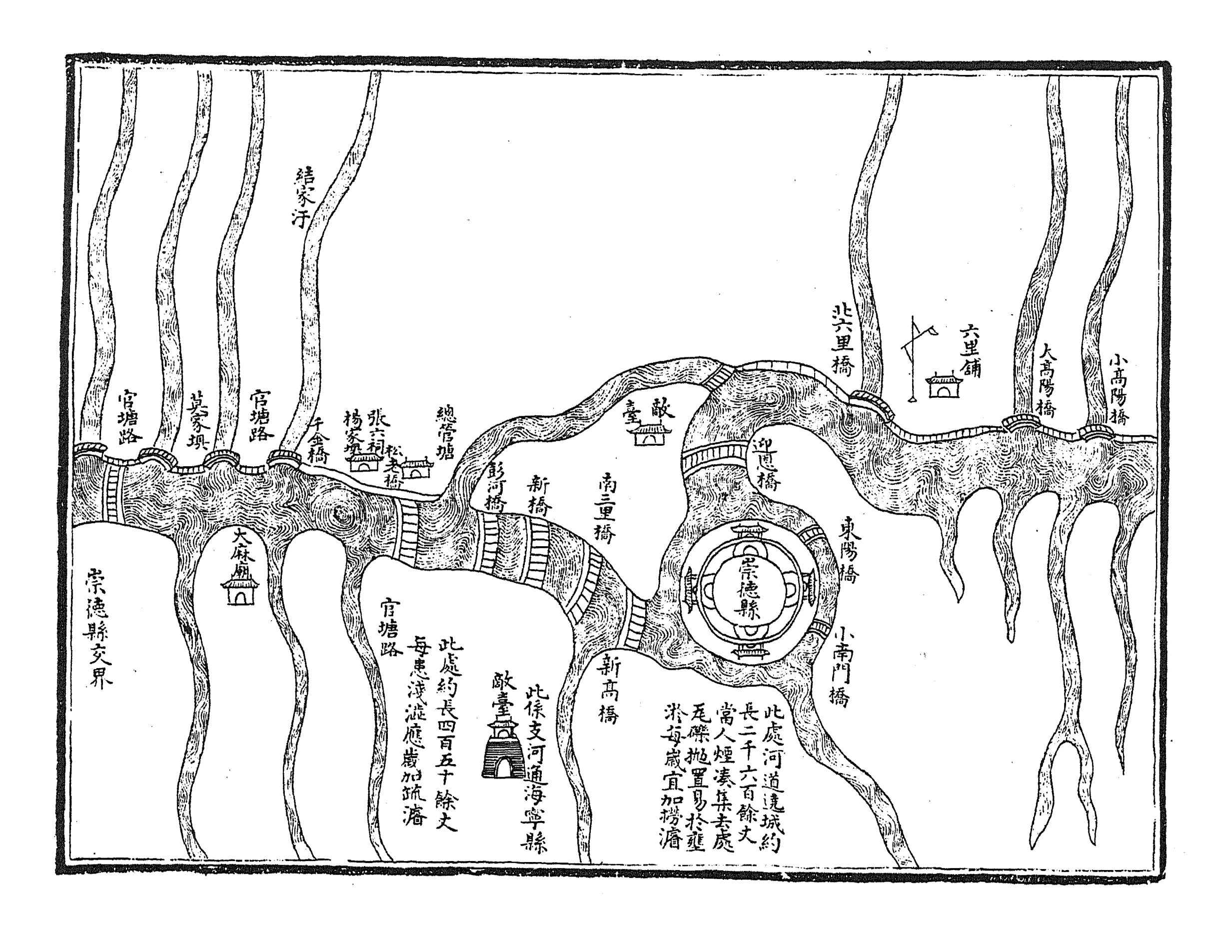

洞庭山
太湖
玄帝廟
吳江縣
垂虹亭
四賢祠
方塔寺
松陵驛
觀瀾亭
甘泉橋
長老舖
長老橋
雙里舖
湖州府運道
平望驛
松江府界
白龍橋
澉浦橋
澉浦舖
運河
吳淞江
先朝海運由此出太倉州劉家河
崑山太倉嘉定運粮船由此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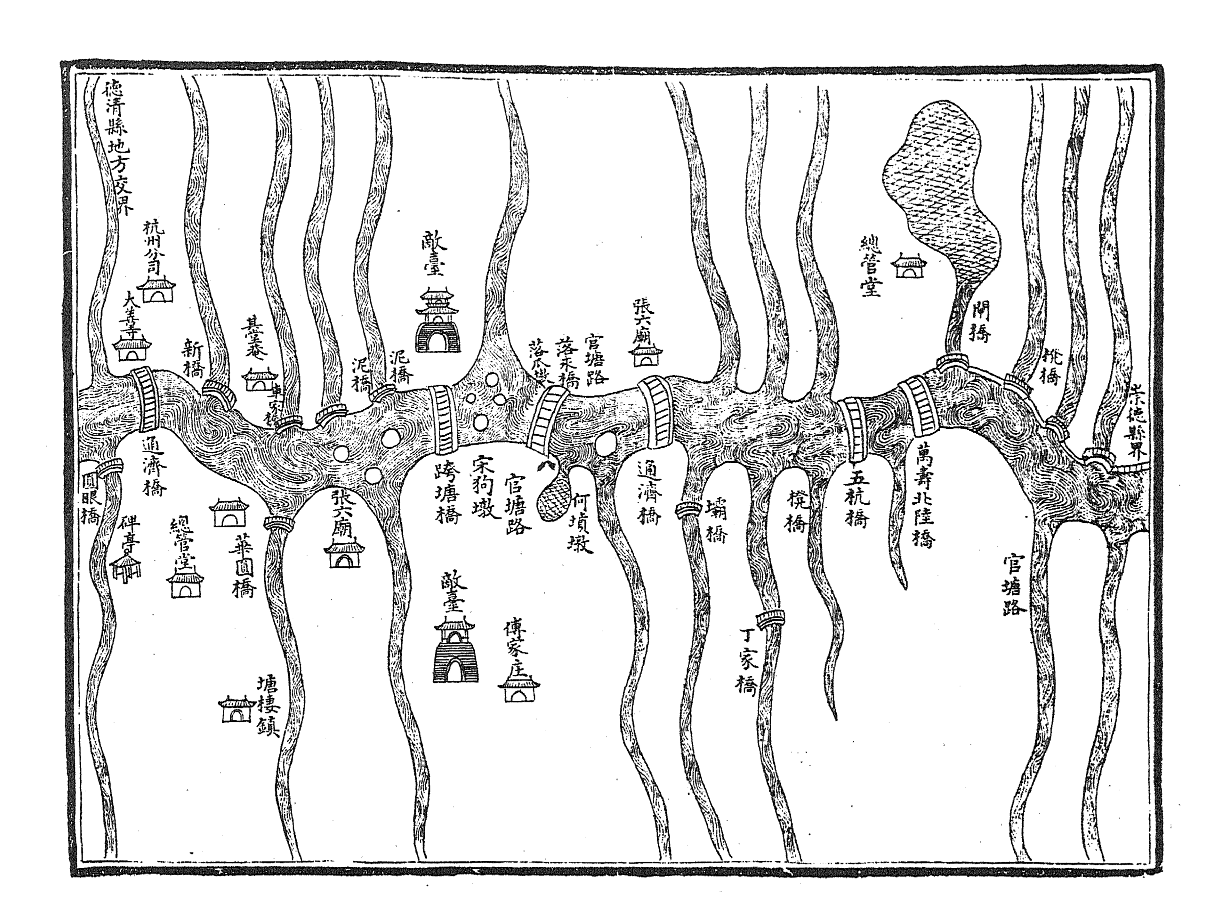
此係苕霅二水成河
湖州府粮運由此出
平望驛至蘇州
吴江縣至浙江
嘉興府秀水縣
四十九里
平望巡檢司
界石
王江涇鎮
聞店橋
修基亭
五里亭
金橋鋪
百步橋
敵臺
青山閘鋪
青巡檢司
北麗橋
西麗橋
嘉禾遞運所
嘉興府
嘉興縣
秀水縣
端平跨塘橋
青山第一閘
青山第二閘
青山第三閘
敵臺
宣公橋
江各府運船由此
太浦橋
平望驛前
甚淺每年
加工疏濬
通嘉善縣支河
通平湖縣支河
直隷松江府運粮船由此河
通海塩支河
項家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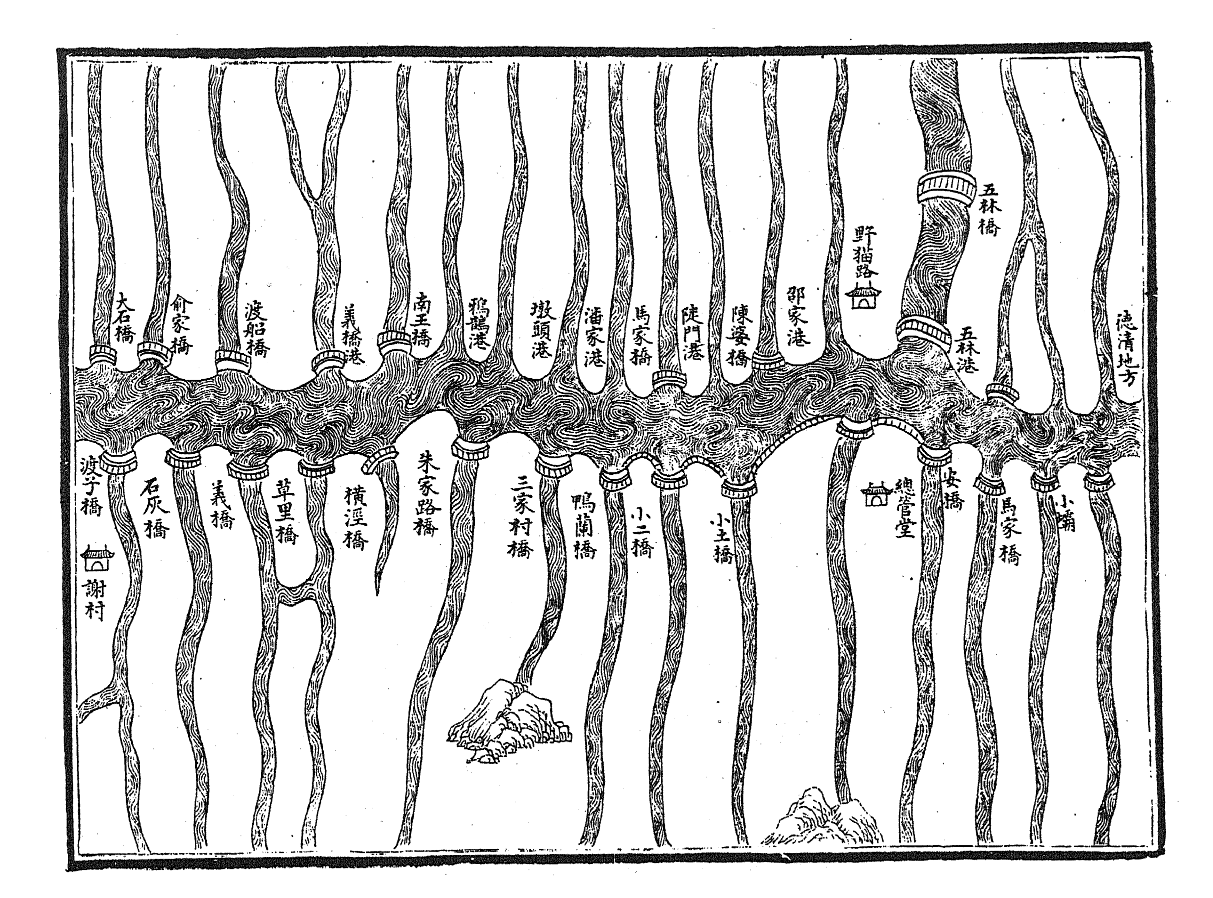
桐鄉縣界
崇德縣界橋
西將舖
皂林舖
皂林巡檢司
永新舖
界石
秀水縣界橋
徐家渡橋
陡門鎮
本覺寺
分鄉舖
三塔寺
石門鎮南跨塘橋
石門鎮北跨塘橋
錢店渡橋
便民橋
昌文橋
陡門大通橋
桐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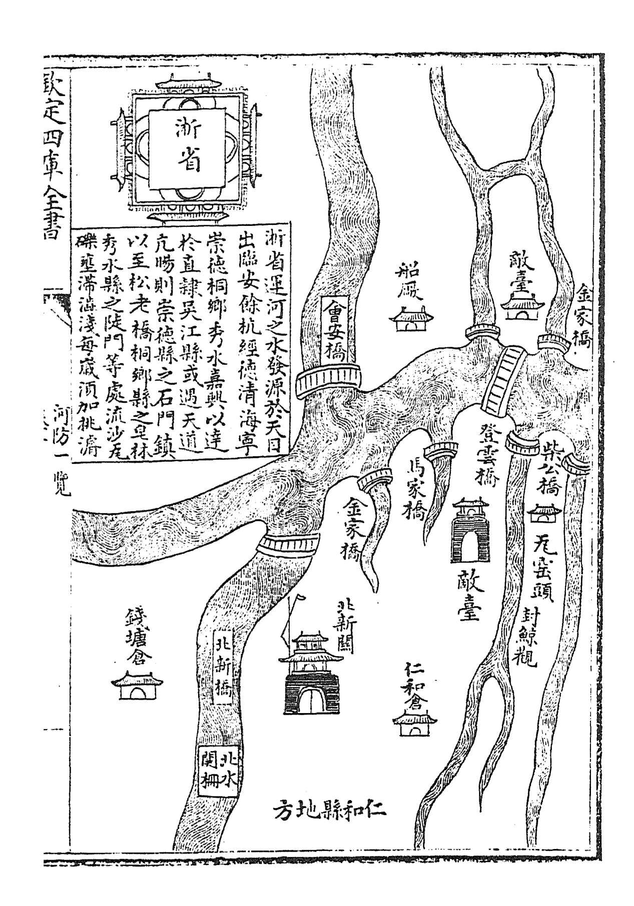
結家汙
官塘路
莫家壩
官塘路
千金橋
楊家壩
張六祠
松老橋
總管塘
彭河橋
新橋
敵臺
南三里橋
北六里橋
六里舖
大高陽橋
小高陽橋
迎恩橋
東陽橋
崇德縣
小南門橋
大麻廟
崇德縣交界
官塘路
此處約長四百五十餘丈
每患淺澱應嵗加疏濬
敵臺
此係支河通海寧縣
新高橋
此處河道遶城約
長二千六百餘丈
當人煙湊集去處
瓦礫拋置易於壅
淤每嵗宜加撈濬



德清縣地方交界
杭州分司
大善寺
新橋
甚堂菴
泥橋
泥橋
敵臺
張六廟
官塘路
落来橋
落爪墩
總管堂
閘橋
挑橋
崇德縣界
圓眼橋
通濟橋
碑亭
總管堂
華圓橋
張六廟
跨塘橋
宋狗墩
官塘路
何墳墩
通濟橋
橋
橋
五杭橋
萬壽北陸橋
官塘路
敵臺
傅家庄
塘棲鎮
丁家橋



大石橋
俞家橋
渡船橋
義橋港
南王橋
鴉鵲港
墩頭港
潘家港
馬家橋
陡門港
陳婆橋
邵家港
野猫路
五林橋
五林港
德清地方
渡子橋
謝村
石灰橋
義橋
草里橋
橫涇橋
朱家路橋
三家村橋
鴨蘭橋
小二橋
小王橋
總管堂
安橋
馬家橋
小



欽定四庫全書
河防一覽
浙省
浙省運河之水發源於天目
出臨安餘杭經德清海寧
崇德桐鄉秀水嘉興以達
於直隸吳江縣或遇天道
亢暘則崇德縣之石門鎮
以至松老橋桐鄉縣之皂林
秀水縣之陡門等處流沙尾
磯壅滯淤淺每歳須加挑濬
會安橋
船廠
敵臺
金家橋
登雲橋
馬家橋
金家橋
柴公橋
敵臺
封鯨觀
北新關
北新橋
錢塘倉
仁和倉
北水關柵
仁和縣地方

黄河發源于星宿海繞崑崙歷積石越西域踰關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始為運道會泗沂之水蟺蛇而至清河縣之清口又名南河口會淮而東經安東縣以入于海此黄河之大較也以運河言之由浙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浙至蘇則資苕霅諸溪之水常州則資宜溧諸山之水至丹陽而山水絶則資京口所入江潮之水水之盈涸視潮之大小故裏河每患淺澁云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天長諸山所潴高寶諸湖之

水西資清口所入淮黃二河之水俱由瓜儀出江故裏河之深淺亦視兩河之盈縮焉由清口至鎮口閘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由鎮口閘以至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即泰安萊蕪徂徠諸泉也然汶河由南旺南北分流並濟故天旱泉微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由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矣此運河之大畧也若江西湖廣運艘俱由長江入儀真閘止有風波之險而無淺澁之

虞此又在運道之外矣

河防一覽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防一覽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韓淮

河防一覽卷二

明 潘季馴 撰

河議辯惑

或有問於馴曰河有神乎馴應之曰有問者曰化不可測之謂神河決而東神舍西矣河決而南神舍北矣神之所舍孰能治之馴曰神非他即水之性也水性無分於東西而有分於上下西上而東下則神不欲

決而西北上而南下則神不欲決而北間有決者必其流緩而沙墊是過顙在山之類也挽上而歸下挽其所不欲而歸于其所欲乃所以奉神非治神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道即神也聰明正直之謂神豈有神而不道者乎故語決為神者愚夫俗子之言慵臣慢吏推委之詞也問者曰彼言天者非與馴曰治亂之機天實司之而天人未嘗不相須也堯之時泛濫於中國天未厭亂故人力未至而水逆行也

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人力至而天心順之也如必以決委之天數既治則曰玄符效靈一切任天之便而人力無所施焉是堯可以無憂禹可以不治也歸天歸神誤事最大故馴不敢不首白之也或有問於馴曰宋歐陽修有云黄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而馴之見舍復故道之外無有也無乃不可乎馴應之曰修之言未試之言也且但云難復非不可復也馴嘗考之史曰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後

二十餘年武帝自臨決河沉璧投馬羣臣負薪塞之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無水災云夫禹舊跡非故道乎堙淤二十餘載而一塞決即復通之何云故道不可復乎且即以神禹治水言之九河曰疏濟漯曰瀹汝漢曰決淮泗曰排傳者曰疏通也瀹亦疏道之意排決皆去其壅塞也固未嘗有開鑿之說故孟子謂之行所無事而他日告公都子者有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傳者恐人以掘為疑即解之曰掘地掘去壅塞

也蓋天地開闢之初即有百川四瀆原自朝宗于海高卑上下脉絡貫通原不假于人力歲久湮淤至堯時泛濫之極禹不過審其高卑上下之勢去其壅塞湮淤之處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固未常刱掘一河也吾人知識不逮神禹遠甚乃欲舍故道而另鑿一河可乎禹無論矣即如賈魯治河亦以復故為主傳記可考也且自我朝以來徐邳之間屢塞屢通如以故道為不可復則徐邳久為陸矣藉令欲棄故道而鑿

新河無論其無所也即使得便宜之地而鑿之人力能使闊百丈以至三百丈深三四丈以至五六丈如故河乎即使能之將置黃河於何地乎如不可置黃河何擇於新故故則淤新則不淤馴不得而知也盡信書不如無書修言不足信也

或有問於馴曰沙墊底高之說何如馴應之曰河底甚深沙墊則高理所有也然以之論於旁決之時則可非所論於河水歸漕之後也蓋旁決則水去沙停其

底自高歸漕則沙隨水刷自難墊底但沙最易停亦易刷即一河之中溜頭趨處則深平緩處則淺此淺彼深總不出我範圍此挽水歸漕之策必不可緩而欲挽水者非塞決築隄不可也宋臣蘇軾呂梁詩云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歲寒霜重水歸壑但見屋瓦留沙痕則比時黄河之水固嘗入市而河流之沙高於屋矣自宋迄今墊而疏疏而墊者不知其幾豈可以此而遂欲棄故河哉故沙墊底高者

乃故道難復之根而故道難復者乃别尋他道之根此說最為膏肓之疾治河者宜審之

或有問於馴曰河以海為壑自海嘯之後沙塞其口以致上流遲滯必須疏濬或别尋一路另鑿海口之為得也馴應之曰海嘯之說未之前聞但縱有沙塞使兩河之水順軌東下水行沙刷海能逆之不通乎蓋上決而後下

闕

難於重拂而以水勢度之二三年閒恐當復歸正河姑俟之可也

或有問於馴曰賈讓有云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故禹之治水以導而今治水以障何也無乃止兒啼而塞其口乎馴應之曰昔白圭逆水之性以隣為壑是謂之障若順水之性隄以防溢則謂之防防之者乃所以導之也河水盛漲之時無隄則必旁溢旁溢則必泛濫而不

循軌豈能以海為壑耶故隄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軌以入於海也譬之嬰兒之口旁潰一癰久之成漏湯液旁出不能下咽聲氣旁泄不能成音久之不治身且槁矣何有於口故河以海為口障旁決而使之歸於海者正所以宣其口也再考之禹貢云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隄哉弗之考耳問者曰隄以防水似矣水高隄高不

將隆隄於天乎馴曰若謂隄之外即水耶隄外為岸岸下為河平時水不及岸隄若贅疣伏秋異常之水始出岸而及隄然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或旬日即復落歸於漕馴隄成之後逾十年矣未嘗有分寸之加何須隆之於天也

或有問於馴曰賈讓有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治隄歲費且萬萬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尺寸之地哉

此策可施於今否馴應之曰民可徙也歲運國儲肆百萬石將安適乎問者曰決可行也馴曰崔鎮故事可考也此決最大越三四年而深丈餘者僅去口一二十丈間稍入坡内止深一二尺矣蓋住址陸地非若沙淤可刷散漫無歸之水原無漕渠可容且樹椿基礎在在有之運艘僥倖由此者往往觸敗豈可恃為運道且運艘經行之處雖裏河亦欲築隄以便牽挽乃可令之由決乎然則賈讓中策所謂據堅地作

石隄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何如馴曰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併水門而淤漫之且所溉之地亦一再歲而高矣後將何如哉矧旱則河水已淺難於分溉潦固可泄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丘文莊謂古今無出此策夫乃身未經歷耶劉中丞問水集中言之甚詳蓋名言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決者勢也為今之策止宜寛立隄防約

欄水勢使不大段湧流耳此即馴近築遥隄之意也故治河者必無一勞永逸之功惟有救偏補弊之策不可有喜新炫奇之智惟當收安常處順之休毋持求全之心苛責於最難之事毋以東濕之見強制乎叵測之流毋厭已試之規遂惑於道聽之說循兩河之故道守先哲之成矩便是行所無事舍此他圖即孟子所謂惡其鑿矣

或有問於馴曰黄淮原為二瀆今合而為一矣而自崑

崙千溪萬派如涇渭沁汴諸河與山東諸泉復合之又何怪其溢也為今之計莫若多穿支河以殺其勢何如馴應之曰黄流最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汛溜必致停滯若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支河一開正河必奪故草灣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決而桃清以下遂塞崔家口決而秦溝遂為平陸近事固可鑒也問者曰禹

疏九河何如馴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葢九河乃黄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故仍疏之而禹仍合之同為逆河入於海其意葢可想也然則如賈讓所云多穿漕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乎馴曰此法行於上源河清之處或可若蘭州以下水少沙多一灌田中禾為沙壓尚可食乎然則淮清其可分矣馴曰引淮而西其勢必與黄會引淮而東則與決高堰而病淮揚無異也葢河水經行之處未有不病民者

向有欲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出辰埠入江者無論中亙山麓必不可開而天長六合之民非我赤子哉且所藉以敵黄而刷清口者全淮也淮若中潰清口必塞運艘將從何處經行弗之思耳更有一節尤為可慮清口北與黄會乃祖陵之水口也若從東再添一口使淮水反跳而去大為堪輿家所忌臣子何忍為之

或有問於馴曰治河之法凡三疏築濬是也濬者挑去

其沙之謂也疏之不可奚不以濬而惟以築乎馴應之曰河底深者六七丈淺者三四丈闊者一二里隘者一百七八十丈沙飽其中不知其幾千萬斛即以十里計之不知用夫若干萬名為工若干月日所挑之沙不知安頓何處縱使其能挑而盡也隄之不築水復旁溢則沙復停塞可勝挑乎以水刷沙如湯沃雪刷之云難挑之云易何其愚何其拗也問者曰昔人方舟之法不可行乎馴曰湍溜之中舟難維繫而

如飴之流寓坎復盈何窮已耶此但可施於閘河而非所論於黄河也

或有問於馴曰淮不敵黄故決高堰避而東也今馴復合之無乃非策乎馴應之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按泗沂即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黄河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絶河遂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矣自神宗迄今六百餘年淮黄合流無恙乃今遂有避

黄之説耶夫淮避黄而東矣而黄亦尋決崔鎮亦豈避淮而北乎蓋高堰決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後黄水北隄決而水分非水合而隄決也問者曰玆固然矣數年以來兩河分流小潦即溢今復合之溢將柰何馴曰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隄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則必直刷乎河底一

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於分也

或有問於馴曰河既隄矣可保不復決乎復決可無患乎馴應之曰縱決亦何害哉蓋河之奪也非以一決即能奪之決而不治正河之流日緩則沙日高沙日高則決日多河始奪耳今之治者偶見一決鑿者便欲棄故覔新儒者輙自委之天數議論紛起年復一年幾何而不至奪河哉今有遥隄以障其狂有減水壩以殺其怒必不至如往時多決縱使偶有一決水

退復塞還漕循軌可以日計何患哉往事無論矣即如萬歷十五年河南劉獸醫等隄共決十餘處淮安河決范家口天妃壩二處上厪宵旰特遣科臣督築築後即成安流此其明徴矣故治河者惟以定議論闢紛更為主河決未足深慮也

或有問於馴曰隄以遥言何也馴應之曰縷隄即近河濵束水太急怒濤湍溜必至傷隄遥隄離河頗逺或一里餘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不至隄然

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則隄自易保也或曰然則縷可棄乎馴曰縷誠不能為有無也宿遷而下原無縷隄未嘗為遥病也假令盡削縷隄伏秋黄水出岸淤留岸高積之數年水雖漲不能出岸矣第已成之業不忍言棄而如雙溝辛安等處縷隄之内頗有民居安土重遷姑行司道官諭民五月移住遥隄九月仍歸故址從否固難強之然至危急之時彼亦不得不以遥隄為家也問者曰縷不去則兩

隄相夾中間積潦之水或縷隄決入黄流何由宣泄

馴曰水歸漕無難也縱有積澇秋冬之間特開一缺

放之旋即填補亦易易耳若無格隄處所積水順隄

直下仍歸大河猶不足慮矣

或有問於馴曰遥隄之築是矣而直河至古城一帶何

以不築馴應之曰此地俱隸宿遷内有落馬侍丘等

湖湖外高岡環繞乃天然遥隄也黄水暴漲則灌入

諸湖黄水消落則諸湖之水隨之而出已經題覆如

後不敢贅也問者曰桃清二縣之北亦有諸湖聯絡何以築之馴曰湖與宿同而湖外皆係窪地水從五港灌口出海故崔鎮一決而桃清遂涸此則與宿異耳問者曰止築北岸而南岸自馬厰坡而下何以不築馴曰此處岸外即係淮河勢能敵黄黄水泛濫未免灌入黄落仍歸故渠不能奪河故不築也

或有問於馴曰兩隄並峙重門禦暴又何需於減水壩也與其多費以築減水之壩寧若留決之為愈乎且

與支河何異也馴應之曰防之不可不周慮之不可不深異常暴漲之水則任其宣泄少殺河伯之怒則隄可保也決口虛沙水衝則深故掣全河之水以奪河壩面有石水不能汕故止減盈溢之水水落則河身如故也俱建於北岸者欲其從灌口入海也問者曰今四壩何以不洩水也無怪乎議者之欲毀也馴曰初創之時伏秋水洩喧聲若雷日久河深深則可容異常之水何嘗不洩特不常也且所謂減水壩者

減其盈溢之水也不溢則已何必減為留之以待異常之水可也今將都給事中常勘覆原題附載集中一停拆三壩以保成功查得萬歷七年該總督潘經畧兩河塞決固隄慮縷隄束水太急恐有奔潰也遠創遥隄以廣容納又慮遥隄涓滴不洩恐有嚙刷也剏建滚水壩以便宣洩崔鎮徐昇季太等壩皆因地勢卑下使水易趨原以防異常之漲非以減平漕之水也數年以來東水歸漕河身漸深水不盈壩隄不

被衝此正河道之利矣議者欲將三壩再落用心良苦職量得崔鎮壩石頂去地僅二尺八寸視遥隄低七尺徐昇壩石頂去地僅二尺五寸視遥隄低七尺三寸李太壩石頂去地僅一尺視遥隄低八尺三寸臨水河岸離水面各八九尺一丈不等較之三壩各高三四尺不等是河岸甚高石壩原低每遇伏秋水高於岸即從各壩滚出其不得出壩者乃不得出岸者也欲分水勢壩可拆矣一帶河岸可盡削耶據鄉

民畢九臯馮吉趙倫等訴稱壩外水鄉漸成膏腴逃徙之民近方歸業若欲將壩改拆二層是為無壩先年河從此決又可虞矣酌之事勢仍舊為便已經工部覆奉欽依訖

或有問於馴曰高家堰之築淮揚甚以為便而泗州人若其停蓄淮水何也馴應之曰此非知水者之言也夫高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為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西為阜陵泥墩范

家諸湖西南為洪澤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黄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於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尚存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輙及堰秦周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為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剥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危闗津盤詐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洚洞東注合白馬氾光諸湖決黄浦八淺而山陽高寶興塩

諸邑匯為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畚土塞城門穴竇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黄水亦蹋其後濁流西泝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泗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為兩河關鍵不止為淮河隄防也馴戊寅之夏詢之泗人曰鳳泗之水畜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畜也清口塞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塞也

馴曰堰決而塞築則必通堰決而畜築則必達堰成而清口自利清口利而鳳泗水下馴何疑乎遂銳意董諸臣築之二月決工告竣而清口遂闢七月隄工告成而清口深闊如故八月河水大退高堰外水及隄址者僅一百五十丈餘皆乾地再詢泗州之水盡已歸漕膏腴可耕而泗州人士始謂高堰之當築矣問者曰然則每歲伏秋泗水何復漲也馴曰淮水發源於河南之桐栢山挾汝決窮潁肥濠等處七十二

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橫截河中即祖陵賦中所云下口龜山不等閒灣如牛角勢樣非凡者是也故至泗則湧譬之咽喉之間湯飲驟下吞吐不及一時扼塞其勢然也且淮漲於泗即黄漲於河南徐邳也每歲伏秋皆然自古及今無異泗州水困黄遏淮矣河南徐邳水困又誰遏之乎蓋兩水發有先後各有消長泗人見牛未見羊耳再查萬歷六年以前黄決崔鎮而北淮決高堰而東兩河風馬牛不相及矣而

泗州之告水災者無歲無之石護祖陵東麓及泗州護城隄皆其時也亦豈有黄過之乎今將考訂志傳卷牘中語開列於後

計開

一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職按泗沂即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宋神宗後黄決而南遂併泗沂而與淮會矣故昔之東會于泗沂即今之東會于黄也

一中都志云淮河自五河東來經州城南東至清河口會泗水東入海職按泗即泗沂之泗清河口即清口也此與禹貢所云無異要之淮由清口入海自禹迄今故道今云清口板沙若門限然欲舍故道而出高堰似不可也

一地理心學云祖陵龍脉發自中條王氣攸萃前瀦水成湖作内明堂淮河黄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九峯揷天為遠案黄河西繞元末東開會通河遶之而聖

祖生矣職按黄淮二河合襟謂之水會天心實祖陵鍾靈毓秀之喫緊處也今欲縱淮出高堰是分兩河為二道且過宫反跳為堪輿家大忌臣子何敢輕議一中都志與歐陽文集載宋臣歐陽脩先春亭記其畧有云景佑三年泗守張侯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壊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先時嵗大水州幾溺張侯夏

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職按脩

曰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為暴於泗舊矣曰隄

高三十三尺則知水之高矣大水幾溺州而先後州

守惟以築隄為事則知禦淮之策舍隄之外無策矣

今查泗州護城隄高不及宋三之一是今之水較宋

為甚小矣再查黄河自宋神宗十年七月大決於澶

州北流斷絶河遂南徙合南清河而入於淮而先臣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此黄河入淮之始則仁宗景佑

三年黄河尚未會淮業已為泗州累矣今乃歸罪于黄或未可也

一查得泗州舊志載元知州韓居仁所撰淮水泛漲記内稱大德丁未夏五月淮水泛漲漂沒鄉村廬舍南門水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未抵圏甎頂城中居民驚懼因考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丙寅小此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刋之於石以後水漲官民視此勿驚懼云職按韓居仁記此以慰泗州官民令其勿驚勿懼

良工之心可謂獨苦且以州守載州事必無不真者
夫云漂沒鄉村廬舍未抵城門圈甎頂者止二尺二
寸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則已抵城門圈頂無疑矣
宋元泗州水患景象如此此與歐陽文忠公所云暴
莫大於淮州幾溺者可為互相叅考比時已有高堰
官民何不請毀如其無堰則水漲與堰無預矣今乃
歸罪於堰不亦過乎
一嘉靖十四年先任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題勘議

都御史朱裳所請祖陵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以障
泛溢內開行據直隷兵備僉事李宗樞呈稱據泗州
知州李天倫留守司僉書指揮僉事張佑鳳陽府知
府劉佐泗州衛掌印指揮同知張鎧并奉祀朱光道
等伏瞻祖陵在泗州城東北相距一十三里坐北向
南地俱土岡其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經靈璧虹
縣逶迤起伏數百里而來會秀含靈至茲聚止陵北
有土岡聯絡倚負南有小岡横亘依憑小岡之北間

有溪水漲流先年置橋利涉凡謁陵官員俱至此下馬是西北二面土岡聯屬永奠無虞其南面小岡之外即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於此沙湖之南為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東流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家柯家等湖但遇夏秋淮水泛漲則西由黄岡口東由直河口瀰漫浸溢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淨及岡足及下馬橋邊惟正德十二年大水異常漲至陵門遂侵墀陛此則曠百年而一見也今欲遵

奉原題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一節職等淺見欲自
下馬橋迤及林木左右築隄則板築震驚鏟斧掘伐
關係匪細固非職等所敢輕議欲自陵前平地築隄
則積水長盈羣工難措抑且遠無所禦近有所妨亦
非職等所敢輕議又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
下五十餘里閒遠築圍繞但恐此隄一成淮河一時
泛漲之水雖稍能障蔽傍溢而陵前湖河諸水又將
阻遏北侵名雖防河實則蓄水遠流未及為患而近

水先有可憂者矣尤非職等所敢輕議也又據匠役
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北水高七尺
又自岸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至陵門地
高六尺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
一寸況基運山雖俱土岡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
衝決寔我三祖陵寢萬年根本之地百祥肇始之區
委的事體重大未敢遽擬等因到職隨訣職公同各
官恭詣祖陵伏瞻環仰博訪備詢亦與各官會議相

同竊惟祖陵數百年來奠安已久今一旦添築土隄雖水患固當預防而工役豈宜輕動委的事體重大非職等所敢輕議等因職按前疏係嘉靖十四年所題地勢水勢頗為明悉據稱陵地迴高二丈三尺一寸則雖極大之水亦無高出玄宮者且陵前湖河諸水向來伏秋漲溢如此要知非築高堰後闕

一闕

宋唐具題蒙南

京工部委主事郭子章前來會同潁州兵備道勘得

水勢洶湧風浪衝擊崖岸逐漸坍塌逼侵栢林包砌石工計長二百二十六丈至萬歷五年工完等因及查巡按邵亦於此時行州將護城隄用石包砌至今賴之稱為邵公隄按前開工程皆職未任時事比時淮水竟從高堰決衝淮揚郡邑黄水從崔鎮決出五港入海兩河已不會于清口矣無堰可阻無黄可遏而其勢如此則今之水漲亦未可歸咎黄與堰也且比時更無别策惟有護隄一事毁堰之説委難輕議

或有問於馴曰高堰之築是矣而南有越城并周家橋淮水暴漲從此溢入白馬湖寶應縣湖水遂溢此與高堰之決何異馴應之曰馴與司道勘議已確籌之熟矣其不同者有三而其必不可築者一夫高堰地形甚卑至越城稍亢越城迤南則又亢故高堰決則全淮之水内灌冬春不止若越城周家橋則大漲乃溢水消仍為陸地每歳漲不過兩次每溢不滿再旬其不同一也高堰逼近淮城淮水東注不免盈溢漕

渠圍遶城廓若周家橋之水即入白馬諸湖容受有地而淮城晏然其不同二也淮水從高堰出則黃河濁流必遡流而上而清口遂淤今周家橋止通漫溢之水而淮流之出清口者如故其不同三也當淮河暴漲之時正欲藉此以殺其勢即黃河之減水壩也若併築之則非惟高堰之水增溢難守即鳳泗亦不免加漲矣然則即於周家橋疏鑿成河以殺淮河之勢何如馴曰漫溢之水不多為時不久故諸湖尚可

容受若疏鑿成河則必能奪淮河之大勢而淤塞清口泛溢淮揚之患又不免矣況私鹽商舶由此直達寧不壞鹺政而虧清江板閘之稅耶

或有問於馴曰向來河堤之決人皆歸罪於河之猖獗隄不能障有之乎馴應之曰河勢自無不猖獗者譬之狂酋悍敵環城而攻惟在守城者加之意耳往事無論矣即如近歲范家口之隄汕刷者十八管河官置之若棄人以告者輙重笞之能無決乎決後官夫避

罪輙委之于河而上官亦恐以此得罪議論紛起而
河之罪不可解矣譬之盂中之水至靜也執事者不
戒于盂偶損一隙則水必從隙迸出主人不以治盂
而以罪水冤哉水乎良可嘆也
或有問於馴曰老黃河之說何如馴應之曰老黃河之
說吾未之前聞也考之郡志止有大清河小清河註
云即泗水之末流源出泰安州至縣西北三汊口分
為二河大清河由治東北入淮小清河由治西南入

淮是黄未會淮之時泗沂之水或經於此並無所謂老黄河者今據淮人云自桃源縣三義鎮經毛家溝漁溝等處出大河口謂之老黄河故道殊不知大河口去見行清口僅五里許至此復與黄會何能遽殺清浦泗州水勢若如近議欲改從葉家衝周伏三莊瓦子灘入顔家河則自漁溝而北又非老黄河故道矣深濶須照見行之河方能改舊無論開掘之難工費之鉅而開通之後自三義鎮迤東一帶河道必至

淤塞運艘豈能飛渡矧泗州之水自古及今皆然誌
傳開載甚明所謂老黃河者去泗二百餘里去清口
亦四十餘里豈能遠泄泗州之水此言甚易惑人既
非志乘有據之言又非合衆通方之論執己見以淆
國是如之何其可哉累經勘議並未有考訂詳確闡
發明悉者若知泗州伏秋淮水之漲即如徐邳河南
每歲黃河之漲必不可免止宜隄防則其議自息矣
其說詳具淮黃交會白

或有問於馴曰昔年徐呂二洪恠石巉峋上浮水面湍激之聲如雷如霆舟觸之必敗今皆無聲行者若履坦途得非沙掩其上而然乎馴應之曰二洪本體甚高沙能掩之是無徐州矣徐洪於嘉靖二十年為主事陳穆所鑿呂梁洪於嘉靖二十三年為主事陳洪範所鑿嶢巖突屹之石一切削而平之剷而卑之今河中之廻瀾亭即洪基也又安望其有聲耶皆有碑志可考不必辯也載在古今稽證卷中

或有問於馴曰徐州城當伏秋水發之時河高於地以至城中雨水難洩人甚苦之柰何馴應之曰此不特徐州為然也濱河州縣皆有之如鳳陽之泗州河南之虞城等縣皆然至如河南省城則河面高於地面丈餘矣一城之命懸於護城一隄謹謹修守而已城中積水惟有車戽之法而土人頗不慣此墊土增高亦是良策而填築工費不貲官街衙舍尚可努力為之小民未必能辦若欲為長久之計則惟有比照宿

遷縣遷城事例而士民安土重遷未必樂從查得徐南地勢頗窪開濬一渠縱之由符離集出小河口亦一策也或曰黄河舊由新集經蕭縣薊門出小浮橋河水尚未至此今由石城出濁河皆係民間陸地原非河身來源既高故下流河底亦高耳馴曰否否自宋熈寧十年黄河南徙會淮水即高於地矣故蘇軾守徐時有入市巷閭井屋瓦留沙痕之説且河南來源未之有改而河流之高於省地也又何故哉此其

河勢地形高卑原自如此亦難強圖詡徐州者若知河南省城形勢或自息喙矣今從開渠之議積水盡洩詳見後疏或有問於馴曰清江浦一線之隄廣者不過三四十丈窄者僅二十餘丈兩河掃汕能無慮乎馴應之曰陳平江開鑿清江浦一帶通河濟運所留隄址原只如此問者曰何以徵之馴曰不覩車盤伍壩乎伍壩去河僅二十餘丈進船水溝每為濁流所淤常事撈濬如更廣也何以能車盤也今河由草灣清江浦淤沙

稍遠船遂不能進矣此正陳平江之妙用也又不觀之惠濟祠前之石隄乎乃宣德年間之所築也其廣亦不滿二十丈此古跡也豈亦剥削而然哉且各處遥縷隄面廣不過二丈餘尚欲恃以為固矧於二十丈者乃云不能守乎若每歲埽護之工及磯嘴壩之築則不可少耳

或有問於馴曰開復新集舊河之議何如馴應之曰此全河之利也查得黄河故道自虞城以下蕭縣以上

夏邑以北碭山以南由新集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
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黄堌趙家圏至蕭縣蓟門出小
浮橋此賈魯所復故道誠永賴之業也後因河南水
患頗急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意欲分殺水勢而不知
河不兩行本河漸淤至嘉靖三十七年河遂北徙忽
東忽西靡有定向行水之處即係民間住址陸地水
不能刷衝不成漕雖一望茫然而深不及丈梁樓溝
北陳等處不及二尺今大勢盡趨濁河小浮橋不過

十之一二矣夫黄河并合萬餘里閒千溪萬派之水
淵湃涅激勢若奔馬陡然遇淺形如檻限其性必怒
奔潰決裂之禍馴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耳水
從上源決出則運道必至淺阻嘉靖二十年閒河決
亳州而二洪乾涸往事固可鑒也且濁河漫溢坡水
皆由地面徐州以下之渠不能着底衝刷以致河水
易盈隄防甚為難若尤可慮也馴於萬歷六年具疏
請復而河南山東當事之臣頗畏勞費會疏請止夫

欲復此河非百萬金不可委非細故然與其葺籬於亡羊之後似不若徹土於未雨之前也姑志之以為後日左券原題小疏具載集中

或有問於馴曰泇河膠河與海運之議何如馴應之曰二河之不可成備載勘議諸臣之疏一覽自悉然馴之意則謂不當辯其可成與否也假令膠泇告成海運無阻將置黃淮於不治乎亦將併治之也夫治河之策莫難於我朝而亦莫善於我朝蓋自元宋以前

惟欲避河之害而已故賈讓不與河爭之說為上策自永樂以後由淮及徐藉河資運欲不與之爭得乎此之謂難然以治河之工而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以一歲不通則河不可以一歲不治一舉兩得乃所以為善也故元宋以前黄河或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此無漕之利也今欲别尋一道遂置兩河於不治則堯舜之時泛濫於中國者此河也縱使漕艘無阻民可得而食乎況膠河去河尚

遠若泇河必從直河沂河等處出口復與黄合而中段相隅之地近者僅三四里每歲水漲勢必漫入可不治乎如欲併治則張官置吏設夫備料歲費不貲一之不支其可再乎至於海運之説尤為支漫往歲已有明鑑不必瀆陳卷帙萬歷五年十二月内節奉聖旨近來河淮為患民不安居朕何嘗一日不以為念先年以運道梗塞不惜重費欲别求一道以利轉漕乃議者謂治河即所以通漕遂降旨專責當事諸

臣著一意治河欽此大哉王言可為萬世著鑑馭又
何容復贅問者曰夏鎮新河非別尋一道乎馭曰此
河僅於閘河中直截一段至留城仍歸原河出茶城
仍與黄會此與三沽舊河無異特欲避卑就高非棄
黄河於不治也治河者審之
或有問於馭曰故道當循是矣然禹時河由大伾鉅鹿
入北海今入南海矣豈故道乎馭應之曰河自宋神
宗十年大決於澶州合南清河而入於淮南清河者

即泗沂之故道黄河經行五百餘年矣謂之非禹故道則可謂之非黄河之故道則不可如必欲復禹故道則歲漕四百萬石將安適乎膠柱而鼓瑟矣

或有問於馴曰濬睢河以為通運旁行一道且可殺河流也其說何如馴應之曰考之括地志云睢水首受浚儀縣浪蕩渠水東經取慮縣入泗過沛浚儀取慮二縣皆隷河南漕河圖志云宿遷縣小河在本縣東南十里源自開封府黄河來流經歸德州虹縣宿州

至睢寧縣東南流六十餘里至小河口以入漕河葢括地志所載乃黄河入北海之時故止云睢水而不及黄河漕河圖志所載乃黄河南徙之後故直指黄河來流也淮安志云小河在宿遷東南十里以其淺狹故名查得弘治六年侍郎白昂曾導水自歸德小壩地方經睢寧至宿遷小河口入漕河比因河決河南之金龍口衝張秋勢甚危急故濬此河以殺水勢耳然不久遂淤葢河不兩行徐邳之河與小河必無

並行者今自徐溪口迤北直至永城縣一帶俱成平陸復之亦頗不難但恐此河一開則徐邳必塞若徐邳不塞則此河必復為平陸且均一濁流也在徐邳大河則淤在新復之小河則不淤恐無是理也況小河口而南至清河縣尚有二百三十餘里假如近歲河決崔鎮挑清為塞不知南來運艘將從何路達雎河也問者曰止濬雙溝永涸湖一帶使艘從九里溝出小浮橋倘徐邳正河淤塞此不通而彼通可無阻

也馴曰此河原甚淺狹且湖水常盈濬工難施若正河淤塞黄水盡從此河則泛濫無歸非特牽挽無路而經行于樹椿基磉之間必至觸敗與由決何異也若正河不塞而此河僅分支流則徑由正河可也何必去夷就險為哉

或有問於馴曰改沁入衛以殺黄河之勢何如馴應之曰黄可殺也衛不可益也移此與彼不可也衛漳暴漲元魏二縣田地每被渰浸民已不堪況可益以沁

乎且衛水固濁而沁水尤甚以濁益濁臨德一帶必至湮塞不可也又問水集有引沁至長垣界經張秋出會通閘入運濟旱語亦未知沁之濁也一溝細渠寧能當此濁流乎沁可引黃亦可引矣

或有問於馴曰茶城之淺何如馴應之曰茶城為清黃交接處所黃強清弱故黃發必倒灌茶城與漕水相抵沙停而淤勢所必至然黃水一落則漕水隨之而出沙隨水刷仍復故渠亦勢所必至者但勿令漕水

中潰耳若因船隻少阻輙議改濬徒費財力無益也此在清河口直河小河口凡係清黄相接處皆然不獨茶城也萬歷九年訣中河郎中陳瑛移河口於茶城東八里許刱建古洪内華二閘黄漲則閉閘以避淤黄退則啓閘以衝刷極為便利近於萬歷十六年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請增建鎮口閘一座去河愈近衝刷愈易而本口無遺筴矣已經題奉明旨永宜遵守可也

或有問於馴曰漕水之出鎮口閘者甚低故難敵黄被其倒灌而淤也今欲束之使高可乎馴應之曰漕水發源本不甚洪而昭陽微山吕孟諸湖水為瀦蓄故出閘者愈少耳議者欲築西隄以障之中砌減水閘二三座漕盛則閉閘以防其洩漕涸則啓閘以藉其流或是一策但因無處取土司道勘議未决近據地方呈稱欲從満家閘經苴腐店開出梁山鑿渠一道似或可行俟圖之

或有問於馴曰五塘蓄水濟運先年設有隄閘今皆圮矣可不復舉乎馴應之曰馴初至之時亦嘗鋭意求復反覆行勘查得小新塘與雷公上下二塘相接西去揚州郡城十餘里水由淮子河入漕河句城塘西去揚郡幾三十里水徑奔儀直由嚮水閘出江四塘皆隸江都縣唐長史李襲譽所築也陳公塘隸儀真縣其水亦奔嚮水閘出江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也句城陳公二塘地形高阜水俱無源惟藉雨積小新

上下雷三塘受觀音閣後及上方寺後并本地高田所下之水而局面窄小蓄水無多故漢唐巨臣築塘積水以為溉田之計非以資運也今若慮漕渠淺涸借此水以濟之則應任其直下不宜築塘以障其流且冬春運河水淺彼先涸矣若慮湖水漲漫借此塘以障之則諸水皆從揚儀徑奔出江與諸湖了不干涉也如欲復前人之故業蓄水以溉高亢之田於民未必無益但民間承佃為田輸價不貲歲納之課亦

不貲必須盡行償貸築隄建閘費尤不貲必須大為處分刬田高之民欲積田窪之民欲洩築隄建閘之後盜決者多必須添設官夫防守當此勞費之後災傷之餘種種難於措辦故馴謂其是尚可緩也

或有問於馴曰徐南十餘里有長塔二山中間地甚平衍伏秋水漲正河從此分洩出磨臍溝會鰻蛤諸湖之水由董陳二溝出宿遷縣徐州庶幾少免漲溢今乃築隄障之大乃不可乎馴應之曰此未考也嘉靖

三十年河水由磨臍溝洩出正河遂奪工費不貲兩年始復故河萬歷十八年水去其八幾蹈覆轍築隄之後挽水歸漕河方深廣且塔山原有天然一壩減水三十餘丈長山新砌石壩減水四十餘丈水漲則洩水落歸漕隄何嘗阻遏之也

或有問於馴曰禹以治河稱神而自夏及商為年不甚久遠而盤庚遂有播遷之患至周定王五年以後則或南或北遷徙不常而馴欲以區區隄壩之工遂為

長久之策乎且自河南而上秦晉之間何嘗有隄哉任之而已馴應之曰成功不難守成為難使禹之成業世世守之盤庚不必遷也周定王以後河必不南徙也人亡歲久王迹熄而文獻無徵故業毀而意見雜出又何怪乎河之無常也至於秦晉之間則更有說山多土堅水難嚙也地亢而曠運不資也河南為城廓所拘徐邳為運道所藉隄而東之勢不得已也世世守之世世此河也歲遠人亡道謀滋起馴不得

而知也

河防一覧卷二